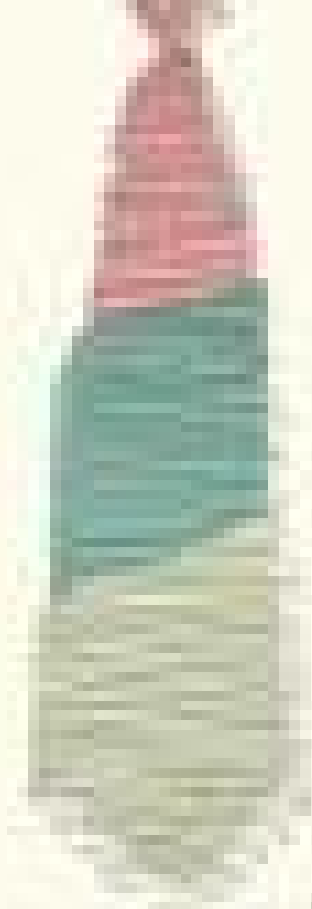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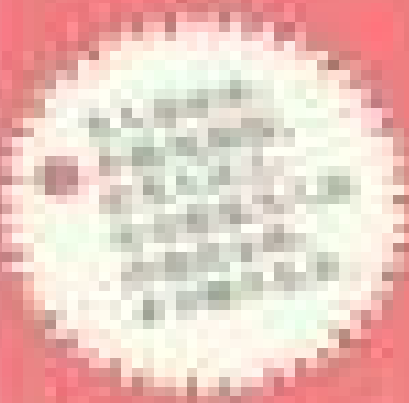




新快报

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
中国第一家网络报纸
中国第一家手机报纸
中国第一家户外报纸
中国第一家社区报纸
中国第一家环保报纸
中国第一家体育报纸
中国第一家财经报纸
中国第一家教育报纸
中国第一家健康报纸
中国第一家娱乐报纸
中国第一家时尚报纸
中国第一家汽车报纸
中国第一家房产报纸
中国第一家旅游报纸
中国第一家农业报纸
中国第一家工业报纸
中国第一家商业报纸
中国第一家服务报纸
中国第一家新闻报纸
中国第一家综合报纸





目录

Content

- [简介](#)
- [《丈母娘》第一章 \(1\)](#)
- [《丈母娘》第一章 \(2\)](#)
- [《丈母娘》第二章 \(1\)](#)
- [《丈母娘》第二章 \(2\)](#)
- [《丈母娘》第三章 \(1\)](#)
- [《丈母娘》第三章 \(2\)](#)
- [《丈母娘》第四章 \(1\)](#)
- [《丈母娘》第四章 \(2\)](#)
- [《丈母娘》第五章 \(1\)](#)
- [《丈母娘》第五章 \(2\)](#)
- [《丈母娘》第六章 \(1\)](#)
- [《丈母娘》第六章 \(2\)](#)
- [《丈母娘》第七章 \(1\)](#)
- [《丈母娘》第七章 \(2\)](#)
- [《丈母娘》第八章 \(1\)](#)
- [《丈母娘》第八章 \(2\)](#)
- [《丈母娘》第九章 \(1\)](#)
- [《丈母娘》第九章 \(2\)](#)
- [《丈母娘》第十章 \(1\)](#)
- [《丈母娘》第十章 \(2\)](#)
- [《丈母娘》第十一章 \(1\)](#)
- [《丈母娘》第十一章 \(2\)](#)
- [《丈母娘》第十二章 \(1\)](#)
- [《丈母娘》第十二章 \(2\)](#)
- [《丈母娘》第十三章 \(1\)](#)
- [《丈母娘》第十三章 \(2\)](#)
- [《丈母娘》第十四章 \(1\)](#)
- [《丈母娘》第十四章 \(2\)](#)
- [《丈母娘》第十五章 \(1\)](#)

- 《丈母娘》第十五章 (2)
- 《丈母娘》第十六章 (1)
- 《丈母娘》第十六章 (2)

简介

故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新移民家庭，丈母娘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三届”，退休后随同独生女漂在北京；婆婆家是70年代分配在京的北京二代移民，典型的上海女人，两家由一个孩子的诞生为导火索，两家人由于南北差异，性格迥异，年龄代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引起了层出不穷的摩擦，组成了一幅幅纷繁有趣、笑中含泪的市井图画。故事以近两年的“房价飙升，股市大牛”为社会大背景，详细讲述了两代人“合资买房”，勒紧裤带“更换二手房”，为孩子上学而“买天价破平房”，因为当不起房奴而“被迫卖房”，还有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而“买二三线城市的房”等等有关房子、股票、基金和奥运的有趣故事。尽管人生难题不断，困难层出，但是在男主人公巧妙斡旋和超常忍耐之下，大家在相互理解体谅中一一化解了矛盾，克服了困难，一家人在久经考验并磨合之后终于走上了大团圆的美好结局。通篇故事洋溢着乐观向上，以苦为乐，怜老惜贫，弘扬真善美的阳光基调，展现了小人物的幸福生活。

《丈母娘》第一章（1）

我和老婆是相亲认识的，之前也相过两次，第一个是自封的“魅力女王”，浓妆艳抹，盛装出席，把相亲当选美，亲自指定天价餐厅，迟到40分钟仍旧毫无愧色，吃饭时不停地炫耀她的薪水和家庭背景，还有她那永远应接不暇的约会，仿佛她来见我，是给了我天大的恩赐。她那严重过头的优越感让我深感自卑：“我的庙门太小，装不下你那尊大佛。”果真从那一面之后再也没音信。第二个是刚刚受完刺激的“悲情女主角”，居然比我这个“话痨”还话痨，我在她面前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她不厌其烦地将她过去的情史象放连续剧一样，滔滔不绝——道来，动不动还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地和我推心置腹交流心得体会，三个小时的长篇大论听得我头皮发麻，耳根起茧，吓得我只好趁上厕所之机落荒而逃，再没勇气见她第二面。匪夷所思的两次经历让我基本上对相亲不抱什么希望了。

第三次，我遇到了当时年轻漂亮还稚气未脱的老婆，她叫悠悠，和她的名字一样，除了有点儿迷糊，有点儿马大哈，偶尔弄丢钱包和手机以外，我还没有发现别的大不了的毛病。散漫有散漫的好处，这种女孩儿不较真儿，好相处，稀里糊涂的好糊弄，天生就是当老婆的好材料，我不相信这样的美眉还用得着相亲。等和她说了五句话我就明白了：这就是个没长几个心眼儿的傻大姐儿。她五句话有三句半都是这样开头的：“我妈妈说……”第四句之所以没有这样开头，是因为我问她喜欢吃西餐还是中餐，她说她喜欢吃面条。我暗自欣喜：真好养活！我又问她有什么业余爱好，她说：喜欢看书。我大喜：不蹦的，不泡吧，如今这样的女孩儿上哪找？爱看书！真是安全又省钱的好习惯，这样的单纯女孩儿太容易搞定了！不过俗话说“阎王爷好见，小鬼难缠”。好事不可能从天而降，往往这种女孩儿的背后，一定隐藏着高人镇守，不然，好花也轮不到我摘。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能不能得到姑娘的芳心，而是能不能博得她妈妈的欢心。我决定抓紧时间

直奔主题，在第二次约会的时候我就以送她回家为借口要去认识认识未来的丈母娘。

果然不出所料，我这位丈母娘，可不仅仅是一位平凡朴素的劳动妇女：她当过知青，掰过棒子；也上过大学，背过莎士比亚。在当地一所高中教语文的她为了宝贝女儿的婚姻大事，特地提前退休，在北京买了房，看样子是要长期坐镇亲自挑选女婿了。为了能放心地把她宝贝女儿的未来托付给我，她还委婉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生辰八字，谢天谢地，我俩没有八字不合。我属虎，她属马，我俩在一起至少也算是“马马虎虎”吧！

此外，丈母娘还对我进行了一番严格的“德智体美劳”立体全面的考察。还好，我有大学五年当班长的光荣历史；中考数学满分的成绩单；曾在少年宫跟随庄则栋学过乒乓球，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是至今还没有在认识的人里找到对手；老婆是学美术的，这个我糊弄不过去，甘拜下风。但我还是个业余键盘手，为了挣点零花钱，也为了曾经酷爱的音乐，我曾经在酒吧里短暂演出。由于我天生善于察颜观色，后天又培养了见风使舵，因此，非常懂得投其所好，讨人欢心。得知老太太有填词唱歌的雅好后，每天晚上一下班，我就直奔她家，关掉手机，切掉一切和外界沟通的渠道。亲自给老太太伴奏，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到“三套车”，这样的家庭演唱会雷打不动地上演了三个月，我伴奏，老太太唱歌，或者我谱曲老太太填词，我老婆则在一边咯咯傻乐不时地揭穿我们的漏洞。那几个月，我根本不是和我老婆谈恋爱，就是在和她们全家谈恋爱！我的那帮狐朋狗友们都以为我从地球上消失了。

论善解人意和生活情趣我博得了二老的一致首肯，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天生一张甜嘴，和内向不善言辞的老婆形成鲜明对比。我整天“叔叔长阿姨短”地叫得他们晕头转向。但我的弱项是生活能力差，要知道，我也是个什么家务都不会干的学生仔出身，我坚信勤能补拙，于

是，向同学的妈妈学会了“老北京炸酱面”的秘方；又向老爸学习了“密制排骨”的做法；还向物业公司的师傅们学会了修理电灯水管的绝招。

《丈母娘》第一章（2）

一到周末我就抓紧机会大显身手，把企图要帮忙的老婆推出厨房：“你歇着，这里面油烟呛，有我在，谁都别下厨房，特别是你，我是永远不会让你下厨房的。”听了这话，老太太高兴得眉开眼笑，因为连她都没舍得让我老婆下过厨房，我又怎么敢劳动得起呢？！我还让老婆提前把她们家燃气灶的电池换成废电池，她还真听话，傻呼呼地三下两下就把她们家的燃气灶弄得打不着火了，等她妈要做饭的时候才发现出了问题，我掏出预先准备好的新电池，三下五除二就“妙手回春”了，帮忙帮到底，我还自告奋勇地做了一顿饭，吃完了一桌饭菜，我抢先收拾碗筷：“阿姨，以后咱家的碗我来洗，我从十岁就开始洗碗了。”洗碗的时候，我听见二老在外面小声议论：“不简单不简单，居然能干这么多活！”“这么能干的孩子，闺女不嫁他嫁谁！”我窃喜：我已经成了这家的“准女婿”了。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反复用此计，不断学习完善，成了她们家离不开的“救火队员”。

秋天万物成熟的收获季节里，我带上我的准老婆喜气洋洋地到我家参拜我爸妈。我妈照例端着一副不远不近，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架势，一番客套话后，她用上海话叽哩咕噜地对着我爸吹毛求疵：“好象没有第一次见面时看起来高，眼睛也没有那时候大……”我妈平时挺讲究文明礼貌的，可怎么就不知道当着客人的面评论别人是最不礼貌的，而且还是用别人听不懂的上海方言。更加让我奇怪的是，他们素昧平生，从来没有见过面，怎么会有“第一次见面”的印象，莫非这次不是第一次见面？于是我用眼神打问我妈，她借故站起身，居高临下地斜眼看看悠悠，转到她身后，捂着嘴照例用上海话冲我悄悄耳语：“依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和你爸偷偷跟在你后面，远远地见过她一面，看起来样子还蛮乖巧的，我们就放心了。”我一听就对着我妈一通龇牙咧嘴表示抗议。我妈和我爸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北京的国家级科研单位，又仗着上海人的出身，先天的

地域优势加上后天的吉星高照，让她骨子里具有无法磨灭的优越感，表面上看一团和气，谦谦君子，实际上疑心重，眼光高，自己身高还不到160公分，反倒挑剔起高她大半头的悠悠了，我妈那胎里带的高傲，导致她总觉得比普通人都高明，一般人很难入得了她的法眼。我那随和的好脾气就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因为一旦适应了她的高标准严要求后，在一般人眼里算不得完人，也能算个差不离了，不过遗憾的是，至今我也没能达到她的满意，她永远能在我身上挑出101个毛病。倒是难得能从她嘴里能听出一句“蛮乖巧”，这三个字已经十分不易了。

我爸和所有上了岁数的北京老头一样，见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就忍不住想凑过去多聊两句，他和悠悠一样，都是不健谈的闷葫芦，只是一个劲地让悠悠吃他刚从“稻香村”买回来的各式点心，年糕来表达自己的热情待客之道，他一向觉得只要是自己爱吃的别人一定也爱吃，悠悠也不敢推辞不吃，就左一口驴打滚，右一口黄油蛋糕地往嘴里塞，来不及喝口水就拼命往肚子里咽，刚吃了两三口就噎得直翻白眼儿，一个接一个地打嗝。我气不打一处来地抢白我爸：“哪有你这样招待客人的？她又不是只鸭子，经得住你这么填呀！”我爸被我这么一说，有点臊眉耷眼的不知所措，我妈立刻不干了，厉声责问我：“怎么跟你爸说话呢？”一边又端过来一杯水放在我老婆面前，阴阳怪气道：“来，来，来——不要着急，让客人先喝口水，坐下来慢慢吃。”我看祥和气氛已经被破坏了，再坐下去不知道又要生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不和谐音，就找了个借口送悠悠回家了。一路上，我一个劲地在她面前表示，我爸妈对她非常满意，希望她不要为刚才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担忧。她傻呼呼地好象根本没觉出刚才我妈说话有什么不妥，她觉得我父母挺好相处的，尤其是我妈，“心很细，挺会关心晚辈的。”还责怪我不该当众用那种态度对待长辈，尤其让她日后难做人。我忧心忡忡地望着这个涉世不深的傻瓜，欲说无语地闭上了嘴，在心中祈祷，小丫头先别高兴太早，千万不要小看我妈呀，要知道，她可

是从“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混过来的“老江湖”了，不说这些，就冲她地地道道的上海女人出身，随便比划个一招一势也够你一呛的，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跟她比起来，俩字——忒嫩！

为了节约恋爱成本，也防止夜长梦多，露出破绽。我适时向丈母娘提出“转正”申请。她将信将疑地问我：“你真的能照顾好我女儿么？我们只有她一个，从小到大没受过一点委屈。”我连忙单膝半跪在她面前，郑重其事地凝视着她的眼睛也顾不上肉麻不肉麻地说：“妈——我不但能照顾好您的女儿，我还能够照顾好您。您把女儿嫁给我，不仅不会让您失去一件‘贴身小棉袄’，而且会让您多了一件‘贴心小马甲’！”

终于，那年的十月一日，举国欢庆的热闹气氛中，我如愿成为了丈母娘的正式女婿。

《丈母娘》第二章（1）

婚后，我们在那费了半年时间才装修好的新房里总共住了七天。老婆就因为离工作单位太远，又搬回了丈母娘家。当初，选新房时，为了婚后不被我妈和丈母娘经常巡视，我先斩后奏地选了一个离她们两家都远的南二环买房子。为此，差点把俩妈都得罪了：“你小子本事不小嘛！脑袋进水了？买个房子除了离菜市口近点儿，离谁家也不近，谁上班都不方便！”那时候，我听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抱怨。

因为没有了老婆，我也不想独守空房，所以只好回家找我妈蹭吃蹭住，没想到我妈拿我当“结了婚的儿子，泼出去的水”。我前脚刚结婚，她就把两居改造成了一居，我只好在客厅铺了张嘎吱作响的行军床，连腿都伸不直，待遇比单身时候都差。只有周末我们才回自己家住一两天，做起了“半糖夫妻”。

这种“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刚过了一个多月，更大的问题又出现了。

那时候已经十冬腊月天了，可我老婆每天嚷嚷着要吃冰棍，要么就是吃凉黄瓜和生西瓜，我每天变着花样地给她买这几样东西。之前生过一场大病的岳父，尤其惜命，每天大把吃药，象吃糖豆。还总是疑神疑鬼说丈母娘可能是糖尿病，说我有脂肪肝，我们全当他说胡话。这回见我老婆这么反常，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在老婆身上，怀疑她是不是白血病。吓得丈母娘让我马上带她去检查身体。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老婆除了有点贫血，健康得不能再健康了，健康得刚结婚就怀孕了！不用说，我欢天喜地地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丈母娘。没想到丈母娘听完了以后，表情风云变化：“什——么？！不是说让你们小心点儿嘛？刚结婚就让她怀孕！你说你是不是成心的？连蜜月旅游都没顾上去呢，你就把她给牢牢捆死了，她这么年轻！我还想让她趁年轻好好玩两年，努力工作几年，攒下些资本呢！

我养她这么大，可不是让她给你生孩子的！你的小算盘也打得太如意了吧？！……”

丈母娘第一次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并且还发挥她滔滔不绝的讲课功力，上下五千年，纵横五大洲，不厌其烦地从她小时候的出身讲起：讲自己童年时代的饥寒交迫，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冤屈不公，下嫁给我岳父所受的委屈劳碌，读书深造的清苦艰难，养育孩子的操劳琐碎，挑选女婿时的慎重小心，找到女婿后的上当受骗，女婿怎样对不起自己，怎样挖好了陷阱，设好了圈套让她们娘俩儿钻……总之，话是越说越难听，恨不能口诛之，笔伐之，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才心头快慰。我只好一句不吭，因为对付丈母娘，最忌讳御驾亲征硬打硬拼。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但这个“儿”只是名义上的，跟自己亲妈怎么吵架都无所谓，亲妈永远不会不认这个儿子。但对丈母娘则完全不同，女婿一旦同丈母娘吵架，就等于是撕破了脸，今后会很难再和睦相处。所以，作为女婿一定要发挥聪明才智进行曲线斗争！

说老实话，我虽然不是成心故意要让老婆怀孕的，但我确实也没有特意避孕，再加上她傻呵呵的一窍不通，没想到这么快就中招了。虽然老婆不在乎，可是我的居心还是没能逃过丈母娘的火眼金睛。所以自知理亏的我只有保持沉默，还好，我天生脸皮厚，能够做到在她那颇具穿透力的骂声中悠然自得不受干扰，走自己的路，让丈母娘说去吧！面对她的喋喋不休，我始终用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革命传家宝去抵挡。最后，还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的老婆听不下去了，给我解了围：“行了，行了，你们既然这么不待见这个孩子，我就不给大家添堵了，明天我就去医院做掉！”

她的一句话如同晴空之上听惊雷，丈母娘立刻停止继续声讨我，怔在了那里。而我也急了，带着哭腔说：“我容易吗我？都三十了，头发都快掉光了，好容易老年得子，还没来得及高兴呢！就被你们兜头泼了两盆凉水……”

“死丫头，胡说什么呢！你以为这孩子说要就能要，说不要就不要呢？！敢做了它，看我不捶死你！你知道那多伤身体！等以后想要又怀不上后悔都来不及。既然有了就一定要生下来。”丈母娘终于把苗头转向了我老婆。丈母娘总是心疼女儿的，数落自然也越来越少了，此事就此偃旗息鼓了。

《丈母娘》第二章（2）

看来丈母娘也还是想要这孩子的，只是她没想让老婆这么自觉主动地就怀上，至少也得让婆婆和女婿三催四请的，这样才显得有面子嘛！

经过这场虚张声势的家庭运动，我不仅做稳了女婿的位置，而且还迅速荣升为“准爸爸”，虽然每天下班后我都准时去拜见丈母娘和老婆，但是晚上并不住在她家，一方面我上班不太方便，另一方面丈母娘也不放心毛手毛脚的我，会不会把前三个月正处在保胎期的老婆“弄”坏。我也乐得从丈母娘家渐渐淡出，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饭菜都上齐后，耍耍嘴皮子，让全家人一团和气欢声笑语地坐在一起吃好晚饭。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模范带头的影响下，一向有些大男子主义的岳父也开始自觉主动任劳任怨地下厨房了。有一次我听到丈母娘在她们屋里“教训”岳父：“看看人家男人是怎么做的？外面照样挣钱，回家除了心疼老婆孩子外还什么都干，看看你吧……我跟着你没享过一天福，你只会给我扒窟窿让我在后面补……”岳父一向木讷，面对数落，憋气不吭，一流的忍功值得我学习。

现在，我刚一到家，就能吃上岳父无师自通勤勤恳恳一下午做好的饭菜了，我一向对他的手艺极尽溢美之词：“爸，您这菜真是做绝了，我太爱吃了，真没想到您这么有天分，不用学都能赶上星级饭店的大厨了……”我一边赞不绝口，一边不忘记给丈母娘夹菜：“妈，您也给点鼓励呀，你看爸现在越来越向贤夫良父靠拢了！”

难得夸奖岳父的丈母娘终于金口玉言肯定了岳父的进步：“你爸最近是进步不小，不但学会了做饭，而且还会体贴人了！”难得得到这么多夸奖的岳父虽然想表现得宠辱不惊，但还是没有忍住，以至于憋得脸红脖子粗，脸上浮现出怪异的笑容。

经过我的几番考察试探，我发现这家人里最好搞定的是我那老实头岳父，越是不停地夸奖他，他就越是任劳任怨，他每天等待的就是我下班回家狼吞虎咽后的赞不绝口，眯着眼睛很陶醉地看我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如果有一天我不太饿，没有一口气把饭菜扫荡干净，他就很失望，甚至是诚惶诚恐地问我：“是不好吃吗？还是……”我赶忙说：“不是，不是，中午吃的太饱了。”我拍着肚子说，岳父仍旧将信将疑。我只好继续埋头苦吃，以至于平时吃工作餐的时候，一想起晚上那顿饭，我中午我就不敢多吃了，就是为了晚上能讨老爷子高兴。

为了让丈母娘放心，我还自觉主动地把工资卡交给了老婆，每月问老婆领固定的“月份银子”。其实自打结婚后我就把家里的财政大权都交给了老婆，我老婆真是天生的好老婆，她还执意不要，非要坚持AA制，各花各的。我当时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不爱管男人钱的女人，心里好一阵打鼓，不知道老婆是不是真心诚意要和我天长地久。后来看她都义无反顾地准备给我生孩子了，我的一颗心才又放回肚里。借着孩子的借口，何不再向丈母娘和老婆表表忠心呢？！果真，自从老婆在丈母娘的示意下出任我的财政大臣后，丈母娘对我更加和颜悦色了。

《丈母娘》第三章（1）

就这样，一家人充满期待地生活了几个月。一天晚上，吃完饭全家一起看无聊电视的时候，丈母娘开始有意试探：“阿成，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你看你妈妈是继续上班呢还是带孩子？”

我妈本来已经退休了，可是自从听说我老婆怀孕后，又突然象上了发条一样应聘到一家研究室上班了，我当时并没有多想，以为她就是在家里闷的慌，出去散心了。因为她也很高兴听到我老婆怀孕的消息，我想她一定乐意带孙子。就一口应承：“没问题呀，我妈早就巴望着当奶奶呢！再说还有我爸呢！”说到我爸，我心里直打鼓，我爸除了伺候我妈还心甘情愿，平时连我都懒得搭理。自从退休后就凡事不管，凡人不理，每天只顾到北海公园唱歌跳舞，夏唱三伏，冬跳三九，一天不拉。

丈母娘看我有些迟疑，含糊，有些忧心：“那我就和学校领导说，明年我还接新班了？！下学年的课这周就要定下来了。”丈母娘在和我商量。自从丈母娘顺利地把女儿交接给我以后，象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也应聘到一家私立学校教书了，两个妈好象竞争一样你追我赶地要继续当职业妇女，生怕自己被对方小瞧，争先恐后地为党为社会发挥自己余热。“你还是回家和你妈妈确认一下吧，一个娃娃可是忙坏一大家子，要是她有困难，我就不接下学年的课了，我来帮你们带孩子。”丈母娘的心情很复杂，既不好和亲家争抢看孩子的重任，又担心自己女儿和婆婆生活在一起会受气。不过，我还是一厢情愿地想让我妈帮我带孩子，一来显示我家对这个孩子的重视和期待；二来也可以慢慢转移战线，本来是我是娶老婆的，现在好象我成了“嫁”过来的上门女婿了。

老婆的肚子一天天“丰盛”起来，我想起对丈母娘的承诺，回家要挟我妈尽快辞职，专心回家当奶奶。我妈一向狡猾，顾左右而言其它，开始试探摸底，和我们讲起了条件：“我和你爸准备将来老了以后

也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直接就进养老院了。”我知道我妈又在口是心非地说反话，这是她一贯的伎俩，听她说话处处都是陷阱，如果没有我的指引，保准会掉进她设下的圈套里，她这句话其实是为了试探我和我老婆：“你们开口就要我帮你们带孩子，那我们的养老问题谁来负责呢？你们不会要等我们老了以后，就把我们扔进养老院吧？”我刚想接过话茬让她放心，儿子给爹妈养老送终那是古往今来，天经地义的道理。没想到我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要的不是我的回答，而是我老婆的态度。我老婆见我半晌也没有下文，就口无遮拦地结结实实地跳进了我妈的“陷阱”：“呵呵，您怎么和我妈说的一字不差呀？她也说等老了以后就进养老院呢，没想到你们这代人思想还挺开化的，比想象中的要新潮多了。”

我一听她这胸无城府的大实话，心中暗暗感觉要坏大事，我老婆思想简单，她以为天下当妈的都象丈母娘一样快人快语，直来直去，再加上平时在自己爹妈面前说话随便惯了，就是再多给她几个心眼她也不可能立刻领会到我妈话里有话的玄机奥妙。她哪里懂得，妈妈和婆婆根本就是两个概念，对亲妈说话可以不过脑子，可是绝不能把对亲妈说的话，原样搬来说给婆婆听，儿媳妇没有个十年八年的苦熬，几乎不可能被婆婆真心接纳，更不要说是刚过门不到一年的新媳妇了。这话就算说者无意，也会听者有心；更不要说是我那一向疑虑重重的妈了，她一定会气得心里直骂娘：“小赤佬，老娘我白养你了！翅膀刚硬，就寻思着要把自己爹妈送孤老院？还想让我帮你带孩子？门儿都没有！养你一个都多余，再养一个又多了条小白眼狼！”

果真，我妈在长久沉默之后又兜着圈子说出了她的新的要求，我妈是谈判高手，她永远不轻易许诺一件事情，而是善于一点一点地提条件，让对方不战而退，宣布投降，和她说话绝对开发智力，永远都在斗智斗勇。这会她居然借口房子太小，没有办法三代同堂一起生活，除非我帮她换套大房子她才能带孩子：“这两年，我和你爸当年的老同事老同学一个个早换上200多平的大房子了，就咱们家还挤在这不

到60平方里，原以为你结了婚就出去单住了，我这边还没松快一天呢，没想到就又添丁加口了。你们要回来住，还是先买套大房子再说吧！我们也活了大半辈子了，也该住住大房子享享福了！瞧瞧人家的儿子，早买房买车孝敬父母了，再瞧瞧你……”

《丈母娘》第三章（2）

老婆第一次见识到我妈的厉害，她哪儿知道，我妈这是指桑骂槐，杀鸡给猴看，说给她听的。我妈一向有话不直说，又不好直接把火撒到儿媳妇身上，只好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赶出家门，这还是她第一次在我老婆面前这样数落我，让我颜面扫地，尊严无存。老婆很是惊讶：“你妈好厉害！居然这么瞧不起你！她就那么喜欢大房子？还好她不是我妈，不然她肯定逼着我嫁一个有房有车的老公，我也轮不着跟你结婚了。”我看她幸灾乐祸的样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平生我最腻歪别人嫌我穷，嫌我没本事，我的确挺穷的，也没多大本事，不过秃子面前不揭短儿，这话我自己说行，别人不能说，尤其是不能从我最在意的人嘴里说出来：“去去去，钓你有房有车的金龟婿去吧，我还以为你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原来天下女人一般黑。”

老婆见我真生气了，不禁“嘿嘿”一笑：“真不识逗！逗你玩呢！我又不是上海女人，有那么势利吗？连自己儿子都看不上眼。要不是因为她是你妈，我早跟她急了——‘你凭什么看不起我老公？我觉得我家男人挺好的，也不先瞅瞅自己的爷们儿有多大本事？要有能耐的话，干嘛别人都换上200多平的大房子了，自己还住一居室呢？’这是你妈自己教夫无方，一肚子邪火儿，全撒你身上了。不过也许是说给我听的，是不是她觉得还没来得及享上你的福，你就又给添忙加乱地生了一个小的？要不咱还是别让她带孩子了……”

我看老婆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连忙打断她：“你别自己瞎猜了，我妈她没那意思，再怎么说她也是我妈呀，我一当爹她就能当奶奶，她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不帮我带孩子？对了，今天发生的事可千万别跟你妈说，不然她又要多想了。”当时我怕丈母娘知道了我妈的反常举动后会无事生非，弄不好就把我那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给打乱了。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并不是所有60岁的老太太都愿意早日当上奶奶的，一有人叫“奶奶”，那就意味着她不折不扣地老了，而女人最怕

的永远是衰老，对我妈，更是如此。如果能让丈母娘早点知道我妈闪烁其辞，推三堵四的态度，可能我们还不至于象后来那样措手不及，狼狈不堪。

当时北京的房地产事业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对于本身就有一套房要供的我，再养一个孩子再供一套大房子，那简直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最后，通过双方多次妥协商讨，我妈答应和我“合资”买一套大房子。房子是丈母娘挑选的，和丈母娘家就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为了丈母娘能随时见到她的宝贝女儿和外孙。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生活虽然表面看起来一派祥和，但其实已经暗潮汹涌，我只陶醉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却丝毫没有感觉到暗藏的危机。

签定买房合同那天，我的女儿也出世了，平静生活就此打破……

《丈母娘》第四章（1）

老婆是剖腹产，因为比预产期推迟了一周，羊水已经很少了，孩子已经有点儿缺氧，医生要家属选择剖腹产还是顺产，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剖腹产。之前我就坚持要剖，我可不想让我老婆受那份罪，我咨询过专家，人说自然生产的疼痛级别是医学里疼痛级别最高的，剖腹产虽然也疼，但是那种手术疼痛还能忍受，而且能保证孩子安全。可我妈一直坚持要自然生，说是对孩子好。直到面对医生她还是那么固执。我看丈母娘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就比她还要固执地坚持了剖腹产。丈母娘感激地朝我点了点头。事后，丈母娘对我说当年她生我老婆的时候也是羊水先破，只能干生，生起来特别吃力，象我老婆这么瘦弱的十有八九会难产，所以多亏我坚持选择了剖腹产，少受罪。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和我妈顶撞了，不过自从认识我老婆之后，我违抗她的时候确实更多了，我在我家一直是惟我独尊的“女皇”，什么都得她说了算。碰巧我丈母娘也是一个“女皇”，再加上我老婆，我上头就顶了三个“女皇”，我的要求不高，大家能和和气气，相安无事就行了，不然如果三个女人打起来，动静不比一次世界大战差。不过即使象我这么八面玲珑的人，也很难处处兼顾得到。比如这次情急之下，在两家人面前当面顶撞我妈还是头一次，我以为自己妈好得罪，回头哄两句好听的就糊弄过去了。然而，我大大低估了她“卧薪尝胆”的能力。

本来我妈答应孩子一出生她就辞职，结果直到出院她还在每天按时按点地上下班，借口单位离不开她，说老板情愿给她钱请月嫂，实际上这只是一说而已。丈母娘怕外人伺候得不周到，那时候正好又是8月份放暑假，她就每天一刻不离地照顾老婆孩子。

出院的第一个周末，我妈要到我家巡游视察，丈母娘怕我休息不好，就一直陪她们娘儿俩睡，所以多日没有睡过一个囫圇觉了，我就让她回自己家休息休息。我以为有我妈在就万事大吉了，也就放心到

单位加班了，当时，我正好赶一个大项目的投标。等我晚上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时，老婆象根木头一样目光呆滞地靠在床头一言不发，孩子在一边饿得哇哇大哭，只有岳父一个人在笨手笨脚地哄孩子，我妈人早就走了。

无论我如何哀求祷告，老婆铁了心了，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感觉一定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就接过哭闹不止的孩子问岳父：“爸——今天这是出什么事了？”

岳父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妈刚走，她说你们这儿也没有饭吃，就先回家吃饭了。她今天来主要说了两件事，第一要你们小两口和她们老两口做公证，说房子是4个人共有的，不能只写你的名字，没她什么事。还说，她不能带孩子了，因为她辛苦了一辈子，要住大房子，要好好享受享受生活了。第二，她还说现在她一个月好几千块钱工资呢，如果非要让她帮你带孩子，你们要弥补她的损失，再出10万块钱的装修费用……”我一听，都傻眼了，一股寒气从心底升起，整个人象掉进了冰窟窿里一般，我没想到我妈会来“釜底抽薪”这招儿，这也太快了点儿吧！

《丈母娘》第四章（2）

正在这时候，丈母娘赶到了，应该是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不禁怒火中烧：“怎么回事呀？！我刚走不到一天，你家就来欺负人呀？！坐月子的女人不能生气，你知道不知道？将来落下毛病治都没处治，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能等过了满月再说呀？哎——能一头撞到个好婆婆比撞到个电线杆可难多了……她要享受生活了，那我呢，谁不是辛苦一辈子！我吃过的苦比她多多了，她养一个儿子不容易，我拉扯大一个闺女容易吗？我闺女刚为给你们家生完孩子，肚子上划那么长一口子，她就这么急不可耐地要享福？你要享受生活就别答应带孩子呀，刚把大房子骗到手了，又出尔反尔不带孩子，还有点做长辈的样儿吗？还自我标榜是知识分子，谁不是知识分子呀？！我们的退休工资一点也不比你少，你有事业心，公司离不开你，我还教书育人，一班40多个学生还离不开我呢！少跟我摆谱儿，有这么自私自利不为孩子考虑只顾自己享受的‘知识分子’吗？……放着抬举不识抬举，还和我闺女公证，谁稀罕你那半套房子？士可杀不可辱！上海小市民别隔着门缝把人都看得跟自己那么扁……”

丈母娘一段刺耳的慷慨陈词让我想起了女中豪杰穆桂英，身怀绝技胆量过人，胸前双插狐狸尾，脑后飘摆雉鸡翎，弯眉戴月，粉面桃花，跨下马掌中刀，大破天门阵，将辽人杀得心惊胆颤。我战战兢兢劝她：“妈，您别着急，看在我的面子上，别这么说我妈了，我这就给她打电话，说这房子不要了，我明天就去退房。”

谁知道这一劝不当紧，却好比火上浇油，引火烧身，反倒把自己也给点着了：“看在你的面子上？你是谁呀？要不是我家姑娘，我认识你是谁？”我顿时傻眼了，原来丈母娘和我的关系只是皮肤和膏药的关系，丈母娘同自己女儿、外孙都有血缘关系，同岳父又是夫妻关系，“夫妻没有隔夜的仇”，可我却是硬贴在丈母娘身上的膏药，随时都能

揭下来扔掉，这个家里除了我以外，人家都有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只有我算是个地道的“外人”。

我就给我妈打电话说要不房子别买了，可是做梦也没想到我妈的脸变得像六月天，态度强硬得不愿作出任何让步：“这房子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买定了！养了你几十年，连个大房子都没让我住上……你这个白眼狼，就会胳膊肘往外拐，向着丈母娘，没良心的，娶了媳妇儿忘了娘……”电话里传来火山爆发般的咆哮。我惊呆了，脑子一片空白，感觉象被扔到了外太空，马上就要窒息了，五脏六腑都要被挤压出来。可是刺耳的声音依旧在持续，我真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塞子，能立刻穿过电话线堵住我妈的嘴。

丈母娘也听到了电话里的咆哮，怒不可遏地指责我：“你说，你是不是和你妈串通好了……”我正在百口难辩的时候，一向一言不发的岳父突然厉声制止了丈母娘：“行了，什么也别说了，孩子这阵子已经焦头烂额了。人家收了大定，房子肯定是不给退了，既然已经这样了，想想怎么应付现状吧！马上就要交首付，下个月就要开始还房贷，还有等你开学后谁来带娃娃？那个大房子就算能住上，都还要等上一年半，更别说现在肯定是不能住了……嗯——搬家，搬我们那儿去，把这房子租出去，以租还贷，船到桥头自然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当时，最为冷静的是岳父，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两家谈判宣告破裂，所有的计划和打算全部打乱，而且我们已经上了贼船，现在大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度过难关。通过一年多的相处了解，岳父除了觉得我有点贪吃爱玩之外，对我从来都是赞赏有加，他不相信我和我妈是“串通”好的。如果丈母娘再纠缠我是“内奸”，他怕我会和我妈站在一条线上，抛妻弃女，妻离子散，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唯一的女儿如果遇人不淑，生活不幸，那比杀了他还难受，更不要说，这个女婿还是经过他们的严格审查才过关的，所以，他制止了丈母娘的妄自猜度，以防物极必反，为了自己闺

女，说什么也要忍辱负重，咬牙帮我们挺过难关。于是，他以过来人的坚毅拍拍我的肩膀，给我无声但深厚的鼓励。可是我还是象抽掉了筋脉一样无法支撑自己已经疲惫到极点的身心。

我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这些天我一身二用，两眼熬红，三头六臂，四面楚歌，五斗折腰，结果还是六亲难认，七窍生烟，八方借债，久（九）陷泥潭.....

《丈母娘》第五章（1）

（5）

在女儿生下来的第三个周末，一个闷热的桑拿天儿，岳父租了辆破旧的中巴车，晃晃悠悠载着我和我的老婆孩子还有锅碗瓢盆从我平生拥有的第一套高档公寓里离开了！我百感交集地看着车子驶出小区门口，站岗的保安礼节性地朝我们挥手再见。这个我精心准备的新房，前后加起来也没有住满一个月，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我原以为它是我自由幸福生活的开始，我将由此步入城市中产阶层的队伍。没想到，这么快我就被迫从这里出局了。这次离开以后大概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住了。车子沿着二环绕了半个北京城，终于到了丈母娘家，这感觉，好象我又结了次婚，不同的是不是娶媳妇，而是把自己嫁出去，嫁到丈母娘家当上门女婿。我无限凄凉地想起张艺谋在电影《老井》中披着破棉袄倒尿罐的情景：天还黑蒙蒙的，只听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条缝隙，露出了老谋子那张沟壑纵横的沧桑老脸……这张脸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没想到，多年后的一天我也和他有了殊途同归的命运，我妈的出尔反尔让丈母娘憋了一肚子火，她要没办法撒到我身上那才是有悖人伦。

不过事情远没有我想象中的糟糕。丈母娘的房子其实只有一居，为了安置我们三口，老两口搬到了只能摆下一张床的饭厅里，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卧室，连床都是岳父找人现做的，为了节省空间没有床头，窗外就是嘈杂的主路，冬天这屋也没有暖气，只能打开推拉门，才能让厨房的暖气过来一些。我觉得把他们老两口挤到这里，十分过意不去。

丈母娘却一反常态：“没事儿，这屋光线好，看书都不用开灯；我俩睡得死，声音吵点也没关系；我怕热，冬天这儿的暖气太足了，正好这屋凉快点……”丈母娘出人意料的舍己为人让我深感意外，不知道她这是唱的哪一出。

这些天，岳父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腾出地方来放我们的东西，即使这样，阳台上的家具被子还是堆到了天花板上，连阳光都透不进来，原本不大的房子更显得狭窄逼仄了。

晚上，孩子终于睡下，我这才第一次静下心来仔细端详她，感受造物主的神奇：我仿佛觉得自我延伸了，她都是我的一部分，她显得幼嫩无助，绵软无骨，不时地在梦里还咧咧嘴，象是有人在逗她。大大的脑门，光光的前额几乎是我的翻版，我看着她，就象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但肯定比我漂亮，小孩，小鸡，小狗都比老的好看。长长的睫毛已经长出来了，象一挂又浓又密的帘子垂在白嫩的皮肤上，难怪刚一出生护士们都叫她“小美女”，她是那天剖腹产手术室里出生的唯一一个女孩儿，白嫩得连主刀大夫都发出一阵惊喜的赞叹。拥着散发着奶香味的她，再坚硬的心也能变得柔软，再艰苦也觉得分外值得，她是唯一一个当我化成灰，都会牵肠挂肚的人，爱她，是我的自然本能。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带孩子竟然这么累——几乎每隔一两个钟头就要起来一次：喂奶，换尿布，而且她日夜颠倒，她拿晚上当白天，半夜醒来，眼都不睁就开始鬼哭狼嚎，不让关灯，赖在你的怀里不让把她放下，刚一放下就又开始大哭，好不容易把她哄着了，天也快亮了……连着三天下来，我已经头重脚轻，白天接连打瞌睡，活压了一堆干不完，我终于体会到丈母娘说的“养一个孩子比种十亩地都忙”是什么意思了。

老婆本来就是风一吹就倒的人，生完孩子后，几番折腾下来，立竿见影地消瘦，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因为内分泌失调再加上生我妈的闷气，整天吊着一副“苦瓜脸”，没人敢招惹她。

丈母娘心疼闺女，也怕我休息不好，工作受影响，家里的经济支柱一倒那就更是一团糟了。就打发我睡客厅，她们娘儿仨挤在一张床上，因为身宽体胖，丈母娘的半拉身子经常睡在外面，尽可能把空间留给老婆孩子，有时候一不小心就翻下床去。半夜经常听到丈母娘起

来抱着哭闹不止的孩子念念有词：“天阴了，天晴了，天黑了，天明了，妞妞困的不行了。妞妞乖，想睡觉，闭上眼，姥姥抱，抱着妞妞睡大觉。也不哭，也不闹……”

那时候丈母娘学校已经开学了，她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趴在吃过饭的茶几上备课。有时候孩子非要姥姥哄才能睡觉，她就左手抱孩子，右手伏案疾书。晚上醒了又醒，休息不了几个钟头，两眼熬得又红又肿，岳父每天都钻进厨房炒菜炖汤，做好全家人的饭。那个时候，我的心里真是热浪汹涌，又羡慕又感动——瞧瞧我这丈母娘对自己孩子可真是鞠躬尽瘁，再瞧瞧我妈总嫌养个儿子吃了大亏，总想赶紧找补回来！我天天都被这种舍我其谁的亲情暖流冲击得感动不已。心里想：奶奶的，对我这么好，叫她声“妈”真是不亏！

(6)

自从有了孩子后，整天忙得人仰马翻，我很少回我妈家了。我妈时不时会打电话过来，也许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就暂时不提房产公证的事情了，还让我们带孩子回去看看他们，说我不常回家，太不象话。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尽量避免当着丈母娘的面接听我妈的电话，总是到我们屋关起门来听电话。其实，丈母娘对我妈的电话比我还敏感，每当我打完电话推门出来时，就看见丈母娘的身影从门前迅速闪过，然后若无其事地假装忙着手里的活。

自从那次“世界大战”后，我妈和丈母娘对我的态度都转变了，从以前的“万人唾骂”到现在的争相拉拢。我妈拉拢我是因为马上就要付房子的首付和贷款了，丈母娘拉拢我，不用想就是为了她女儿和外孙女，现在我的立场很关键，偏了谁，向了谁，都不是“世界大战”那么简单了。态度如果摆不正，可能连现在的“寄人篱下”都没得做，直接就蛋打鸡飞，无家可归了。

等我交给我妈近7万元的首付后，我和老婆婚前婚后所有的积蓄已经一卷而空了，面对着扑面而来的物业费、暖气费、生活费、奶粉费、服装费、营养费、电话费、上网费……我们已经捉襟见肘，连

“浪费”都没有了。一向勤俭惯了的岳父总是赶在菜市场快收摊时候去花上一两块钱收成堆卖的菜，买一次三天都吃不完，有鸡蛋大的土豆和西红柿，头发丝粗细的韭菜蒜苗。这还不说，家里卫生间里堆满了大盆小桶，为的是把洗衣服的水蓄起来再冲厕所用，原先，我一向讨厌这种抠抠索索的做法，但是现在人穷气短，我也拎起水桶“哗哗”地冲马桶。

孩子满月后不久，我妈又在电话里对我兴师问罪，她可能以为反正我也交完首付，上了贼船了，可以捏着我的鼻子，指哪儿，我打哪儿了。她责令我在她过生日那天务必带着老婆孩子去给她祝寿，还埋怨我老也不回家住，住在别人家不象话。我怕刚平静两天的日子再生波澜，就在电话里和她谈条件：“孩子太小，不能带去，我去给您过生日就行了，我媳妇身体还没恢复呢，还得在家静养……”现在，我和我老婆已经对我妈的纠缠电话神经过敏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妈打电话。因为比起丈母娘的“刀子嘴豆腐心”，我妈的“豆腐嘴刀子心”更可怕。

没想到我妈又突然发威：“好，她不来，以后就永远也别来了！还有你，你到底要谁？要老婆孩子还是要你妈？！”幸好我早有准备，既然你“逼良为娼”，那我就不客气了，而且我知道现在门外一定站着屏住呼吸提心吊胆偷听我电话的丈母娘和老婆，她们正等着我如何表态。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一向在我妈面前软惯了的我一反常态慷慨陈词：“妈！您要住的大房子也买了，您要公证我也随时陪您公证，过户到您名下都没问题，这点钱我们本该孝敬您。您好好挣您的钱，让我爸好好跳他的舞；这房子我老婆也不会住了，等房子盖好了，您二老好好享受享受生活吧！辛苦了大半辈子了，也怪不容易的。您放心，只要您愿意，我永远是您儿子，每礼拜都回去看您。可您也替我想想——我也是当爹的人了，肯定要和老婆孩子在一起，我

老婆孩子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谁要想拆散我跟我孩子，我就跟谁急！！”

我借着二两二锅头的酒力，终于说出了一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话，先礼后兵，棉里藏针把我来势汹汹的我妈给挡了回去，终于也让一定要决出个胜负的我妈知道知道我有多看中我襁褓里的女儿，我真怀疑我妈是不是聪明过头了，怎么会傻到和一个刚出生一个月的小婴儿抢占资源，更何况还是她的孙女！一边是妈，一边是老婆孩子，相信这样的选择题对于全天下所有男人来说，都是无解的难题，我哪个都不可能舍弃，可以说，谁给我出这样的难题，谁就不怀好意，就是要陷我于不仁不义！等我推开门出来，老婆和丈母娘都忘记了躲闪，她们还沉浸在我刚才的“慷慨激昂”中。多日未见笑容的老婆，眼睛里闪着感激和信任的泪光，一切担忧和猜测已经一扫而光了。丈母娘也终于认识到平时油嘴滑舌的我，其实还是一个挺负责任的男人。她甚至是讪笑着催促我：“接着吃饭吧，饭都凉了，要不我再热热？”而我却有说不出的难过，夹在三个女人中间，（不，算上我女儿，现在应该是四个）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丈母娘》第五章（2）

第三部分

（7）

我妈过完了一个强努欢笑的生日后，大概对我这个“白眼狼”已经不再有什么希望了，又开始催促我去和她做公证，这样的公证必须两家四个人都在。想想真是可笑，“母子公证”实在是闻所未闻，本来是一家人，结果非要拆成两家。这都是钱闹的，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别人都是夫妻公证，我和只认识不到2年的老婆把孩子都生下来了，也没见什么嫌隙，结果却要和生活了30年的妈做“财产公证”，我真替她老人家累得慌。这样的奇闻轶事要是上了报纸的花边头条，也能给首都人民的乏味生活增添一点笑料了。

自从我妈单独会过我老婆后，老婆象受了刺激一样，怕我妈就象小红帽惧怕狼外婆，不止一次惊叫着从噩梦中醒来：“坏蛋，坏蛋，你走……”不用说一定是梦见我妈了。我也不敢招惹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由着她整宿瞪着眼睛生闷气，然后白天蒙头大睡不省人事。虽然老婆平时脾气很好，但是最近却非常古怪，几乎不说话不理人，还动不动摔摔打打，也许真的是得了“产后忧郁症”。

迫于我妈的压力，我硬着头皮，费了半天口舌说服老婆和我一起去做公证：“全当是出去秋游，散散心了！北京的秋天可是最美的季节，过了这几天想看都看不着了。”她这才换好衣服视死如归地出发了。临行前，丈母娘还特意叮嘱我：“不要让她生气，如果你妈发飚，让她马上打车回来。”我哭笑不得地让她放心，终于上路去公证“秋游”了。

老婆自从生了孩子后，还没有出过门，那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加上多日没见到外面的景色，她心情也好了不少。我发现她的回头率仍然不减当年，才注意到产后的她身材恢复得相当好，甚至比生育前还好，因为正在哺乳期，所以不再是以前的“太平公主”，整体看

起来突兀有序，除了面色有点儿苍白，神情有些忧郁外，仍旧象个二十出头的俏丽的小姑娘。

我对她一路赞美着来到公证处，我爸妈已经等在那里了。客气地打过招呼后，便开始依次办手续。当官员问清楚我们的情况后，有些不解地说：“这种情况不能公证，因为房产证上的名字只有儿子，所以只能夫妻之间，也就是说小两口之间公证，儿子和母亲之间无法公证；至于老两口也出了钱，这可以让儿子打借条，以后慢慢还……”

我一听这倒是个好主意，就接过话头：“可以呀，妈——我给你打借条怎么样？按银行贷款的利息每月给您还款怎么样……”没想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我妈就不容分说地把我顶了回去：“那不行，我就是要住这个房子，还要有这房子的产权，我们同学同事一个个早换上大房子了，就我们还挤在20年前的小两居里，你可真是不孝呀！你妈都六十了，想住个大房子都这么难吗？！”

我一听，刚刚升起的幻想又破灭了，而且再次“引火上身”，我真想打自己两嘴巴子，干吗这么多嘴。可是心里又很是不服：你们同学同事早就住上的大房子，那也不是让儿子出钱买的呀，那都是人家单位自己分的，或者早在房价开涨之前买的，你们一没有机会分到大房子，二又没有眼光和胆量早下手投资，反倒把没住上大房子的罪过怪在参加工作不久的儿子身上；再说，我为什么要和你们一起买房子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给我看孩子吗？结果你们又不看孩子了，还要和我划清股份，住上这房子。你们那些住上大房子的同学同事不仅不让儿子掏钱，还白让儿子媳妇住在家里，还给带孙子呢！这叫什么——天伦之乐呀，人活到60岁，早应该自动升为智慧老人，可以御风而行了，却还这么执拗地抱着钱财而舍弃亲情，真不知道是精明过头还是老糊涂了。虽然我心里这么想，但我再不敢开口了，我可不想再当众外扬“家丑”了。

周围的人听到这样匪夷所思的“母子公证”，也纷纷打量起我们四个人，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还不是老两口为了防着儿媳妇吗？！你看

那儿媳妇那么年轻，可能还是个外地的，谁知道她图啥呢？老人能放心吗？这也是老人的一片苦心，还不是为儿子留一手儿。”“可跟自己儿子有什么公证的呀，况且还是独生子，多伤感情呀……”“那还不是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让当妈的寒了心呗……”

我真想拿块抹布堵住这些长舌妇的嘴。我老婆的脸已经红一阵白一阵开始阴晴不定了。预感到大事不好，赶紧拽上我老婆出来，顺便跟我妈说：“既然没办法公证，我们先回去了，孩子还等着喂奶呢！你们找律师吧，找好了我随时在股份划分的协议上签字。”打上车后，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却发现身边的老婆已经象一个膨胀的气球一样，小脸憋得通红，眼看就要升天爆炸了……

朱德庸说，恋爱是两个人散打，结婚是两家人群殴。我算是幸运的，没有多少“散打”的经验，但是“群殴”还是赶上了。长久以来外表看来老实木讷甚至“三脚揣不出个屁来”的老婆终于没在沉默中灭亡，却在沉默中爆发了。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让我至今心有余悸，不忍回忆。近两个月来，老婆的闷气在胸中膨胀，发酵，变异……新怨旧恨终于因那天在公证处遭到了当面羞辱而引爆了。一向笨嘴拙舌但自尊心强的她，往往反应比别人慢好几拍，有时候看她脾气很好，不知道生气的样子，其实是她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泄的时机早已错过，她就只好生闷气。看来那天的闷气终于达到了极限，没有闷住，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再温柔的女人“河东狮吼”起来一点也不比泼妇差。她就这样突然从卧室冲出来：“xxx，我恨你！xxx，气死我了！！”

当时，我正在客厅给宝宝冲奶，眼见她一路呼啸着叫着我妈的名字冲出卧室，直奔电话机而来：“xxx，我要给你打电话，吓死你！做鬼都要缠上你……”

当我明白她是要给我妈打电话时，我来不及放下奶瓶纵身就抱住了她的腰身：“别——，别打，冷静点，有话好好说……”老婆瘦弱的身体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她奋力地挣扎着，在我怀里暴跳着，

披头散发地拿头撞击我：“让我打，让我打，不然我变成铁齿铜牙.....也要咬死.....”她的眼睛象能喷出火一样，瞳孔大得能吃人。

这时正在哄孩子睡觉的丈母娘也闻声而来，看见我俩扭在一起，忙把孩子放进婴儿车里，拉起我，厉声喝道：“你放开她，放开，让她打！你今天不让她把火发出来，她不是疯掉就是死掉，你让她打.....”

知女莫若母，我一听丈母娘这样说，吓得赶紧撒开了手。老婆终于如离弦之箭般冲到了电话旁，用颤抖的手拨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我闭上眼睛祈祷时间能在这一刻凝固，但是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我的耳朵里传来了已经不象老婆声音的歇斯底里般的咆哮：“xxx，你听着！！‘士可杀，不可辱！’比你家再有钱的我都没看上，我嫁你儿子，图的就是门当户对，不受羞辱，你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拿一套房子侮辱我，你太把我看扁了！你就是家财万贯我也不稀罕！我不稀罕！呜.....呜.....”

怒气冲天的老婆在发泄完后渐渐精疲力尽地瘫在了地上，本来早该入睡的女儿看到一向沉静慈爱的妈妈上窜下跳，大呼小叫，还以为是在逗她玩，兴奋得伸胳膊蹬腿儿，发出咯咯的笑声，丈母娘冷静地扶起浑身哆嗦的老婆.....

这时，门禁系统传来保安的问讯：“邻居投诉你们家吵闹声音太大，请问是怎么回事？需要帮忙吗？”我从猫眼里看到门外围满了看热闹的邻居。只好硬着头皮推门出去，朝大家讪笑道：“不好意思，新手磨合，请见谅！见谅！”看着邻居们各自散开，我才发觉自己一头冷汗。

正在这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一看号码，竟然是我妈，我吓得赶紧跑到走廊的拐角处接听。“刚才那是你媳妇吗？嗯？狗急跳墙了不成？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呀，她疯了吗？”我妈惊魂不定地问我。“是呀，她差一点儿就疯了，本来我要拦住她别给你打电话的，可是她转头就要跳楼，要是从这18层楼上跳下去，那就直接进地下的十八层地狱了。所以没办法，只好让她打了。拜托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了，她产后忧郁症越来越严重了，不能再受刺激了，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还要吃官司呢！监狱里可没有大房子住着舒服呀！”本来气不打一处来的我妈听完了我添油加醋的描述，也吓得“诺诺”应声：“好好，你可记得给妈妈打电话呀，以后有什么事，我就尽量打你单位的电话了。”

《丈母娘》第六章（1）

（8）

等我回屋后，已经是战后的宁静了。老婆终于满脸泪痕地沉沉睡去，旁边偎依着恬静安详的宝宝。深夜，依稀听到远处途经的汽车的刹车声，一切仿佛都恢复了原样。丈母娘在床头灯下准备着第二天的课。

我蹑手蹑脚地走近悄声问：“妈，没事了吧？！她怎么样？”同样疲惫不堪的丈母娘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出去再说。

我俩在一片狼藉的沙发上坐下，丈母娘略带歉意地小声说：“阿成，悠悠虽然平时很听话，但是她要是犯起倔脾气来，连我也拗不过她，今晚的事你不要见怪。”

我见丈母娘这么深明大义，就知道她这是试探我的态度，如果我“给脸不要脸”，她一定会先礼后兵。所以我马上做自我批评，以求大事化小：“哪能呀？！是我妈做的不对，开始答应得好好的，可刚生完孩子就一切都变卦，还要和她做什么公证，悠悠能忍到现在，没有当面和我妈发生冲突，已经很不错了。”我说的是心里话，这样在电话里吵，虽然听得见，可是看不见，摸不着，至少还能保持“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体面，不至于“当面锣对面鼓”地更让人吃不消。

丈母娘看我说话还顺耳，就一本正经地切入正题：“我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

我一听立刻就坐直了身体，最近，我成了惊弓之鸟，最怕这三个女人突然和我郑重其事地“说点儿事”。

“妈，什么事儿，您说吧。”

“我思前想后，你和你妈买的这房子不能要，现在就给你妈写条子，说这房子和你们没有关系，首付算送给她了。不然，你养着孩子，再供两套房子，她又不帮忙带孩子，悠悠和她的关系已经僵了，你们也不可能一起住，这不是把自己套牢了吗？”

“啊？！可是那首付不就打水漂了吗？那钱我攒了两年呢！”虽然我也正有此意，但是我不能主动提出，也不能马上答应，因为现在我们正等米下锅呢，连日常生活都仰仗着丈母娘帮衬，如果再把这么一笔钱拱手送给我妈，丈母娘肯定又要一口咬定我和我妈“串通一气”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100多万的房子，月月还要还到什么时候？再说，因为这房子，悠悠受了不少刺激了，我们只有她一个女儿，只想让她能够平安快乐，当初同意你俩结婚，本就是门当户对，不用受气。要论有钱，有多少比你有钱的我们都没有答应呢！我就觉得你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你不那么看重钱财，人比钱重要，你说不是吗？”

“那当然，我一向视金钱为粪土。可是您说的‘比我再有钱的’是什么意思呀？那是谁呀……”我一向对我老婆在我之前的恋爱经历存有好奇，特别是‘比我有钱的’，想当年，我就是因为没钱买套房才被初恋女友一脚踢开的，这个“靖康之耻”我一直铭记在心。

丈母娘无意中说漏了嘴，又见我这么穷追不舍地追问，只好说：“就是撮合你们俩的那个阿姨，她不是你爸的同学吗？之前先介绍过一个叫张强的孩子和悠悠见面，那孩子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家里200多平的大房子，爸爸是部队高干。可是悠悠草草见过一面就没了下文，后来听介绍人说悠悠自始至终都没拿正眼瞧人家。我也觉得这样更好，悠悠性格懦弱，头脑简单，省得到了大富之家，再遇到一个厉害婆婆，免不了受窝囊气。接下来这才和你见面，觉得你人品牌气各方面都不错，两家情况也大体相同，算你们有缘，就成了。你倒是个明白事理的孩子，没想到你妈……”

我听完这些，才恍然大悟：那个张强，那个“家住200多平大房子的孩子”就是我爸同学的孩子呀，我们十年前还经常在一起玩，他家也是我妈整天羡慕和攀比的对象！也难怪，我爸以前总到人家里跳舞，可自从我结婚后就很少再去了，原来如此呀！没想到呀没想到，我老婆居然差点就成了我发小的老婆！还好，这回我总算没有再输给钱，

也算雪了当年的“靖康之耻”。这真是恩恩怨怨，笔笔糊涂帐，本本难念经呀！

为了避免又把话题引向我妈，我连忙截断丈母娘：“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对不住悠悠，让她受罪又受气，我以后会加倍对她好的！妈，您放心，她如果不想见我妈就不见，我再也不逼她了。”

丈母娘趁热打铁开导我：“你不如忍痛割爱，还省得因为一套房子处处受你妈的牵制。舍弃点钱，正好可以堵住你妈的嘴，让她无话可说，也甩掉了一个大包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开源节流，等不了两年你们可以再换自己的大房子！再说，我也想看看，我们退让一步，你妈会不会也退一步。”

原来丈母娘是想拿这个试探一下我妈呀！以我对我妈的了解，她一定会欣然接受，她会觉得是自己打胜了这一仗，而不是别人主动谦让她的，她那上海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觉得别人让着她那是理所当然，更不要说是外地人了！她一向把除了上海以外的人都当“乡下人”，以至于在北京生活30多年了，还整天说上海话，越是人多，她还说得越起劲。不过，丈母娘能主动伸出橄榄枝已实属难得，我可一定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妈——您怎么说就怎么办吧！这下，我妈肯定乐坏了，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我的处境也好多了……

我和老婆在一式四份的协议上签了字，证明这个写着我名字的房子反而和我无关，它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属于我妈了。我感觉压在身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卸掉了，同时也感觉和我妈的距离虽近犹远，已经比邻若天涯了。

(9)

吃晚饭的时候丈母娘一边哄孩子，一边问我事情的经过：“你妈都没有推辞一下吗？你爸也没说让你留着钱养孩子？”自从有了孩子后，丈母娘的确辛苦，没有踏实吃过一顿饭，睡过一个囫囵觉，白天要上课，夜里要伺候孩子，我那孩子真是投胎投错了，一点儿也不象女

孩，在她“吃垮敌人，玩垮敌人，累垮敌人”的三大方针下，原本有铁打精神的丈母娘也被摧残得面如菜色了。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我也不管我妈说了没说，反正顺嘴拣点好听的说给老太太听：“我妈挺高兴的，您还不知道我爸——他是中国‘三孙子’丈夫的杰出代表。我妈让往东，他不敢往西；我妈让打狗，他不敢骂鸡；我妈说我是混蛋，他说养虎为患；不过他们好象对悠悠的印象改变了不少呢！还说最近让您辛苦了，等忙过这阵就来看您。对了，她说，如果我们找保姆，她可以出一部分保姆费。”

谁知道丈母娘听完这些，一下子又被火点着了：“好呀！孩子这么困难，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她居然也敢接这点救命的奶粉钱，真是！——哎呀！——真是自私得不可救药呀！还说找保姆？！出一部分保姆费？！谁要她的保姆费？！谁说孩子要让保姆带？！报纸上天天都有保姆弄伤孩子，拐卖孩子的新闻，好呀！这个自私的女人，哪里象个当妈的呀？为了住大房子都不管儿子死活了；又怎么配做奶奶呀？为了挣钱，不管孙女……行呀，收了这钱，我算是彻底看清她了！既然要钱，那就别要人了，更别想要什么亲情了！别想吃着的占着，得了便宜卖乖……”

晕了，我真的是晕了！本以为丈母娘主动退一步，是真心想和我妈的关系缓和，我妈欣然接受，也有改善关系的意图，却没想到丈母娘还是生气了！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呀！我夹在这三个女人中间真是快疯了，本来我的生活中只能容纳一个女人，可是结婚后却三个女人都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了！河东一声吼，老公抖三抖；老妈一瞪眼，儿子跪搓板；丈母娘一发怒，女婿街上走。我的心哪，像被网兜提着的豆腐，都快碎成了豆腐渣了。

我在丈母娘的喋喋不休里一边闷头喝着酒，一边积极想着对策。眼见着一个钟头都快过去了，丈母娘满面泛红光，额上青筋暴起，嘴角泛出白沫，我的忍耐也几乎达到了极限。心想，你们一个一个不是发疯就是发飚，就我脾气好，好欺负，你是长辈，我不能对你发火，

可是谁不会发疯呀，我也会，大家干脆都疯掉算了。于是我借着酒劲儿，突然间站起，仰天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东倒西歪。丈母娘一见我这样，立刻就收了声，她显然被我的举动吓住了，以为我癫痫发作，被突然逼疯。她怔怔地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僵在那里。

这时候，听见我老婆也神色紧张地埋怨起丈母娘：“都叫你别再提他妈和那房子的事儿了，反正现在和咱们也没有关系了，全当被狗咬了一口，能捡条命回来就不错了。”我看到她们这幅样子，就越发感到好笑，于是我由当初的假笑变成真笑，越笑越真诚，越笑越夸张，直到最后我笑岔了气，捂着肚子倒在沙发上干抽。老婆象过来人一样说：“你不要讲话，不要再刺激他了！小心他也象我对他妈那样报复。”丈母娘见自己闯下大祸，一句话也不再说，还关心地又是倒水又是拿热毛巾。

哪知道把我搀到床上，老婆关上卧室门，就正色道：“行了，差不多就行了，跟我装就没劲了！”

我心中一惊，果真停止了大笑，满腹狐疑：“你怎么知道我是装的？”

“切——我启发你了呗。没想到你学得还挺快。”老婆不屑地说。

“啊——这么说前几天你发疯也是装的了？”

“不完全是吧，谁没事儿愿意动那么大肝火呀？害得我死了多少脑细胞呀？我只是借题发挥一下，我要不那样，你妈能对我善罢甘休吗？我妈又怎么会劝你把那些钱全都让给你妈呀？你妈够横，可横的怕不要命的，想了这么多天，我豁出去了，不成功便成仁，反正不能因为那点破事儿毁掉我的大好人生。要说学，我还是跟你妈学的呢！‘一哭，二闹，三上吊’，只要是女人，谁不会呀？不过你可不能用啊，我跟你讲，就是这招儿‘装疯卖傻’也是万不得已才能用，一辈子顶多用一两次。你看你刚才把我妈吓得，下不为例呀！”

我瞪大眼睛上下打量我老婆，第一次对她刮目相看：“行呀，隐藏得够深的呀！呵呵，没看出来你是大智若愚，还真有点‘竹林七贤’的

意思！”

从那以后，老婆和丈母娘果真收起了他们的“苦瓜脸”和“蝎子嘴”，换上最初的温柔和豁达，让我感叹有家真好：屋里永远有人在等着我，门一开，老婆呼唤爱女的声音，岳父做的家常小菜的香味，丈母娘用放大镜艰辛看书的样子，都是那么地踏实可靠，让人安心笃定。

女儿已经会咧着光秃秃的牙床淌着口水少心没肺地对着我傻笑了，有时候，她也会莫名其妙地鬼哭狼嚎，虽然和我理想中的“天真烂漫”不沾什么边儿，但是一天中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她那粉嫩的小脸和肥嘟嘟的屁屁。直到要上户口的时候，她还没有固定的名字，那时候我家的三个当家女人正在热火朝天地上演“星球大战”，谁都没心思给孩子起名，我一遍遍地为她的名字翻字典，查google，找典故，学周易：吉祥的，可爱的，美丽的，另类的，偶像级的，甚至找来了八卦杂志调查出一系列名人孩子的档案作参考：张艾嘉的儿子叫Oscar(奥斯卡)；林忆莲的女儿叫“李喜儿”，林青霞的女儿们叫邢爱林，邢爱青。我一直想起一个既好听又好记，又意义非凡的名字。

只好求助滨子，滨子是我光屁股长大的朋友，也是我闺女的“教父”，要说我俩的关系，瓷得不能再瓷了。打小学时候就穿一条裤子，睡一个被窝，一切资源共享，他妈就是我妈，我闺女就是他闺女，我老婆还是我老婆。原本我封他当“干爹”的，可这小子不干，他嫌太土，非整个“教父”的洋名儿，美其名曰：教吃，教玩。吃喝玩乐是他的特长，三十好几了他还咬紧牙关不结婚，好在他人显得少兴，又能说会玩，身边小姑娘不断，经常左拥右抱的。要是有哪个傻妞当了真，非他不嫁了，他就玩人间蒸发，来个“金蝉脱壳”，我当年没少给他擦屁股。后来我忙着招呼我家“三个女人的一台戏”，就任由他一个人耍去了，不过，凭着我的社会良知感，还是很想在此透露一个数字给正处在婚恋期的无知少女们——84%的男人表示：带上床的女人，不一定会娶回家。

滨子一听说要给闺女起名，这可非同小可，查〈辞海〉，翻〈周易〉，凑笔画，整了两宿，给我闺女整出100多个备选名字来，看得我眼花缭乱，最后还是他拿主意，用一个专业起名的软件按照生辰八字选了一个99.5分的大俗名儿。最后小名就叫“豆丁”了，响亮好记，起个贱名儿，还好养活。

《丈母娘》第六章（2）

第四部分

（10）

转眼间，老婆4个月的产假已经快要休完。这半年来，她每月只领一点和退休工资差不多的少得可怜的基本工资。原先她奶水很不错，象高压水龙头一样经常把吃奶的女儿呛得上气不接下气，最近因为生气，吃不香也睡不好，所以奶水好象被憋了回去，越来越少了，可孩子的食量却越来越大，经常喂奶喂得满头大汗，还嫌不过瘾，急得哇哇大哭。

丈母娘心疼地买来奶粉冲给她喝，开始她还挺爱喝的，抱着奶瓶就象抱着一根救命稻草。后来，滨子给她买了桶进口的“金装xx”奶粉。真是不比不知道呀！自从喝了进口奶粉后，我闺女连亲娘的奶都不吃了。一个星期，一桶奶粉就见底儿了，再喂她国产奶粉，她就拳打脚踢地抗议。眼看着孩子就要断顿儿了，我赶紧去超市买奶粉。拿了300块钱，本想买上一箱回家慢慢喝，可是到了货架一看就傻眼了，真是不当爹不知奶粉贵呀，一桶奶粉要170，我把全身上下左左右右的口袋都掏了个精光，才算勉强买了两桶回来。一向省吃俭用的岳父也对着那金光闪闪的奶粉桶“啧啧”了半天：“现在养个孩子，可真不象过去那样，往锅里多抓把米那么简单了。”

“什么时候养个孩子也不是‘多抓把米’那么简单，现在你知道养个孩子多不容易了吧！当年你远在陕西，一年回来一次，还跟我一笔一笔算帐，这个钱是怎么花的，那个钱是怎么花的，我干脆不花你的钱，我一个人也能养活全家老小！我又得拉扯孩子，又要当班主任，还要上学考试，还得计算着怎么用35块钱养活全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悠悠缺钙缺得连牙都长不出来，到现在还脑子少根弦儿，不是丢东就是忘西，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你亏欠我们的太多了……所以呀，阿成，就算是跟金子一个价，也得给孩子买好奶粉，孩子可就长

大这么一回，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店了！就算是大人少吃几回肉，也别日后后悔……”丈母娘又开始絮絮叨叨地给岳父算旧帐了，当着我的面，岳父的表情很不自然，我赶紧过来一边打圆场，一边把一言不发的他推进了厨房：“爸——为了世界美好一点，男人最好大度一些。”

丈母娘到底是拿“35块钱养活过全家”的过日子好手，平时她能把停在我家楼下开往家乐福、沃尔玛、易初莲花等超市的免费购物班车的发车点记得滚瓜烂熟，经常和我老婆说哪个地方的米便宜，哪个地方搞促销，酱油买一送一。然后，俩人就风风火火地出门去抢便宜货了，我只好留在家当超级奶爸。我这孩子和我一样，嘴特刁，有时候冲奶多兑点水，她就不干，还真是不好糊弄。后来丈母娘为了能让奶粉喝得久一些，她居然能把国产奶粉和进口奶粉掺到一起，混合成“中外合资奶粉”，即使这样节省，每个月光奶粉也要五六百块钱，还不算一天至少三个纸尿裤和米粉糊，水果酱，蛋黄，菜粉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清火宝，开胃宝……

养一个她比养一个我的开销都大，结婚前我身上的衬衣没有200块以下的，可现在我没穿过20块钱以上的T恤。原先每个礼拜全家还能去“郭林”“大鸭梨”这样的家常菜馆吃顿饭，可现在我只能到新疆饭馆吃点羊肉串解解馋了，就算是全家难得出去吃一顿饭，除了免费茶，任何酒水都不能点。因为丈母娘早就有“约法三章”在先：“到饭馆不要点什么酸奶饮料，是超市的三倍都不止！想喝回家喝；还有不要点海鲜，我们吃了过敏，你要想吃，周末到海鲜市场买，又新鲜又便宜，上锅一蒸谁不会！就点咱们自己做不了的特色菜就很好。”丈母娘说的“特色菜”也就是水煮鱼，鱼香肉丝了。以至于我出去和朋友吃饭，先看菜单，30块钱以上的菜从来不点，10块钱的精品啤酒从来不喝：“有3块钱的普通燕京吗？”哥们儿瞪着眼睛看我象看外星人：“我请客，你别给我省。”我很上不了台面地说：“10块钱对我很重要，够我家闺女喝两次奶了。我对钱看得很重，能不花就不花，能不花自己的就肯定花别人的……”

生活就是一个难题，接着又一个难题，排除万难之后，仍有万难。

眼看着老婆再不去上班，公司就没有她的位置了，可丈母娘丝毫没有退休的准备，我们住的房子当时还有一部分贷款未还清，自从老婆怀孕后，都是丈母娘在还贷款了，她的退休工资都在老家，所以全凭着她在学校代课赚的几千块还贷和支撑柴米油盐。丈母娘一向经济独立，气量不凡，不需要任何人的钱包，不愿意从别人手里接过钱。再加上我妈已过60高龄，还以“职业妇女”自居，拼命挣钱，玩命享受，自尊心极强的丈母娘自然不甘她后：“你能赚钱，我也能！”面对已经为我们付出那么多的丈母娘，我实在没脸要求她丢掉工作，退下来帮我们带孩子。于是我和老婆商量要不就找保姆或者小时工，要不就只好让我老婆先做两年全职妈妈了！而这两条丈母娘一定都不答应，所以正好借此机会将她一军，看她怎么办。

丈母娘首先最害怕老婆丢掉工作，从小她就教导我老婆：“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老公有，还隔层手；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说话才有底气，做事才有主见。”老婆也的确是这样：在单位，不争不抢不吭声，不显山不露水，看上去不显眼，但一切沉默都是为了蓄势待发、一鸣惊人。结婚前，她过手的几个广告案例，博得了地产客户的一直赞赏，一会儿说你们的设计很不错，一会儿说你们的文案很厉害，我们想见见，等到见面的时候才发现设计和文案都是我老婆一个人，看起来还出人意料的年轻漂亮，顿时惊为天人！我刚认识她时，她的薪水不比我少，既是花瓶又能挣钱，并且对我不查岗，不监听，颇有帅气精干的大姐大风范；而今她“不做老大很多年”，已经沦落到终日与‘柴米油盐酱醋茶，房子孩子菜篮子’打交道了！用她的话讲，就是在‘喂婴儿上一顿与下一顿之间苟且偷生’；更加退化的是她居然也开始对我来历不明的短消息耿耿于怀，盘根问底了。

果然不出所料：丈母娘一听要老婆做全职妈妈，马上摇头摆手：“不行，不行，她那么年轻，现在社会发展那么快，别说两年不上班，

就是这半年都快要跟不上趟儿了！我把她辛苦养大，可不是让她在家做家庭妇女的。上班，必须马上上班……”

“找保姆？不行，保姆我不放心，现在找个好保姆比找个媳妇都难，偌大一个家，还有个不会说话的娃娃，都扔给保姆怎么行？再说家里还哪有保姆睡觉的地方？现在保姆看条件不好都不会来的……唉——还是我退下来吧，我就不和年轻人抢饭吃了。本来准备过完这学期我就不干了，看来我只有赶紧下来了，再催催学校领导赶紧找人接替我……本来你妈说好了带孩子，我才接的这班课，现在学期中间让我再跟人家出尔反尔，老师都不好找，真是——真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一听老太太终于答应帮人帮到底，牺牲她一个，幸福全家人，马上趁热打铁：“对，都是我妈闹的，让大家鸡犬不宁，计划全被打乱了。多亏了有您在，我就知道您不会象我妈那样不管我们。悠悠正式上班后，房贷我们来还，另外每个月再给您2000块钱生活费。”

听我一提钱，丈母娘马上亲兄弟明算帐：“我可不是来当你们老妈子的，我就是看你们实在忙不开，给你们帮忙的，我们自己有退休工资，房子你们住了，你们还也应该，反正将来还是你们的。生活费用不了2000，你们还两处房贷压力已经不小了，每个月就给1300吧，包括买菜，物业，水电燃气电话费在内。”

“妈，看您说的，我们怎么会拿您当老妈子？您一个月本来能挣好几千块钱呢，可为了我们都牺牲了，我妈为了挣钱都不管我们，还讹走了我们的钱，便宜不能都让她占了呀！等我们慢慢缓过来这阵子，一定好好孝敬您！1300哪够买菜呀，我们不能老让您给我们倒贴了，就2000，花不完就交那些杂七杂八的水电费吧。”

我现在已经知道怎样说丈母娘爱听的话了，她是“顺毛捋儿”，不象我妈，是“欺软怕硬”型的，你越是软，她就越捏你，专拣我老婆这种“软柿子”捏，结果没想到我老婆突然变成了“小地雷”，她就缩在后面也不敢把她怎么样了。对付丈母娘，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千万不要

反驳，如果强辩，芭蕉扇只会把火焰山吹得更厉害。其实只要掌握住诀窍，也很好哄，就像吃烤红薯，一要会捧，二要会吹，三要会拍，不然是要烫手的呀！比如牵涉到我妈的敏感问题上一定要主动检讨，承认错误，如果她在气头上滔滔不绝，我被她气得还能说出话的时候，我就来点幽默，嘲笑她；要是没胆量嘲笑她，我就只好默默自嘲。

就这样，老太太在我三大法宝的攻势下，终于在她55岁那年，放弃了她站了30多年的讲台，一心一意做起了“全职丈母娘”和“全职外婆”。

与此同时，老婆也开始重启她的职业生活了。她身处广告圈，知识技能更新很快，原先的位置已经被人替代，她被调进了网络部，有很多新软件都要重新学起，朝九晚五已是唐宋传奇，朝九晚九已经很不错了。那种白天看文件，晚上做家务的生活，让她经常因为分身乏术而河东狮吼，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不温不火地抱着孩子唱：“风在吼，马在叫，妈妈在咆哮，妈妈在咆哮……”女儿在我怀里象听懂了一样咯咯直乐，这时候再紧张的气氛，也被冲淡了不少……

有一次，她因为有孩子错过了一次参加专业培训的机会，郁闷了好几天，我就安慰她：“你又不是杨澜和张艾嘉，能把恋爱谈得精彩，家庭幸福美满，事业牛气冲天，历来女人就有这样的麻烦，生了孩子后就像一台486电脑，不是不能用，而是有更新更快的版本出现时会被渐渐淘汰……”这次她反应很快，我话音刚落，就已经被她踢到床底下去了。

《丈母娘》第七章 (1)

(11)

丈母娘自从退休后，因为少了工作压力，心情改善了不少，除了偶尔嫌我不吃剩饭，浪费洗澡水外，没有再找过我任何麻烦，看来，人心都是肉长的啊！

说起“吃剩饭”，那是丈母娘的一大特长，开始为了不让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她总是找些傻子都不会相信的借口：“我习惯吃剩菜。”无论我们怎么禁止，她也还是只吃她面前的那盘已经辨不清眉目的冷饭残羹。我心想：菜又不是不够，为什么要吃剩菜呢？后来，才发现经历过物资大匮乏的她，不能容忍一丁点浪费，否则她会悠然而生罪恶感。到后来就成了恶性循环，她象自虐一样不是剩饭她不吃，吃得胃口倒了，就唠叨我们不和她一起吃，她以她的自我牺牲为骄傲，却让我感到莫名的压力，以及殊途同归的罪恶感。

至于洗头，生长在北方的她更是不明白：一个大老爷们儿为什么一天洗一个澡还不行，还得洗两遍头！更何况是我那统共也没剩三分之二的头发！我天生脂溢性脱发，外甥随舅，我有一群足以说明问题的“秃鹫（舅）”——看看脑顶光光的他们就知道我未来的惨状了：20多岁时我就试过了几乎所有的生发产品，到了三十岁，我的头顶还是无可救药地成了“半岛”状，前边已经寸草不生了，说实在的，头发一直是我的心病。医生说：“这种遗传基因无法改变，只能多洗头，控制头皮分泌过多油脂，还能稍微控制一下掉发。”所以我决定，洗自己的头，让丈母娘唠叨去吧！

丈母娘见说了也白说，也就懒得理我了。她喜欢干“大事”——比方说在房地产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她又把目光投到了房子上。自从我妈买了房子后，北京的房产价格就象坐了火箭一样一路攀升，大有赶超上海之势。一套房子几个月内就升值了数万，乐得我妈天天合不上嘴，见了我也心情大好，不再骂我是“吃里扒外的小混蛋”

了；我爸也见风就倒地边跳华尔兹边夸我“蛮有眼光嘛”，她们甚至还给我孩子买了几桶国产奶粉，美其名曰：“不要老给孩子吃进口奶粉，报纸上说‘进口奶粉只是口感好，其实脂肪含量超标，容易让孩子发胖，国产奶粉各种含量一点也不比进口奶粉差，而且适合中国孩子……’”

我回家把奶粉拿给丈母娘，丈母娘马上就拿出一张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纸片让我看：“你看看，这上面说，‘国产奶粉的降解压统统超标，而进口xx奶粉的指标却最接近母乳’。一桶进口xx奶粉是一桶国产奶粉的三倍，不想花钱就是了，干嘛还要找那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她边说，边把那张证明她正确的小纸片贴在了客厅墙上醒目的位置，丈母娘一直有剪报的习惯，什么“冬季保健的十大秘方”，“胡萝卜的五大妙用”还有“老年人的八大心理需求”等等五花八门的信息经常刊登在我家的墙上和门后。

我嘿嘿笑了笑，并不在乎她说什么，现在我对这三个女人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她们只要不同台‘演出’就行了。我的底限已经变得和希尔顿小姐的比基尼短裤一样短了——只要能遮羞就行。

眼见着孩子一天大似一天，家里也一天更比一天乱。到处堆满了她的鞋袜棉衣棉裤，还有已经数不清的奶瓶奶嘴，半天不收拾就没有下脚的地儿了，可是还没等你收拾完上一次的“战场”，新的烂摊子又出现了：她有着惊人的破坏力，一会儿打翻杯子，一会儿拉开抽屉，一会儿把洋娃娃“肢解”，一会儿又把药片撒得满地都是。家里一米以下的地方已经完全不能放东西了，全部易碎品，危险品都束之高阁。这样本来就紧张的空间，更加不够用了。

于是我那敢想敢干，不甘寂寞，不肯服输的丈母娘又生出了新的想法：换房子，换个靠近公园的大房子！

我一听，差点儿吓得屁滚尿流，刚刚摆脱了一套大房子的纠缠，身上还负担着两套小房子的我怎么可能再换个靠近公园的大房子？！谁不知道公园附近环境好，空气好，可是放眼望去——公园附近豪宅

林立，房价已经涨得象“帕瓦罗蒂的高音C”一样难以高攀，而我的工资却还只是“过气流行歌曲”那样难以赶上潮流，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让我怎么去做非分之想？

丈母娘不屑地看了一眼我那“脓包”样：“你们不用管了，看我的吧。当年，我刚来北京不到半年就买了这个房子，当时我交定金的钱都是临时借的，你们看看，现在不是涨了不少吗？买房子就要象买白菜一样，看上了就不能犹豫，越是犹豫越是买不起，去年本来能买60平米的钱，今年就只够买个客厅了……”

老太太真是疯了，白菜能跟房子一个价儿吗？刚过两天消停日子，她就又开始折腾了。谁爱折腾，谁折腾去吧！天要下雨，娘要换房，随她去吧，到时候碰一鼻子灰，看她回头不回头。

此后，丈母娘不再每天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看《加油，金顺！》和《大长今》了，也许是受了这些韩国励志剧的影响，她也开始精神抖擞地“搜房”去了。每天早晨她都风尘仆仆地抱着孩子去看房，不是去售楼处咨询，就是到现场实地勘察；下午等孩子睡着了，她就翻看五花八门的楼书和房产信息。

吃晚饭时，她又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她白天的所见所闻，她的博闻强记总能让我大吃一惊：哪儿哪儿经济适用房要开盘了，虽然3800，但是有20万人在日夜排号，所以不用考虑了；哪儿哪儿的豪宅已经入住了，据业主反馈十分华而不实，性价比很是不好，再说7块多的物业费根本不适合咱们；燕郊的房子都开始火起来了，六层的小板楼，看起来还不错，还承诺走高速一个小时能到国贸，但还是太不方便了，在北京上班，还要跑到河北住，连装个电话都是河北的区号，天天打长途，太不划算了……

丈母娘讲得头头是道，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在她的感染下，我也开始关注起楼市，天天晚上在Google上搜索房产信息已经是我和丈母娘的一大乐趣。我们一边看豪宅，一边流口水，过足了眼瘾；当看到“潘石屹抱怨商品房利润低，任志强叫嚣不为穷人盖房子”的时候，我

们就齐心声讨，大加批判，过足了嘴瘾，也加强了我们之间的凝聚力。不过，说归说，骂归骂，看来想靠开发商的良心来“翻身奴隶把家当”是没指望了，要想住得再好一点，只能另谋他途了。

丈母娘面对严酷的现实，迅速认清了形势，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也改变了买房策略：不去看那些漫天要价又不能马上入住的期房了，而是抱着女儿到附近的公园“晒太阳”。

“晒太阳”能补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得到很多有价值的小道消息。丈母娘发挥她亲善的外形和绝佳的口才，迅速地就和公园附近居住的爷爷奶奶或者大婶保姆们打成了一片。那些人家里大多不止一套房子，有的则是需要更新换代到更好的房子里，这样，她经过选择和淘汰，很快就把目标锁定到一套高层的精装三居室，步行到公园10分钟，到超市5分钟，到菜市场3分钟，附近幼儿园，书店，医院一应俱全，更难得的是，我们单位的班车就在楼下发车。

《丈母娘》第七章（2）

（12）

我和老婆去看房的时候是正午，满屋金灿灿的阳光，从窗外俯视，公园的水景一览无余，如今在四环内还能有如此开阔的视野真是奢侈，老婆做梦都想住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里，北京水资源奇缺，没有大海，能有个人工湖看看已经十分不错了！环顾四周，豪宅林立，那些外国人开发的房子没有中小户型，随便一套价格已经直逼千万，可是这套经济实用的三居室都在同样的地段，看同样的风景。还不足人家的零头多。当时我们全家都异口同声地决定——这房子，买定了。

我再次充当了一个拍马者，不过这次我是由衷地赞美丈母娘独到的眼光和高超的手段：当时，二手房还远没有现在这样火爆，当大家都在争先恐后买远离市区的新房时，丈母娘却超前地预见到市内的房子将会越来越稀缺，到时候大家发现郊区生活不便时，肯定又会重新杀进城。而这时好地段已经无房可买了，所以依据“人弃我取”的原则，一定要赶在别人之前占住脚。而且丈母娘还巧妙地通过私下打探，让我们没有通过中介就淘到了这样一套几乎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性价比优良的房子，不仅省掉了几千元的中介费用，而且，丈母娘的攻心术还赢得了房主的超常信任和长期友谊，让我们先入住再办手续。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的不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事。也再次让我领教了丈母娘的厉害——她总能化腐朽为神奇，把卑微的生活过出牛逼的光彩。

下面的事情便是钱的问题——丈母娘二话不说就打发岳父风风火火地回老家取他们的退休工资了，我越发觉得这个老太太“不一般”了：“抠门”的时候，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可遇到正事的时候，几十万也不眨一下眼睛，为了让我们能住得好点儿，连养老的钱都拿出来了——啥都别说了，眼泪哗哗的。

就这样总算东挪西借地凑够了20万首付，剩下的办了贷款。在离春节还有两天的时候，我再次搬家，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了。上次，我是从自己家搬到了丈母娘家，总是名不正言不顺地让人难以启齿。而这次，我是堂堂正正地住进了我们自己的房子里，那叫一个舒坦呀！别人说，有了家就稳定了，可是从我结婚以来，这已经是第三次搬家了。我过去三十年间也就搬过一次家，结婚后，反倒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除夕守岁，仍旧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伴随着爆竹的劈啪作响，这多事的一年总算过完了，回想这一年，我得到了一个孩子，买了两套房子，搬了三次家，借了一屁股债，终于荣升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房奴”了，还亲眼目睹身边最亲近的三个女人吵了N次架，不过谢天谢地，阿弥陀佛，总算有惊无险，都一一化险为夷了，细想想，我还是很幸福的，我没有远大志向，不求事业豪气冲天，至高的理想也就是做到部门总监；我只求婚姻上没有大起大落，最浪漫的想法是能够和全家人一起吃晚饭，周末和老婆带着孩子逛公园，我的理想人生就是：农妇，山泉，有点田。

过完一个“节俭”的春节，全家已经弹尽粮绝：搜遍所有的存折只有200块钱了，而房子的租金只能勉强还贷，根本无法对付扑面而来的三处房子的物业费和暖气费，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地主家”也会“没有余粮”了。

尽管我一再安慰我那心理脆弱的老婆：“会有的，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奶粉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但是她还是无可救药地崩溃了，自从有了上一次半真半假“发疯”的经验后，她已经熟练掌握了吵架的技巧，一个女人变泼妇就好比变妓女一样，第一次为钱脱裤子难，第二次就容易了。比如为了取得先声夺人的气势，她一开始就用巴掌把桌子拍的山响，而且几乎是说一句拍一下桌子：“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整天被人追债的日子了……啪，啪，宝宝的‘合资奶粉’要喝到什么时候？……啪，啪……马上孩子的双语幼儿园就要交赞助费了……啪，

啪……卖房，快卖房，我又不是温州人，买那么多房干什么？……”如果用DV拍下来，绝对是标准的地主婆训斥长工的场景。

我据理力争，劝说她：“在房价日新月异的时候，咬牙坚持，挺过困难时期，不久就可以当上‘房虫’，靠吃‘瓦片’安度晚年了……”我话音未落，迎面就飞来了一本象砖头一样厚重的时尚杂志，还好，她力气不大，杂志沉重地落在了我的脚下。我老婆很少发火，但一发火就一定是场“森林大火”。应对污言秽语的最好方法就是对其置之不理，就好像人?远不要和猪摔跤一样，双方只会搞得一身泥，而这正是猪喜欢的结果。平心而论，老婆在女人里算是有理性的，从来只扔那些摔不坏的东西，我一个哥们的老婆已经把他们家的碗都砸光了，现在他只买一次性餐具回家，连洗碗都省了。其实我挺理解我老婆的，她本来是追求流行的“月光公主”，自从买了房，结了婚后她就只能在时尚杂志上看看流行，过过眼瘾了，最近几年，我们每买一次房子，就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最后，连她订杂志的钱都要省掉了，面对唯一的乐趣即将被剥夺之际，她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

意外的是，在卖房问题上，我和丈母娘是一条战壕里的，岳父和老婆却是主张卖房的“保守派”。如果不是真的没钱，岳父是最不愿意卖房子的，因为这房子是卖了他在老家的祖产才买的，所以他格外珍惜。半夜我还能听见岳父起身长吁短叹，和丈母娘争辩要卖房度过难关。说着说着老两口就高一声低一声地吵了起来。我把门关上，放心地让他们去吵，根据我的经验，老两口吵架决不会出什么变故。如果我去劝架反倒麻烦了，本来是小架，最后很可能劝成了大架。如果嘴再笨点，劝不好还会引火烧身，自身难保。

果真不出所料，吵了一夜的结果——岳父取得了胜利，毕竟这是岳父的继承财产所换得的房产，他最有决定权。再加上岳父的执拗最终赢得了表面强悍的丈母娘。一大清早，他就慌不择路地怀揣房产证直奔中介公司了。

不到中午，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无数个求购电话接得我们头昏脑胀。岳父则在那里疲于应酬看房的人，没想到刚过中午，房子就卖出去了，从决定卖房到找到买主居然还不到24个小时，我再次领教了“世事无常”的古训。

买房的也是老两口，他们怀揣着200万的拆迁款，看了无数房子，竟然一下子就和老实巴交的岳父交上了“朋友”。岳父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向人家介绍：“这房子是我们老两口卖了老家的房子才给闺女买的，闺女刚分北京的时候不容易，住平房，没暖气……现在她结婚有娃娃了，换了大点的房子，要不是贷款压力太大，我是万万舍不得卖这房子的，这房一卖，我们老两口在北京可是连退路都没有了……”岳父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这房子怎么好，对方就已经满意得连连点头了。

看到岳父的无技巧推销，我明白了为什么有的推销员看起来笨嘴拙舌，可是业绩却远远高出那些巧舌如簧的人，诀窍便是“诚实”二字。越是老实人，越是能让那些聪明的人放心。买房人听了这话，很是安心满意，他们的要求“很高”：太贵的房不买，太烂的房不要，风水不好的看不上，死过人的老房子更是理都不理会。当听说我们在这里还结婚生子的时候，他们坚信这房子一定充满了喜气，再加上不了解行情的岳父把价格说得低于市场价格，所以他们当即就交了定金。就这样，心情复杂的岳父怅然若失地一遍又一遍丈量着屋里屋外，他都没想到房子能这么快就卖出去了，快得再过一夜，这房子就不属于他了。

第二天，按照约定我们一起到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对方有一个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儿子，因为没有房子一直也就没有找到女朋友，小伙子还以为这套房子是买给他的，欢天喜地地去过户了，结果在写房主名字的时候，还是他爸爸的，并且说明这房子是老两口住。当时小伙子委屈极了，很是激愤地搬出我岳父作榜样：“你们看看我这个叔叔，人家还不是北京的，为了孩子，把自己的房都卖了，看看你们，

儿子没地方住，找不到媳妇，你们管都不管，得了那么多拆迁费，哪怕分给我一套小房子也好呀！”

他妈马上象我妈一样不客气地回应他：“我们钱再多，那是我们的，跟你没关系。想给你了，你才能要，不想给你，你就不能要。想住房子，自己挣，你自己没本事娶媳妇，别在我们这里唧歪，你以为这钱容易得呢？！这是我们留着养老的钱！都给你这小子怎么行？象你哥一样，结了婚就忘了娘的小兔崽子……”小伙子马上低头噤声了。我很同情地看着他，就象看着几年前的自己。

当年，我也是因为没有房，我妈又不愿意给我买房，前任女友才和我分手。人尽皆知：很多北京女孩，如果你没有80平米以上的房子和15万以上的车，一切都是免谈。因为一套房子，不知道成就了多少怨偶。没想到，和我同命相怜的难兄难弟还真不少。我拍拍他的肩膀给他鼓劲儿：“大丈夫何患无妻？”他抬头看我：“大哥，你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找个女朋友哪是那么容易的呀，谁象你运气那么好，找到一个性价比那么合适的老婆？”我教导他：“要谈恋爱就谈靠谱的，人生苦短，尽量少走一点弯路，攒下干劲照准一个狠劲儿砸……”

《丈母娘》第八章（1）

（13）

马克思说：“家庭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在家庭的体现，它反映了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中结成的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

恩格斯说：“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爱情，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经济单元体。”

“君子不言利”？那是农业文明下或许可以保有的矜持，谁要在今天还沿用这句话，简直就是给自己穿一件皇帝的新装。一夜之间，房子虽然没了，但是欠债还了，“敌我矛盾”解决了，本以为天下太平了，而“人民内部矛盾”又浮出水面了。对此，我已经不新鲜了，自古以来，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太平盛世和战火纷飞总是交替上演。

这次岳父因为我们急等用钱而匆忙卖房，自己也没有经验，房子少卖了2万块钱，老爷子懊丧得几乎吃不下饭，天天如同祥林嫂般地长嘘短叹自责不已。丈母娘也因为突然之间没有了房子而心里空落了不少。本来这些都可以理解，我还好心宽慰他们：“既然卖都卖了，就不要想太多了，至少解了燃眉之急呀！”

结果，一言不合，我又“引火烧身”了，而且这次是丈母娘，岳父和老婆三人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地攻击我：“你说得比唱的都好听，我们倒贴着钱伺候着你和你孩子还不说，如今把安身立命的房子都卖了给你解‘燃眉之急’了。你可什么损失都没有呀，你妈的大房子有了，你的孩子也有了，你的小房子还稳稳地在升值。怎么便宜都让你们占尽了呢……一直不和你们计较，你们就以为别人都是傻瓜吗？我们只是因为看重亲情而不去算计那些利益得失，可是你们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我们的智商呀！”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听得我头皮发麻，汗毛倒竖。我最怕他们把我摘出来和我爸妈“并列”在一起作为“敌人”一样对立起来，我使出

浑身解数但仍旧百口难辩：“妈——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呀……”话还没有说完，我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谁跟你是一条船上的蚂蚱？！现在唯一能证明咱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的方法就是，你快卖你的房子，凭什么就只把我的房子卖了来补窟窿呀，谁也不欠你的，你的也得卖……”老婆在丈母娘和岳父的提示和怂恿下终于向我发出了最后通牒，看那架势——“一妇当关，万夫莫开”。

在“敌众我寡”的状态下，我深知一切抗争都是白费，于是非常明智地选择了无条件服从。这两年，跟丈母娘过过几次招儿后，我已经知道什么时候要努力争取，什么时候该消极退让了，敢问世上哪个做女婿的即便没有那“葵花点穴手”，也应该必备几粒“九转还魂丹”吧。其实，我不是不想卖房，而是另有隐情：卖不卖房，根本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当年，我因为没有房子，感情受挫，伤了自尊后，便一意孤行办了贷款买了房，我妈见既然木已成舟，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她不能忍受每月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全当利息交给银行，于是她决定帮我提前还款，但前提是，我必须每月按照银行的利息还她钱，虽然我还是还一样多的钱，压力一点没有减轻，但是能够“肥水不流外人田”，那点利息给谁不是给呀，给了我妈，她还能占点便宜，念我点好，于是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是，等房产证办下来后，我妈就直接扣押了，说是什么时候还完她的钱，什么时候才能把房产证给我，她还真拿自己当银行了。这些都是我结婚前的事情了，而且我遵守了我妈的约定，没有向老婆一家人透漏这个秘密。后来当我和我妈的关系恶化以后，我因为不想受她的牵制，想提前还了这部分钱，但是，她老人家居然蛮不讲理地拒绝了我，说是必须按照当初说好的，20年还完，利息也要按照20年的付。我才意识到自己算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欠银行的钱都能提前还款，欠老妈的钱，不仅要交利息，而且连提前还款都不行！真是“天理难容”呀！但是当时两家关系十分紧张，

不时发生大小摩擦，我敢怒不敢言，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两边都惹不起，那就准备自食苦果，按照约定每月还我妈利息，直到二十年后——她80岁，我50岁，我才能拿到自己的房产证。

没想到，我家的形势也和世界局势一样风云变幻，现在居然轮到我卖房了。为了家庭和睦，世界和平，我倒是100个心甘情愿，可是如何硬着头皮问我妈把房产证要过来，又成了我面前的一大难题。

快下班了，今天周末，照例是我回家拜见我妈的日子，（我妈和老婆进入‘冷战’阶段后，每周我都有一天‘回娘家’的日子）我想如果她老人家心情还不错的话，就和她说卖房子的事。看看窗外，都三月天了，天空居然又飘起了雪花，北京的天气就像一个更年期的女人，会在你任何想不到的时间或艳阳高照，或滴水成冰。下班后，班车缓慢地挪动在拥堵的三环上，从桥上俯视，偌大的北京城仿佛一个巨大的停车场，车如流水人如蚁，我不禁感叹，人真是渺小脆弱，总是被动地经历莫名其妙的开始，曲折离奇的过程，还有无法预料的结果……

我怀揣着不能直言的目的，提着特意在城隍庙小吃店订的桂花糕和荠菜馄饨回家了——“妈，快趁热尝尝刚出锅的荠菜馄饨吧，这青黄不接的，您好久都没有吃了吧？”我一边手脚麻利的献着殷勤，一边嘴象抹蜜了一样拍着马屁：“妈，你最近气色越来越好了，看来女人就得工作呀，越干越年轻。”“妈，最近天气变化无常，你的肩膀又疼了吗？”边说着我就很有眼色地按摩起老太太的肩膀了，我出尽百宝地哄她开心，就差对着她说：“你的人最好，你的屁最香了。”现在我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做一个伟大的拍马者，需要一颗博大的心”了。

我妈难得享受一次我的“殷勤”，边吃边乐得合不上嘴，我看火候差不多了，正想切入正题，洞察幽微的她已经先开口了：“说吧，什么事，你肯定有事找我。”我一看既然已经被看破了，也就没必要兜圈子了：“妈，你也知道我们又买了一套二手房，现在负担太重，孩子的奶粉都快供不上了，到处都急等用钱，我想把我以前的房子卖了，你把

我的房产证给我吧，卖了房子后，我把欠你的钱连本带息全部还给你。”

我一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边观察我妈的反应，当她听说我要“卖房”的时候，马上挺直了身子，以随时出击的姿态做出了回应：“傻儿子，我当初扣押了你的房产证就是为了留一手，怕你傻到这一步，你怎么就不明白？这房子是你婚前买的，跟她没有关系，即使将来离婚，这部分财产她也分不走，你现在要是把这房子一卖，填到你们现在买的房子上面，那可就变成婚后共有的财产了，她可是要占一半的呦！这种傻事可千万不能干，没钱？！看她们怎么办！要卖也得先让她把她的房子卖了再说！”

我一听我妈还在算计这个，真是觉得好气又好笑：“妈，悠悠的房子已经卖了。”

我妈听了，脸上的一丝笑容僵在了那里，有点尴尬地说：“真的？她们真的卖了？”

我一脸苦笑道：“当然是真的，过户手续都已经办了，现在银行又在加息，贷款利率也提高了，我们想把我这套房也卖了，提前把房贷还完，再说，您的大房子不是也在还贷款吗？我提前还您一笔钱，您也可以提前还银行的按揭呀，人都说，按揭就是被银行按倒地上，每个月揭一层皮。您这么大岁数了，干嘛还让银行这么‘揭皮’呀？”

我妈虽然依旧沉默，但是能看出来，她已经心动了。我于是趁热打铁：“最近股市好像又复苏了，您前几年被套住的那几万块钱不仅有希望解套，而且现在应该转移投资目标了，机会就像一扇迅速旋转的转门，当那个空档转到你面前时，您必须迅速挤进去，不然您可就分不到这块蛋糕了。”

这下我应该是戳到了我妈的软肋了，自从她炒股失利后总是耿耿于怀，想从其他方面把赔了的钱赚回来，所以才有了后来和我“财产公证”的闹剧。现在突然听到有翻盘的机会，她双目顿时炯炯放光……

《丈母娘》第八章（2）

（14）

就这样，我如愿地拿到了我的房产证，屁颠儿屁颠儿地给老婆丈母娘交差去了。

谁知道老婆说：“你妈这次还算讲道理，同意把房产证给你了？”

我心中一惊，她怎么知道是我妈拿着我的房产证呢：“没有，我从银行拿的。”

我老婆撇着嘴不屑地说：“你和你妈不时侮辱我的人格，就是侮辱我的智商——你睁眼看看，这房产证上的章清清楚楚写着‘房款已还清’。其实我早知道你的房贷每月还给你妈了，因为银行取贷款会自动划帐，可你每月却非要取出现金来再交什么房贷！”

我哑口无言，连忙笑着掩饰自己的慌乱：“你真是明察秋毫，冰雪聪明呀！”还好，她没兴趣追究我还我妈利息的事，也不再问我为什么不告诉她我妈替我提前还款的事情。只是冲我翻了个白眼就埋头看她的书去了。她天生话不多，一见书本，立刻心绪清凉，她读书的时候有一股叫人羡慕的悠然气质，绝非吵架时那种蝼蚁竞血，寸土必争的恶俗女人相。

接下来我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卖房经历，因为先前急等用钱，岳父卖房亏了至少2万，这次我决不能重蹈覆辙，于是就信口胡诌了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咂舌的价格，即使是这样狮子大开口，家里的电话依然快要被打爆了。就这样被骚扰了一个月，虽然有不少人一眼就看上了我那窗明几净的新房，但是他们还是被高昂的价格吓跑了。

一个月后，就在我犹豫是不是把价格降一点快点出手，省得每天为了应付排队看房的人把自己整得人困马乏。就在这时候，终于撞到了能够接受这样的价格的“大头”了。那是一个毕业后刚进国家机关的大学毕业生，在他妈妈的陪同下来看房，文弱书生的他一看到那组靠墙林立的乳白色宜家书柜就爱不释手了。

他们用南方话商量，大意是在所有看过的房子里，就这套最满意了，正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定了。他们以为我地道的老北京听不懂南方话，他们哪知道我可是从小听着上海话长大的，看她的言谈举止基本能猜出应该是浙江温州附近的生意人。于是，我主动搭讪：“阿姨您是温州的吧？”

她惊喜：“你听得出我们口音的呀？”

“我猜的，谁不知道你们温州人大手笔，买房都一层一层的买！把上海人都赶到外环去了呀！怎么？给儿子买房呀？”我适时吹捧。

他们一听我把话题转向了儿子，也兴致勃勃起来：“这不，儿子刚刚考上公务员，上班的地方就在复兴门，想给他在附近先买个小房子住。”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马上快马加鞭，趁热打铁：“阿姨，您算是找对了，从我这打车到复兴门就起步价10块钱，太方便了。小伙子真是厉害呀！听说公务员很难考呀！现在有多少硕士毕业生还找不到工作呢！好多博士毕业了只好攻读壮士，壮士毕业攻读圣斗士，如果还找不到工作，那就只好攻读烈士学位了。您真是太有远见了，可不象一般的温州人，让儿子子承父业，还是您有眼光，让他当国家干部，以后公务员的地位和待遇可是越来越高了呀！”周旋于我妈和丈母娘之间这几年，让我深谙讨好中年妇女欢心的几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不遗余力地夸奖她的孩子。

果然那个阿姨已经笑得满脸盛开了雏菊：“我也没什么眼光了，只是早年受够了公务员的刁难，说什么也要把儿子弄到国家机关尝尝当公务员的滋味。哦，对了，能不能稍稍便宜点？我付全款，明天就过户，我还着急尽快赶回老家呢！”

“阿姨，您也看了不少房了，我敢说没有几套能比得上我这套的。我这可是新房呀，光是装修都花了半年多，一直没有住过，还附送全套家具家电，还有，您知道“孟母择邻”的故事吧？我这邻居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每天下午都能免费欣赏到国家级水准的钢琴演奏，这

么高雅的邻居可不好找呀……再说，谁不知道你们温州人买房象买白菜？还在乎这点小钱？！”在我的一通忽悠下，他们爽快地交了定金。

我顺利地以自己想当然的价格出售了我的第一套房子。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了。这世界上有三个秘密是我所不知道的：可口可乐的秘方，英国女王的财富，还有就是北京的房价究竟能被忽悠到多高。

当我从银行窗口接过我的存折时，我的帐户上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六位数，我盯着看了一遍又一遍——毕竟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呀！按照约定，我还没有捂热这些钱，就分别划到了我妈和丈母娘的帐户上，虽然节余不多，但是我体会到了久违的无债一身轻的飘飘然的感觉。

为了庆祝我和老婆终于提前摆脱“房奴”的称号，我们全家老少到“钱柜”欢唱了半天。自从老婆怀的孕生子后，丈母娘就象救火队员一样四处扑火救急，连顿囫圇饭都没有安生吃过，更别说唱歌了，这下她一人抱着一个话筒，从老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到儿歌《母鸭带小鸭》一口气唱了十多首，简直就是一个“麦霸”。而一向不会唱歌的老婆也上气不接下气地唱了两首莫文蔚的什么《单人房双人床》。别人唱歌是偶尔跑调，可她唱歌是偶尔不跑调，为了气她，我故意问她：“你唱了吗？我以为你在说话呢。”她满面红光不甘示弱地冲我吼：“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Hello Kitty！”正在一旁独自玩闹的闺女一听到Hello Kitty，就激动得手舞足蹈：“我要看Kitty猫，我要看Kitty猫……”这下完了，这孩子一向蛮横无理，说一不二，她要看Kitty猫的动画片，大家都别想再唱下去了……

《丈母娘》第九章（1）

第五部分

（15）

俗话说：“穷而乍富，腆胸叠肚。”虽然我还远不如一个暴发户富有，但是毕竟手里第一次有了“第一桶金”，看着身边的同学同事有一半以上都买了车，有的甚至开上了路虎——屁股底下一座楼了，我也心痒难耐，毕竟很多时候评判男人的标准就是看他开什么车。可是我刚提到买车，就遭到了全家一致反对。

丈母娘说：“现在这汽油一天一个价，这哪是开车呀——就是一脚一脚往里踩钱啊！”老婆说：“前天我打车时候，出租车师傅还说，油要是涨到8块，他就不开车了，每天把车拉出来晒晒得了。况且，你放着现成的班车不坐，非要劳神费油开自己的车，你烧包呀？！看看现在上下班时间，三环都成了停车场了，开车的还没有走路的快！你就别给首都人民添‘堵’了。咱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开车去’。”

一向沉默的岳父这回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每年死于车祸的有10多万人，马路上到处都是杀手，你不撞他，他撞你，像我一样，一场车祸花的钱够买两辆车了，还耽误了两年时间，让全家鸡犬不宁……”几年前，岳父曾经出过一次车祸，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命，从那以后，他谈车色变，甚至开始吃斋念佛，大饼油条、粗茶淡饭，已经感恩。

我看在全家一致反对的情况下，顶风买车的希望是不可能了，于是采取迂回战术，准备先赚点钱再说：“最近股市全线飘红，十年难遇呀，可正是入市的好时机，我上大学时候就开始炒股了，那时候搏一搏，单车都能变摩托。象我这样的老股民，要是有了这三十多万，我保证一年后咱们肯定换到对面的高档公寓里，和CEO做邻居，再也不和蟑螂为伍了……”

可是这个提议又遭到了曾经被股票伤透了心的丈母娘的反对：“你们呀，就是‘狗窝里放不住剩馍馍’，有点钱就坐不住了。股票那是好玩的吗？大涨之后，必有大跌。有点钱不容易，干脆花到刀刃上，房贷利息又提高了，你们还是赶紧把这套房子的贷款还清吧，大家就都踏实了。”

最后，大家商量的结果是，提前还房贷。这样，我们就能一心一意地供养孩子了。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的发财梦算是白做了，虽然他们在一年后股市持续牛市的时候，终于意识到了我当时的远见和胆略，但是为时已晚，那时候我们已经又分文不剩了，这是后话，留在以后再说。

其实，“狗窝里放不住剩馍馍”的不止我一个，还有比我更想着发财的人呢。丈母娘自从手里有点闲钱后，也在四处找投资理财的项目，凌晨五点起床买国债，还愣是没买上，后来又迷上了彩票，每天上新浪网的星座频道查自己当天的财运如何，如果是四星以上，她就风风火火地直奔小区的彩票站，到了晚上，哄孩子睡着后她还“秉烛夜算”——计算哪个号码的中奖几率大。我看着都嫌累，就劝她不如到楼下的棋牌室和别人玩会麻将，可她还不领情：“人家都说，‘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桑拿太贵，到歌厅高消费，打麻将赌博干扰社会，买点彩票经济又实惠。’看我哪天运气来了，给我孙女再赚一套房！”

丈母娘一辈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好容易不用担忧我们了，又开始盘算着给一岁多的外孙女买房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操完闺女的心，再操孙女的心。我劝她：“您可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呀！’你们当初不是为了给悠悠买房把自己的房都卖了吗？现在您也不缺钱了，干脆把过去的房子再赎回来吧！这样你们心里也踏实点呀！”

谁知道我话刚出口，她老人家的脸色就变了：“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是想让我们回老家吗？嫌我们在这碍事？我们走了，好让你妈过来？”

我一看自己一片好心，又被当成了驴肝肺，急忙转移她的注意力：“妈——您说什么呀——我们过去，现在，将来可全仰仗您呢！你想我妈一点亏不愿吃，一点累不愿受，她怎么可能和我们住？她正眼巴巴地等着住她的大房子好好享受呢！再说，现在豆丁一天也离不开您呀，将来上学后更离不开了，还全指着您接送，监督，辅导她呢！您看看现在的这帮小屁孩，小学生是一堆一堆的；中学生就成了一对一对的了，您可一定得看好豆丁，让她慢慢长大，别给她穿红裙子，别让她化妆戴首饰。别让她写诗听摇滚，一定要握紧菜刀狠狠地看着她，坚决不能让她早恋，万万不能让她成为诗人或者摇滚歌手的情人……”

我已经掌握了丈母娘的秉性，和我妈相反，我妈生怕有闲事找上她，可是丈母娘却最喜欢别人离不开她的感觉，这样她才觉得活得有价值。果真，我话音未落，丈母娘就开始抱怨了：“说起这学校，我正替你们发愁呢！当初还是目光短浅，只看鼻尖一点，没看三步棋，买房买到这种烂学校扎堆的地方，孩子的教育可是天下头等大事……咱们全区就没有两家象样点的学校，屁大点的孩子就满头五颜六色，裤裆都快拖地了，通宵达旦打游戏，男孩女孩勾肩搭背毫不避讳。咱们豆丁还生性顽劣，不服管教，如果学习环境再不好，她一定随波逐流，无药可救……”

丈母娘教了一辈子书，在智力投资上向来出手大方，毫不吝惜，光在我老婆身上花的银子都够在老家娶几个儿媳妇的了，我老婆每一步升学考试老太太无不竭尽全力，拿出诸葛亮辅佐刘阿斗的劲头来辅助她，求学分配买房的关键几步，她更是几乎倾家荡产全力支持，还好她没有儿子，不然就她那点家底也轮不到我们折腾了。现在刚刚把我们安顿住了，她又开始把关注目标转向我闺女了——丈母娘每次带孩子到公园晒太阳的时候，一看到那种“少儿不宜”的镜头就忙不迭地拿她那把超级大蒲扇挡住我闺女的视线，结果孩子本来也没注意到什

么，反而非要拨开那把恼人的蒲扇看个究竟，还一边看一边心领神会地坏笑。害得老太太一回家就唠叨世风日下。

豆丁一天天长大，她天真狡黠，因为妈妈和姥姥总是逼她背唐诗，而且限制她吃甜食，我就趁机发展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经常偷偷地给她吃巧克力和奶油蛋糕，她很默契地一概藏到自己的玩具箱里，等丈母娘不在的时候就悄悄拿出来解馋，有几次丈母娘四处找不见她，叫了好几声都没人应，老太太以为孩子爬窗跳楼了，吓得老人家差点没犯心脏病。我们又找了好一会，才在衣柜里发现了嘴上一圈奶油的她正蹲在那里大快朵颐。不用说，我被全家人训斥一顿，警告以后不准再给孩子买甜食。

豆丁也知道我为她挨了批，就努力讨好我，爬到我的肚子上搂着我的脖子左一下，右一下的亲，还奶声奶气道：“我这样你不生气了吧？！来，我亲你一下，你亲我一下，咱俩相亲相爱吧？”我听了先是一愣怔，然后美得心都快化了。我还是第一次被异性这样讨好，虽然她还是那个两岁不到的小娃娃。我正感慨这进口奶粉真没白喝，刚学会说话才几个月呀，就会说这么肉麻的话来讨人欢心了。有人说，男人这辈子的女儿是上辈子的情人，也许真的有道理呀，于是，我把她抱得更紧了：“父女情深，父女情深呀！宝贝，刚才的话，你可不能对别人说，只能对爸爸说呀！”这时候，女儿见已经把我哄开心了，就对我扮了个鬼脸跑到别处玩去了。

在一旁洗衣服的丈母娘也听到了女儿的“惊人之语”，吃惊得眼珠子都快瞪掉了，“这么大点儿的孩子是跟谁学的这一套酸词呀——哎呀，酸死我了，她妈妈长了快三十年了都没有学会撒娇，她可真是无师自通……”丈母娘撇嘴叹息道。

只听刚进卫生间的老婆突然传来惊声尖叫：“哎呀——你这孩子，又干坏事，看我不打你——”与此同时，就见女儿浑身湿淋淋地捂着屁股就冲出来了，还学着我的腔调在唱：“风在吼，马在叫，妈妈在咆哮，妈妈在咆哮！……哎呀——别打我，别打我，爸爸快救我……”随

着孩子一天比一天淘气，我老婆总是被我女儿意想不到，又花样翻新的淘气举动挑战着脆弱的神经，我们又总是被她一惊一乍的尖叫声吓得气喘心跳。

原来就在我们说话的不到两分钟内，一个不留神，女儿又闯祸了，她手疾眼快地把一袋洗衣粉全部倒进了马桶，用水冲泡泡玩，结果不仅屋子水漫金山，还把自己弄成了落汤鸡。原来她看到丈母娘在洗衣服时加了点洗衣粉就能出现很多泡泡，就异想天开地偷偷模仿大人，正好被大惊小怪的老婆撞了个正着，一时间，鸡飞狗叫，好不热闹。我们更是一阵手脚忙活，给她清扫战场，更换衣服，刚才的一堆衣服还没有晾上，新的任务就又堆满了。两岁大的孩子比婴儿更难带，随便顺手搞点破坏就够人一呛的。

丈母娘怨声载道：“几个大活人还看不住一个两岁孩子，你们休息还不如上班呢！我一个人带她，她也没生出这么多妖蛾子来！”我安慰着被搞得晕头转向的丈母娘：“妈，她还小呢，小孩子就是淘气，跟我小时候一样。不用担心，让她好好玩几年，过个美好的童年再说……”

丈母娘马上反驳：“你看看现在的孩子有几个能过上美好童年的？也不看看别人家的父母对孩子有多上心，为了上个好点的幼儿园都通宵排队；上个重点小学要交8万赞助费，还得认识校长，不然你连交钱的资格都没有；奥数班，英语班，钢琴班……有多少东西等着学。她现在精力过剩，什么都懂，就是老搞破坏，与其这么整天瞎闹，浪费精力，不如早点学正经东西……算了，算了，我看也指不上你们了，还是我来考察考察吧。”

《丈母娘》第九章（2）

（16）

提前还完房贷后，我和老婆只剩下区区10多万了，本来我还想跃跃欲试拿这点钱到股市里小试牛刀。但是我们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层出不穷出现的新问题——根据丈母娘的调查：按照就近分配的原则，孩子户口离哪个学校近，才能上哪所学校，这样一来，要上好学校，最稳妥也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名校附近买房子，转户口，据说必须提前几年转过去才算数，临时抱佛脚肯定是来不及了，所以当务之急我们还是要买房子。而且这点钱连交首付都够呛！丈母娘倒是不等我开口就痛快得要赞助20万给我们解“燃眉之急”。

既然她自愿鼎力相助，我更省去了后顾之忧。最终全家达成了新的目标，为孩子挑选好学校附近的小房子，现在孩子上学就是在考验家长的社会活动能力，既然我们一没关系，二没能力，就只能眼急手快，先下手为强了。

丈母娘怀揣着一颗不老的孟母心，上网查，托人打听，亲自探问过去的学生家长，四处打听哪里的小学好，哪里的中学升学率高，那风风火火的劲头比去年到处看楼买房时候还大，经常繁星满天了，她还带着我家闺女在中关村一小附近做实地勘察。两个月来她足迹踏遍京城各个大小名校。终于把目标锁定了名校林立的中关村，我们也觉得只要一进了“村”，小，初，高一路上下来，如同行云流水，清华，北大更是象隔壁邻居一样，自然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于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周末我们全家特地去某名校附小实地考察，结果在大门口被牛气冲天的看门人轰出来了：就没听说过家长考察我们学校的，都是学校考察学生家长！”虽然我一通点头哈腰，但是仍旧被挡在了门外。我们绕着学校的栅栏门走了三圈还是没能进去一睹名校风采，只好作罢。

直接去房屋中介问这学校附近的房子是否还有出售，中介的人带我们看了仅有的两套，学校附近的房子虽然破败不堪，但是销路特别火，那是一座已经半个世纪高龄的危楼了，可是价格却比朝阳区的精装公寓还高。想想真是可气呀，我身边没有孩子的朋友一万多一平米买的是精装富力城，可我们一万多却只能买这种比公共厕所还要不堪的危房！可是谁让我们有孩子呢！谁让只有这种“人间地狱”才能上那高级学校呢！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回家取钱付定金。

第二天，我和老婆满心欢喜地拿上定金去见房主，途经xx附中时，正巧是放学时间，看着身穿统一校服的学生匆忙地手拿书本地走出校门。我俩啧啧称羡，浮想联翩，一想到十几年后俺家闺女也能神气活现地进出名校校门，我便乐得合不上嘴，我得意地对老婆说：“看，好学校就是不一样吧，哪象咱家那儿的孩孩子光天化日，拉拉扯扯的！”

老婆也满意地说：“是呀，只要能上这学校，这钱花得值呀！”哪知话音未落，就见前面有两个身穿校服的小男生和小女生就旁若无人地拉上了手。再看这附近因为临近大学，所以到处都是一对一对，郎情妾意的大学生。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再加上我那一眼看上去就漂亮惹眼的闺女，这可如何是好……想象力丰富的我，马上联想到我那刁蛮闺女若是哪天满不在乎地给我带回家一个小女婿，我不翻白眼不晕倒才怪呢！一想到这里，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再也没有力气走下去了。

就这样，等待挑选了几个月的机会终于还是泡汤了。我有些气馁，丈母娘却愈挫愈勇：“不是说东（城）西（城）海（淀）吗？海淀不行，咱们找东城，上不了xx附中，咱们上二中五中！”

我一听，马上又打起了精神：“早说呀，东城离咱们家还近！我还是五中出来的呢！不也养家糊口了吗？而且买个城里的小平房还能少花点钱！大家压力都小点。”这次，我们目标明确：直奔东城名校——夫子小学而去。

夫子小学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一看这深宅大院，古木参天，岳父就稀罕得如同见了宝贝：“这环境，这气氛，再不好好读书真辱没了人家这几百年的门槛了。”说也奇怪，我那向来对一切没有三分钟热度的豆丁一屁股坐在门墩上乐得直冒鼻涕泡，死活也不起来。把我激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宝贝，你喜欢这地界？那咱们就把你的户口迁到这里好吗？”

豆丁学着清宫剧里皇帝的口气，满嘴跑风的对我吩咐：“朕准了！”

我连忙配合，甩下马蹄袖，作跪拜状，尖着嗓音说：“奴才这就去办，皇上您就情好吧！”

我们又辗转寻觅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一间惨不忍睹的10平米小平房出售，位置就在学校后门，户口一转到这里，几乎可以万无一失地上这个学校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向“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丈母娘都没有看到房子，就决定付全款。事到如今，房子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巴掌大的一块地儿能够让孩子上好学校。

这回我们全家出动，在第一时间赶来交钱。没想到，和我们同时到的还有一家人，也要买这间房：“我们孩子都五岁了，马上就要上学，你们孩子还不到两岁，你们和我们争什么呀！”那孩子他妈泪眼汪汪，几乎带着哭腔对我们说，我心里也特不落忍：“那要是您着急，就您先买吧，我们再找找别的房。”就这样我心一软，机会就拱手让了出去。

可是，过了两天事情又峰回路转了，我们在学校附近看别的房时，恰巧碰见那孩子的妈妈：“那房子我们不要了，还是你们买吧，学校有规定，户口必须迁过来三年以上才能上这学校，如果是临时为了上学才买房子转户口就一概无效了。所以我们现在买已经来不及了……”她一脸惆怅地看着我们去过户，郁闷地低声数落着身边埋头默默抽烟的老公：“看看人家，早早地就知道给孩子铺路了，哪象你，临时抓瞎……”我一不留神，居然又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心里倍儿美。

这一波三折才买到的房呀，十平米二十万。可是我却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最英明果断的投资。急不可耐地跟身边的同学朋友们显摆，朋友开着他刚买的二十万的新车慕名来看我二十万的破房，经过了泥点横飞的羊肠胡同，捂着鼻子路过了正在翻修的公共厕所，低头走进屋内，待我一拉灯绳，借着昏黄的灯光，他一个惊呼：“哇噻——这不就是白公馆渣滓洞嘛！瞧这小铁床——活生生就是一老虎凳呀！你真是太有财了——花这么多钱，买这样的破房！”

而另一个马上就要有孩子的朋友却一个劲纠正：“你懂什么！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人家这叫远见！叫未雨绸缪，智力投资，这步棋走得太对了！哦，对了，这附近还有这样的房卖吗？要是有的话，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个小小院落原先是一户人家，后来拆成了五间鸽笼似的小房子，这个院里买房的人全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我隔壁是一间只有6平米的小房子，刚够放下一个双层高低床，爷俩正挤在那里看动画片，不时传来“咯咯”的笑声，他们知道新邻居来了，很热情地出来凑热闹：“你们买这儿的房子，算对了。现在赞助费都快涨到十万了，而且今年学区又缩小了，稍远一个胡同，过几年可能就没戏。就这前两天家访，老师还挑理儿呢！什么你这房子太小了，条件太差了。我说，我没钱，我们爷俩住这6平米都好几年了。隔壁还有一家也是刚买的，虽然面积比我的大，但是都是违规自建，房本上只有8米，要按房本的面积算，他们可是花3万一平米买的。还有一个哥们更惨，他不知道怎么被忽悠地买了我们院门口的过道，压根就没有房子。户口是落下了，可是学校一家访才发现不仅人户分离，而且有这块地儿，却没这间房，还是上不了。这哥们急了，非要连夜盖一房子起来，给学校看看，证明这块地皮确实是他的。结果遭到大家一致抗议：你房子盖起来，大家没大门了，怎么进出呀？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在大门上盖一个二层，下面是门，大家还能进出。他屁颠屁颠去

找房管局批了，还不知道结果怎样。这事儿，都上电视了，咱们这院最近都远近闻名了。”

这样比较下来，我们全家都庆幸得象拣了个宝，虽然这房子注定要空上三四年，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冤。难得的是，这么一个破败不堪的大杂院，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孟父孟母们陪我们一起关注最新教育动向，我们再不用担心因为消息闭塞而悔之晚矣了。于是，在600多年的朱漆校门前，我们拍了一张幸福的全家福。

《丈母娘》第十章（1）

（17）

与此同时，我妈也如愿拿到了大房子的钥匙，开阔的落地窗透满阳光，一切崭新得赛过他们当年结婚的新房。

房子是今年五一拿到钥匙的。当时丈母娘准备回老家，每年他们老两口都要回去办理例行的退休检查，其实，就是检查退休人员是不是还好好活着，之前，据说有人死了很多年还在领退休工资。原本，我建议岳父对着摄像头，用QQ让那些官员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最后还是没有联系成功，加之丈母娘又犯了思乡病，我们商定那就趁“五一”我俩放假，把他们送回去呆两个月，然后我们回来也能过两天小两口的轻松日子。

一切都盘算得天衣无缝，可没想到，就在临行前两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的“通缉令”：“新房的钥匙我拿到了，准备趁‘五一’装修，你五月一号早晨7点准时到我家报到！”我妈一向和我分的清清楚楚，自从我结婚后，她就一口一个“你家”“我家”的。

我一听这不容分说的“霸王条款”，立马就急了：“啊？！我已经定了旅行团，五一早晨6点去中原旅游了。不就是装修吗？之前我不是把装修公司都联系好了吗？我爸和你都没什么事儿，你们盯着不就行了？再说，我6号就回来了，你们盯前几天，我来盯后两天吧。”我以为这样就能说动她。哪知她是存心找碴，不想让我和老婆过两天逍遥日子。

我妈在电话那边就象点燃的鞭炮一样传出刺耳的劈啪声：“我告诉你，大过节的，你就得在家待着陪我，别想一拍屁股走人，自己逍遥快活去，我再说一遍，你五一早晨7点准时到我家报到，哪儿也不能去……”

我当时血气骤然升至头顶，长期的拉锯战已经把我的神经和耐性磨损得异常脆弱，没等我妈说完，我就以更大的嗓音盖过她：“我和我

媳妇从认识以来都没有出门旅行过，你们就知道享受——不带孩子，住大房子，又跳舞，又赚钱，逛欧洲，游埃及，我们就是傻子？现在好容易孩子大点了，也有人帮我们带孩子，我们就想趁这几天宝贵时间去附近走走，你还横加阻拦？你非要把我摁在你身边呀？我都已经结了婚有老婆孩子了！”

“好，是你媳妇儿这么说的吧！行，我找她说去……”电话那边传来我妈的歇斯底里声。

我不敢告诉我妈丈母娘和孩子要回老家，而是撒谎说和老婆一起出游，说实话，有丈母娘在我家坐镇，我妈是不敢太造次的，这也是我不想让丈母娘离开的原因，她就象森林里的大象，虽然没什么攻击性，但是体量巨大，不怒而威。往那儿一坐，颇能压得住阵脚。如果我妈知道她一旦离开，一定会倚老卖老趁机狠整我和老婆。那样的话，天下一一定大乱。

正在里屋归心似箭收拾行李的丈母娘和老婆闻声而来，老婆一脸的惶恐焦虑。我颓唐地看着她，同样的无奈：“我妈在电话里又发威了，不让我五一出门。她还要给你打电话，快把你手机关了。”老婆一听，小脸煞白，顿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差点晕倒。我和丈母娘刚把她搀到沙发上，我的手机又响了，原本我不想接，但是一看是外地号码，就接起了电话。

电话是上海的舅舅打来的，原来我妈挂了我的电话就给我舅舅打电话告状去了，我93岁高龄的姥姥也跟着我这个舅舅，她居然也抄着上海话叽里咕噜地劝我：“五一长假，多陪陪你姆妈。”我真是好气又好笑，原本是母子之争，居然我妈还找来她妈和她哥做援兵，搞得这么兴师动众，拿百岁老太来压我一头。连一向疼爱我的舅舅也墙头草一般向着我妈说话，看来我妈一定恶人先告状，没少在我舅舅面前扎我的针。

我觉得有些事情必须要让他们知道知道了，不然我比窦娥还冤：“我和我老婆结婚三年了，孩子都快两岁了，我们还没度过蜜月呢，我

妈也不帮我带孩子，一直是孩子她姥姥带，还是她姥姥想让我们放松放松，趁长假出去玩一次，舅舅，我都三十多了，还没有坐过火车呢，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北京，说出来我都嫌丢人，我都陪了我妈三十年了，我就出去玩5天怎么就不行了！？这不过分吧？！”

听到我说得这么恳切，舅舅也觉得我妈有点过分，答应帮我争取争取。十分钟后，舅舅的电话再次打来：“大家都各让一步，前三天你出去玩，后四天陪你妈逛建材市场。”他还说今年争取到北京来一次，看看我的孩子。我长出一口气，在我舅舅的斡旋下，一飞飞来风波总算平息了。

第六部分

(18)

两天后的凌晨，我们全家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第一次坐火车的感觉奇妙而新鲜，原来火车和地铁差不多呀。听起来也很滑稽，三十多岁才第一次坐火车，其实象我这样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有坐过火车的人大有人在，也许是生在天安门，长在红旗下的优越感让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离开北京，这里是天子脚下，祖国心脏，全国人民都纷至沓来，我们何苦要离开呢？之前，我甚至以为西安省的省会是陕西，搞得我那祖籍西安的岳父对着我的无知开怀大笑，要知道想博得他那一笑可真是太难得了。

越往南走，铁路两旁的庄稼就越高越茂盛，一路上，丈母娘教会了我如何识别韭菜和麦苗，她还顺便过了一把忆苦思甜的演讲瘾，把上山下乡的前尘往事又拉出来给我晒了一遍，然后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叹了一遍社会主义好。

火车刚一到站，我就被前来接站的浩荡阵容吓了一跳，先是老婆的表哥表姐夫跑过来接过了大包小包的行李，我们被他们簇拥着出站，在出站口一排大人孩子大概有近二十个人列队欢迎我们，我从小在北京和我爸妈过惯了冷清日子，从来没有被如此礼遇过。着实受宠若惊了一回。在丈母娘和老婆的指引下我一一和他们打着招呼：“大舅

舅好，二舅妈好，三姐夫好……”他们无一不是喜笑盈盈。我如同众星捧月般地被他们送上一辆别克车里，就为了接我们几个，居然开了四辆车过来，象迎亲队伍一样把我这个北京女婿迎回了家。原来我就听人说，北京人下地方，就象是干部视察一样，看来真是这样呀，地方人民太热情了，就是我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话，只好拼命咧着嘴笑，不停地打哈哈。

车行至繁华路段，这个新兴城市象局部微缩了的北京城，除了楼房矮了些，马路窄了些，很象十多年前的北京二环里，看到正在大兴土木的新楼盘，也起着和北京一样半土不洋的名字：西班牙风情，左岸右岸什么的。看来北京上海抄国外，地方就抄北京上海。我还以为要走多远才能到家呢，原来前后不过15分钟，车就缓缓驶入幽静的大学区，停在一座半新不旧的六层板楼前。匆匆放好东西后，我一一送给三姑六舅们礼物，大家皆大欢喜地去早已定好的饭店给我们接风。

之前，我就知道丈母娘有两个哥哥，三兄妹患难与共，感情深厚，我老婆小时候几乎多半时间都是在两个舅舅家长大的，所以和那些表哥表姐们也情同手足，亲如家人。我从小就渴望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吃饭，如今终于得尝所愿。但奇怪的是，他们这里却很自觉地男女分桌，我拉着两位舅妈坐过来，但她们几乎是诚惶诚恐地还没有把椅子暖热，就忙不迭地回到女人孩子那张桌上了。之前，我听说过有的地方男尊女卑，但没想到连吃饭都男女有别。丈母娘给我解释，现在算好多了，要在过去，有的地方女人吃饭都不能上桌。真是难以想象，丈母娘这种女中豪杰如何甘心忍受得了这种低人一等的“待遇”。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举杯到女桌上给大家一一敬酒，那热闹红火的气氛真不亚于大观园鼎盛时期的诗社行酒活动。何况大家又都这么抬举我，想想我在这里所受到的贵宾级待遇，再对比老婆在我家所受的冷遇，动情之处，我借着酒劲向大家致歉：“我这新女婿头一遭拜见各位舅舅舅妈哥哥姐姐，我何德何能受大家如此抬举呀！这一

杯，是我替悠悠谢谢舅舅舅妈的养育之恩，谢谢你们给我带大了一个好媳妇儿；这第二杯是我代我妈敬大家的，我妈对不起悠悠，让她受了不少委屈，我替她在这里道歉了，你们放心，我以后会加倍对悠悠好的；这第三杯，是我诚心诚意敬大家的，我活了三十多年，还没有象今天这么热闹过……”那天晚上我喝高了，不清楚自己是横着还是竖着回家的，只觉得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畅快淋漓地喝醉一次了。

第二天清晨，我是被窗外的喜鹊叫醒的，阳光透过刚刚吐绿的枝叶隔着白色的窗帘照进来，屋内被一层淡金色笼罩着，除了鸟鸣声，四周静悄悄的，仿佛置身世外，这样彻底放松的感觉遥远得恍若隔世。

之后的两天除了串串各家亲戚，就是毫无目的闲逛，我发觉其实在二三线的中小城市生活是相当滋润的，环境优美，物价平平，至少不用为房子发愁，在北京买一套房子的零头就够在这里买一套相同面积的房了，北京老百姓的居住条件远比不上小城市——几乎家家都是90平米以上的小板楼。特别是丈母娘家的房子在当地唯一的一所大学里，放了假的校园幽静美丽，高大的白杨树林立而生，可以想见平日里那一间间教室里一定此起彼伏传来朗朗读书声和悦耳钢琴声。老婆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难怪沉静如水，也难怪丈母娘每年都忍不住思乡之情。北京再好，可是车多人多，物价高，房子挤，还有每年必定会光顾几次的沙尘暴。哪比得上这里郁郁葱葱，鸟语花香。我突然生出一种想法：等我们老了，不如到这里来安居乐业，颐养天年……

三天后，我不得不遵守和我妈的约定提前回北京，不用说，前来送行的亲戚又是浩浩荡荡，站满了站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什么重要人物呢，大家都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他们的热情让我再一次地诚惶诚恐，不知所措。

刚出火车站我就直奔我妈家报到，和他们一起逛建材市场，购置家具电器，也许是马上要住上大房子了，我妈亢奋得象一个二十出头马上要出嫁的小姑娘，本来身材矮小的她，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虎虎

有生气。挑起东西来，更加一丝不苟，为了一个开关面板居然跑了两个建材城，讨价还价折腾了整整一天。

之后的三个月，我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乎都陪他们装修房子了，为了几张电视墙的效果图，他们也硬要我大晚上的去“研究讨论”。原以为趁丈母娘带孩子回家的这段时间，我能和老婆能好好享受二人世界的，结果我们见面反而比过去更少了。

三个月后，他们的装修终于完工了，为了在北京给女儿过生日，丈母娘也带孩子回家了。我妈忙不迭地要搬家，又给我打电话下通牒：“x月x号清晨搬家，务必在前一天晚上提前回家住宿……”

要是丈母娘没回来一切还好说，她一回来自然又会犯嘀咕：“咱们自己搬家都没有指靠你，哪一次不是你爸和我带着孩子，一点一点收拾，你什么心都不用操，他们可好，有屁大点的事都不忘叫上你，房子的首付也替他们出了，公证协议也签了，他们还不用带孩子，现在大房子也住上了，怎么天底下的好事全让她占尽了!? 出钱出力的时候想起你了，带孩子住房子怎么想不起来呀？她自我感觉也忒良好了吧！别人都活该要给她做嫁衣裳，她要享受过好日子，周围的人就活该辛苦操劳过苦日子……”

眼见着丈母娘又开始没完没了地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了，不过也怨不得她生气，家里有了丈母娘和岳父后，我的确是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柴米油盐一概不用我管，我只要陪豆丁吃喝玩乐就可以了。可我每一次回我妈家不是忙着给他们买米买面就是修理水管电灯，我妈已经习惯我扛着80斤一袋的大米一口气爬上四楼了，在她看来，儿子就是用来使唤的。可在我家，这些买米买面，修理水管电灯的活儿，都是岳父一人包圆儿，他从不麻烦我。

为了让大家都心理平衡，我采取折中办法，决定第二天早晨一大早打车去我妈家，但晚上还在自己家睡。通过上次的较量，我发觉不能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必要时候，也得和她讲讲条件，打折扣了，不然我都快没人权了。在丈母娘和老婆眼里，我还是被我妈严格

管制的“三孙子”，如果我妈还继续这么强势的话，也不利于双方关系的缓和，我这样采取“中庸”之策正好可以平衡双方，看来，我真应该多读读古代史，学学帝王之道，虽不能治国平天下，但用于“齐家”还是很不错的。

我妈乔迁之后，把他们以前的老房子转手出租了，地处繁华路段的房子租金不菲，用于还大房子的贷款绰绰有余。这样，他们一边住着大房子，一边坐视两套房子的价格如火箭般蹿升。之前，他们曾经一再错过单位分房换房的好时机，看着身边和自己资历相当的人越住越大，难免一肚子酸水，没想到，居然在儿子媳妇这里把这个亏找补儿回来了。这可是她有生以来赚的最大的一笔了，可惜还是赚儿子的便宜。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爸妈扬眉吐气，大宴宾客，他们忙不迭地给过去的同学朋友下帖子，三天两头请人到家欣赏她的大房子，我爸更是大腹便便在阔大的客厅里载歌载舞，终于满足了他们这对“老小资”的沙龙梦想。

《丈母娘》第十章（2）

（19）

转眼已到初秋，又到了我妈的生日。一到她生日，我就感觉分外压抑，一则有两年前极不开心的经历，二来我怕我妈又想办法给我施压，去年，他就要求我老婆参加她的生日会，我被老婆一顿疾风骤雨般的抢白弄得溃不成军：“她以为我是她的一条狗吗？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当年是谁点着我的名字要我不能去她家的？最后便宜捞着了，又想见我了？哼！我就是条狗，也得给点肉骨头吧？！她想要我去，我就得去？凭什么呀！况且还是让你中间传话，你跟她说，让她先下个贴子给我快递过来，也算表示表示她的诚意……”

我高估了老婆的修复能力，她毕竟不是条狗，用她的话讲‘不会记吃不记打’。就这样，我碰了一鼻子灰，最后仍旧是两头都没落好。我老婆一般是不会旧事重提的，按照之前不成文的约定：这婆媳两人从此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用见谁了，省得一见面大家都来气，到时候肯定又拿我当出气筒，他们都朝我开火，万箭穿心，不把我打成筛子才怪！今年我妈最好识点趣，不要知难而进了。

然而，没想到今年的麻烦更大了，我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居然又搬来了“天兵天将”：我93岁的姥姥和舅舅舅妈大驾光临了。我想一定是我妈没少在我姥姥面前告我的黑状，我舅舅一定也奇怪我们母子这两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样频频交火，战火都快蔓延到上海去了。又赶上我妈乔迁新居，于是他们都来瞧“热闹”来了，可是却美其名曰是“为了看看我的媳妇和闺女”，这下可麻烦了，我只能再硬着头皮去请老婆出山了。

这回我以为会遭到丈母娘和老婆的联合攻击，没想到却出奇的顺利。丈母娘一听是我姥姥和舅舅要见，当下就同意了。还手把手地教老婆如何要嘴甜手勤讨老人欢心；如何恭谨礼让讨舅妈喜欢，还不忘偷偷叮嘱：“你能不能拉到选票，博得同情就在此一举了。”我这才明

白原来丈母娘是异想天开地以为我姥姥和舅舅是为我们主持公道来的，这怎么可能！且不说母女之情，兄妹之情，单从时间上看，我姥姥舅舅和我妈那是半个多世纪的交情，我才和他们有几面之缘，至于我老婆，那更是“黛玉初见”，他们当然只会向着我妈说话了。真不知聪明一世的丈母娘，怎么会突然犯起了糊涂。

就这样，丈母娘让我们带上了一堆她特意买来的进口水果，又精心打扮了一番豆丁，目送我们三口出发了。老婆已经有近两年没有见过我爸妈了，上次的狰狞面目还记忆犹新，她难免心里扑通乱跳。我让她放松心情，少说话多看我脸色行事就行了。

进屋后，大家互相称呼寒暄，比我想象中自然多了，她们之间就象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端茶倒水，削水果皮，所有在家里都从来没干过的家务，我老婆都抢先主动去干，默契得就象昨天还住在这里一样，我真是佩服女人天生的作戏能力。我生怕委屈了她，回家又给我“秋后算帐”，连忙溜进厨房：“我的姑奶奶呦，您就别表现了，你已经做的够好了，再这么勤快，我还真不适应了，你就陪她们坐下来喝杯茶就行了。”

老婆对着我挤眉弄眼地压低声音说：“我就是不知道和他们说什么才躲到这儿的，姥姥的上海话我听不懂。你就让我在这儿呆着吧，我还自在点。”眼见她象个只知道干活的童养媳一样，又是蛇果又是火龙果的削了有十几个了，整个一个水果开会呀，我示意她：“差不多就行了，快端出给大家吃吧。”

客厅里，豆丁正在展示她的十八般武艺，从“弟子规，圣人训”到“大白鹅，摇摇尾巴快下河”，她一口气倒背如流，博得几位老人齐声喝彩。这点才艺全仰仗丈母娘平日里的教授积累，丈母娘是瞄准了才女的路子来调教她的。

说话间，老婆捧着一大盘“水果大会”就出来了，还心灵手巧地用沙拉酱拌过了，要知道，平时老婆最讨厌这道费工费时，莫名其妙的泊来菜，事事儿地费半天劲去皮切块还不如对着龙头一洗直接送进嘴

里那样新鲜又痛快！这次破天荒耐着性子整这么一道菜出来，可想是多么无聊，多么需要找点事打发时间了。

没想到，我姥姥最爱吃的就是这甜甜软软的东西，一个劲拉着老婆的手：“这个好恰（吃）呀，依辛苦咧。”老婆半懂不懂，只顾上鸡啄米似地胡乱傻笑点头。我姥姥天生慈眉善目，心胸开阔，再大的事情也不会放在心上，更何况是对着漂亮懂事的孙媳妇。可惜她老人家只会说上海话，而我老婆听上海话如同听天书，所以她们基本无法沟通。

我舅妈是心直?快的山东人，说话干活都爽利，几十年如一日地把我姥姥伺候得周到如意。一向闲不住的她已经和面拌馅预备包饺子了。南方人很少吃水饺，我家除了过年买点难吃的速冻水饺外，是从来不会在家包饺子的，过年吃水饺更象是例行公事，皮厚馅少，味同嚼蜡。第一次吃手工水饺还是在丈母娘家，居然是猪肉韭菜馅的，我爸妈不吃韭菜，所以我不知道韭菜馅水饺堪称人间美味，一口气吃了80多个。

舅妈擀皮老婆包，还不停地向我妈夸赞：“你这个媳妇好，模样，性情都比我那几个强多了。”我妈略显尴尬地打着哈哈，随声附和。煮饺子的时候，舅妈偷偷溜过来对我说：“你小子挺有服气的嘛，找的媳妇蛮不错，就这样腼腆的老实孩子，你妈还瞧不上？”我冲她无奈地撇嘴：“这天底下有几个婆婆看着儿媳妇顺眼的呀？我姥姥跟了你几十年了，把你看顺眼了吗？”

她也无奈地摆摆手：“别提了，远香近臭，岁数大了脾气也跟着见长，一点不合胃口就闹脾气，一步伺候不到就要耍性子。我都六十多了呀！一天三顿饭都够我忙活的了，现在还得照顾孙子，上边再伺候着老人，都快要熬死我了。”舅妈一脸疲惫，眼睛里血丝密布，说实在的，象她这样兢兢业业把伺候婆婆当作毕生事业来做的媳妇真是难得，就这点，我妈连她的十分之一都不及，我奶奶重病的几个月，他们也只是请了个护工照看而已。

于是，我心生一计，压低声音说：“舅妈，我可以帮你把我姥姥留在北京几个月，这样你就能休息一段时间了，我可知道带孩子有多辛苦，更别说还要伺候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再说，也该我妈尽孝了，她都不给我带孩子，你说有哪个奶奶不带孙子的呀！她愣是把我往外推，让我在老婆面前没面子，不能让她太舒服了，不带孩子也得让她尝尝伺候老人的滋味儿，况且这还不是伺候婆婆，这是伺候她亲妈，您说是不是？”舅妈一听我直触她心底的肺腑之言，感动得就差热泪盈眶了，连盛饺子的手都开始哆嗦个不停：“我儿子都没跟我这么贴心过，要不，养儿子都是给别人养的呢！”我一听舅妈这话，还真耳熟，好象我妈也没少这么抱怨我。

碗筷摆好了，大家围坐一团，真象是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这正是我想要的那种四世同堂一家亲的生活呀。吃饭的时候，我借花献佛：“姥姥，以前是房子不够宽敞，我和我妈合计着买这房子就是为了能把您接到身边来，你们母女俩难得一见，可一定要好好说说私房话呀，让我爸妈好好孝敬孝敬您！舅舅舅妈可一定要给他们这次机会呀，千万别舍不得老太太了，过了年就给你们送回去……呵呵，是吧？爸妈……”

我爸在一旁一直闷声不响，见我把皮球突然踢给他，也忙不迭地打哈哈：“是呀，妈这回一定要多住些日子。”我在心中暗自得意：看你还在家开不开舞会了，一天到晚就知道搂着一帮“小腰”“老腰”们跳五（舞）跳六的。还整出姥姥来想压我一头，嘿嘿，看我将计就计，四两拨千斤把你们也套进去，让你也尝尝和丈母娘过日子的滋味。

（20）

吃完饭喝了些茶，舅舅提议趁秋高气爽，出去走走。我说不如到我家附近的公园去，我原想这样离家近，我可以借口“孩子困”让老婆随时抱孩子撤退回家，而且我也不必晚上回家，继续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了。毕竟让这婆媳两人聚在一起简直就象是两颗定时炸弹放在我身边一样，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还指不定在心里怎样“磨刀相向”呢。

我和老婆各打一辆车，舅舅，舅妈和老婆坐了一辆车。我爸妈也很默契地和我上了一辆车。车很快就驶入了四环内，抬头仰望：豪宅林立，气象非凡。待大家下车，我就主动担任起“导游”的角色，指手画脚地给舅舅，舅妈说个不停，让他们没有机会开口。舅舅先刻意给我戴高帽子：“你小子行呀！老婆，孩子，热炕头，什么都有了，还住在这么好的地段，真正三十而立，比我们都强！”根据丈母娘的叮嘱，“谦受益，满招损”，我赶紧保持我军谦虚谨慎的一贯作风：“您说的不对，我是住在富人后面的穷人。”舅舅马上接过话，直插正题：“没有部队（不对），只有解放军。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你和你妈之间的问题来的。刚才，我和你媳妇谈了，大家都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之前的事情谁也别说了，我要求你们也不高，至少每隔一周回去看看你爸妈……”

我一听心中大呼糟糕，我所担心的还是发生了：舅舅还是意料之中地偏向我妈，他一定是看我老婆表面木讷就以为她好欺负，一句“之前的事情谁也别提了”就想把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这怎么可能？我老婆和丈母娘都是一着点儿火星就点燃的“小炸弹”，两年前的争斗虽然以我妈的胜利告终，但那是在丈母娘“以退?进”的策略下，才让我妈险胜一局，就为了那口怨气，我老婆就差屁股下面再点把火，就能象火箭一样一怒冲天了。原本丈母娘还异想天开地以为我舅舅会来“主持公道”，没想到，还没等他们见面把话说开呢，我舅舅就先开口禁止“旧事重提”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地随他们进了公园，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公园里充斥着难得的轻松休闲气氛，可是我却只感觉胸闷气短，不象是在逛公园，倒象是奔赴刑场。再看看我妈和我舅妈表面上有说有笑，但也还不是各自怀揣着心事，打着各自的小算盘。真正无忧无虑的就属我姥姥和豆丁了。她们两个无欲无求，自然心无杂念，最容易开心愉快。再偷眼看我老婆，已经“一脸旧社会”了，她一向不善伪装，喜怒

均形于色，今天她能强颜欢笑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不过假的就是假的，终究逃不过我的眼睛。

老人走不快，还没走两步，他们就得坐下来歇歇脚。我见老婆要上厕所，也偷偷溜了过去：“看你那样儿，一脸旧社会，跟窝头踩一脚似的。”老婆把眼睛瞪得比牛眼都大，说话就要给我一拳。我一侧身躲了过去，嘿嘿一笑：“别不识逗，开个玩笑。我知道他们又提非礼要求了，别理他们，原以为来了个钦差大臣，还指望着能为民做主呢，原想让他们和爸妈（岳父和丈母娘）吃顿饭，把话说开就得了，结果他和我妈合穿一条裤子，居然上来就‘往事不要再提’，那算了，都免了吧。咱们河南河北——‘两省’了，继续各过各的。”

老婆原本满腔怒火要朝我倾盆而发的，这下突然也没什么可说了，苦笑一声：“你舅舅说你妈从小就这样，跋扈惯了，他们都让着她，还要我也让着她，凭什么呀？我一不是她哥，二不是她老公，三不是她儿子，凭什么这世上的人都得让着她呀……”我怕老婆刚刚平息下去的怒气又被话头点燃，赶紧让她就此打住：“回家再说，我得赶紧出去，你一会再出来，别让他们怀疑咱俩背地里说三道四。好歹把今儿下午应付过去，你就不用再见他们了，记得高兴点呀，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微微一笑，胆从心生……”

安抚完老婆我总算松了口气。现在就剩下对付我舅舅了，我在心里祷告：“我的亲舅舅呀，我刚刚过了两天安稳日子，你可千万别当搅屎棍来搅和我的好日子呀。”结果怕什么就来什么，眼看着天色渐晚，舅舅借机对我老婆说：“干脆晚上一起上你家吃饭吧，正好也去看看亲家，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呢！再说，你们搬家后，你爸妈还不知道你们住哪儿，也去认认门吧……”我老婆一向缺乏应变能力，被舅舅冷不丁将了一军，顿时方寸大乱，只会没头没脑地顺着说：“好呀，好呀……”一边朝我挤眉弄眼寻求援助。

我一听急得都快吐血了，赶紧往回找补儿：“别——别——我家没人，她爸妈都出去了，再说也没定馆子，太仓促了，回头再说吧。”话

一落地，我发现大家都不说话了，气氛有些尴尬。我也觉得话说得太没有技巧了，但那有什么办法，我要再不说话，他们都要拨转马头直奔我家了。那可就坏了，我老婆就是为了躲避我妈才搬家换房的，好不容易晚上睡觉不梦见我妈穷追不舍了。要是她的藏身之处一旦暴露，她不连夜搬家才怪呢，每折腾一次房子就要伤筋动骨一回，我可不想再背一屁股债四处搬家换房玩了。

正在这时，豆丁因为困极了，开始哭喊着要找姥姥睡觉了，任凭谁来哄她，都无济于事。好不容易走出偌大的公园，天色已近黄昏，我正好以此为借口让大家各回各家。目送着他们上了车，我和老婆抱上已经熟睡的孩子回家了。

丈母娘已经在家望眼欲穿等候多时了，看我们一脸的疲惫像，她一边接过孩子一边问：“怎么样？还顺利吧？你姥姥他们对悠悠还满意吧？”我说：“满意极了，赞不绝口呢。”老婆气不过地说：“光满意有什么用？也不帮我说句公道话……还要求我至少每周去看他们，说是儿女应该尽的孝道……”

丈母娘一听，立马火大：“他们怎么‘手电筒光往外照’，也不照照自己？反省反省自己作父母的为孩子做什么了？挑起别人的理儿头头是道，自己呢？！自己没本事住大房子居然问儿子媳妇要，房子住上了，她为她儿子又做了什么？连孩子都不带，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养儿子吃亏，自私到极点，谁养孩子不吃亏？嫌吃亏就别要孩子呀？！少跟我倚老卖老，还要求我闺女去看她，真拿自个当老太君呀！到现在连句表示歉意的话都没有，放着抬举，不识抬举！有本事冲我来呀！找我提要求呀！我把她当奶奶应该承担的责任都担下了，她有句谢谢的话吗？我不挑她的理儿就是了，她还挑起我的理儿来了。你长张嘴当摆设呀？都这么大人了，还是个闷葫芦，就会自己生闷气，你倒是和他理论呀……”

我看丈母娘?始恨铁不成钢瞄准我老婆开火了，连忙上前解围：“妈，您消消气儿，她嘴笨，我嘴可不笨，我可一句也没饶他们，他们

还想今天晚上到咱家吃饭呢，悠悠还唯唯诺诺地顺嘴就答应了，让我立马就给撵回去了，想上我家，没门儿！”

丈母娘也马上摇头摆手：“不见，我不见，既然占足了便宜，还不让提以前的事儿，那就没什么好见的！”我也马不停蹄地接过话头儿：“就是，就是，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丈母娘》第十一章（1）

（21）

整个十一长假，我不是在我家陪孩子就是到我妈家陪姥姥，标准一个“三陪”。好不容易过完了假期，送走了舅舅，舅妈。我姥姥在我的诚心挽留下，终于决定留在北京了，她是个“搬砖”爱好者，一上牌桌就精神抖擞，不吃不喝都乐意。三天两头就盼着我回去：“这豆丁她爷儿俩怎么还不来呀！我这一缺三要什么时候呀？”所以一到周末我就往我妈家跑，去讨她老人家的欢心。

自从姥姥住在我家以后，我爸就再也没机会出去跳舞了，每次我回家他都在厨房里忙活，把肉末青菜香菇香肠切成碎末儿，再和米饭烩在一起，熬呀熬，就成了一锅阿香婆一样的“糊涂粥”，我姥姥牙不好，只能吃这样的菜饭。这种饭，费工费时，闻起来香，吃起来就不敢恭维了，就象在吃别人嚼过了几遍的烂饭一样。我爸在我妈的调教下，已经养成了几十年如一日自觉主动下厨房的好习惯。可是那也只是给我妈做饭，一给别人做饭，他那原本的“南瓜”脸，几天下来就拉成“冬瓜”脸了。

我看他对我爱搭不理的样子，就凑上去没话找话：“爸，好男儿志在四方，好男儿敢下厨房呀！”我爸转过身去抽烟，假装听不见，我讨了个没趣儿。心想：你才和丈母娘住了几天呀，都不耐烦了？你都知道要求我要孝敬你们，也该给我做个表率孝敬孝敬更老的老人嘛！好不容易给你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您还生气了，生我的气去吧，别把自己气死！

结果，到吃饭的时候我终于尝到了我爸的“厉害”：面条很筋道，但却咬不动；牛肉吃起来，象是跑完马拉松选手的鞋，不光硬还难闻；馅饼嚼起来像古代的纪念碑……即使让死囚犯吃这样的饭都是不人道的。

又过了一个月，我爸的“冬瓜”脸，干脆拉成“黄瓜”脸了。我在心中庆幸：还好我们一家三口没和他们住在一起，不然不出三天肯定被扫地出门。连伺候我妈的妈他都敢不耐烦了，这还了得？也不怕晚上‘床头跪（柜）’啊？我太了解我爸了，他就是胡适先生笔下新“三从四得（德）”的男人样板：“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当然，如果我妈舍得，他没什么舍不得的，因为他的钱都在我妈那儿了。

终于，也许是看不惯我爸的“黄瓜”脸，也许是不能忍受长期的“一缺三”，我姥姥说什么也不在北京呆了，闹着要回上海。也许姥姥和自己亲闺女生活了两个月，发现也不过如此，又念起自己儿媳妇的好来。只是，刚刚喘了一口气的舅妈也不想再象过去那样“驴子拉磨”般地辛苦了，迟迟也不过来接，姥姥就这样“搁浅”在我家了。

这两个月来，豆丁上了半天制的亲子班，学得有点淑女样儿了，当然，仅限于在外人面前，在家里依旧是混不吝的小魔女。别的孩子都是妈妈带着上课，我家孩子都是丈母娘每天一接一送，还要陪着她做那些在我看来极其弱智的幼儿游戏，让丈母娘象企鹅一样摇摇晃晃地和一群两岁孩子又蹦又跳，也真难为她了。

学校离家有两站地，丈母娘每天却迎着三九天的寒风风风火火，乐此不疲。我让她一定来回打车，可是她把打车钱全都私下存起来给孩子买成童话书了，还得意地说：“就那两步路还打车，真是钱多烧的了，几十块钱，屁股后面一溜烟儿，说没就没了，钱就这么糟践真浪费。看我多走两步路既能锻炼身体，还能多买几本书，又能学多少东西啊！”我心疼女儿怕把她冻坏了。丈母娘却大手一挥：“这点小风算什么，全当是经风雨见世面了。你放心，我抱着她呢，冻不着她的。”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天要下雨，娘要跑路”，我只好随她去吧。

马上要过圣诞节了，丈母娘带着打扮得象圣诞树一样的豆丁参加亲子班聚会了。我的担心终于还是发生了。丈母娘身宽体胖行动不便，再加上圣诞节车上人又多。她抱着女儿在下公交车的时候把脚给崴了，还好，她一直死死地抱紧孩子，所以女儿安然无恙。眼看着丈母娘的脚肿成了新出锅的大馒头，豆丁在一边没心没肺地说：“噢，姥姥的脚变猪蹄了！嘻嘻……”

只听“啪”的一声，她屁屁上就被我老婆印了一记耳光：“你个小白眼狼，姥姥为你把脚都给崴了，你怎么说话呢？再胡说八道，看我大嘴巴抽你。”老婆龇牙咧嘴，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厉声厉气地吓唬她。我真的惊叹女人的善变：我老婆在家是越来越象老北京胡同里的糙娘们儿了，和出门在外轻声软语，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乖乖女形象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还以为我娶了俩老婆呢！

因为要照看一天到晚不停地上蹿下跳的豆丁，丈母娘根本没办法休息，脚伤越来越严重了。岳父要买菜做饭，也无暇看管孩子，家里顿时又乱了套。丈母娘也开始心里不平衡了：“你爸妈住着大房子，舞照跳，钱照赚，福照享，这日子可真逍遥快活呀！啥时候我们也能享两天这样的清福？让你妈也尝尝在大冬天的夜里，起来两三次给孙女冲奶把尿的滋味儿！你这闺女可真亲我，‘肥水不流外人田’呀，连泡尿都非要憋到自己家才拉。这做奶奶的还没给她擦过一次屁股呢。我都带到两岁多了，最难带的时候都过去了，她也该尽点做奶奶的义务了吧。”

我一听这话里话外透出来的酸溜劲儿，就知道窝在丈母娘心里的那口气又顶上来了。多说无益，也不怪她会心理不平衡：女儿都快两岁半了，还没有在我家呆过完整的一天一夜，平时每两周我抱她回家一次，我爸妈当她是玩艺儿一样抱着逗她玩玩，连午觉都是我抱着哄睡着的。也许是慑于我妈的威严，一向顽劣的豆丁在他们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乖巧得出奇，一泡尿都非要憋到家里拉，让姥姥给她擦屁股。所以，在我爸妈看来，带孩子也没什么难的。我虽然不放心我

爸妈带孩子，但迫于压力，也只能一咬牙，一跺脚，准备和我妈商量着把豆丁送到我他们家几天，等丈母娘脚伤好了后，再接回来。用丈母娘的话说，就是让我爸妈也尝尝“不能吃顿安生饭，没法睡个囫囵觉”的滋味。

我以为我妈一定会找尽各种理由推辞，我都想好要怎样苦口婆心劝她“就范”了，没想到这次她出人意外地爽快答应了，并且主动请假一周准备专心在家带孩子，以示她的诚心。我实在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她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两天后，谜底揭晓了：我舅舅的同事来北京出差，顺便把我姥姥带走了。

原来，我爸妈正好拿“带孩子忙不过来”为借口，让舅舅把我姥姥接走了。“带孩子”这个理由真正冠冕堂皇，堵住了一圈儿人的嘴。这招儿“借刀杀人”做得真是不露痕迹的漂亮！绕来绕去，我才转过味来，原来我又让我妈给利用了一回，她正瞌睡呢，我正好送个枕头过去。嗨！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谁让我有求于她呢！

《丈母娘》第十一章（2）

第七部分

（22）

周末，我带豆丁回家。奶瓶，奶粉，衣服，玩具……鸡零狗碎的象搬家一样收拾了两大箱。丈母娘则象嫁闺女一样一会儿拾掇这个，一会儿叮嘱那个，一上午都惶惶不安，絮絮叨叨。生怕豆丁到我家吃不饱，穿不暖，挨打生气，受委屈。临走时，她倚在门框上目送我们上电梯，那情景，哪是上电梯呀，简直就是看着亲闺女上花轿呀。眼见丈母娘的眼泪都快滚出来了，我看不下去：“行了，您快回去吧，别让人家看见笑话咱们。她不就是上奶奶家几天嘛，又不是出门子去当童养媳。”豆丁乖巧地说：“姥姥在家等我呀，安心养伤，我周末就回来看你。”

我一直呆到晚上把女儿哄睡着才回来，向丈母娘和老婆一一汇报她吃了啥，说了啥，喝了多少奶，晚上闹了多久才睡着。得知一切还算正常，丈母娘叹了口气，安心去睡了。

这此后的一周，我每天下班就先回我爸妈家，豆丁每天都靠在大落地窗前望眼欲穿地等着我，看见我就象见到娘家人一样扑过来，两条胳膊死死地扣在我的脖子上，鼻涕口水糊得我满脸都是。据我妈说，吃喝睡都正常，就是不拉屎。已经三天没有拉了，真是急人。无论我怎么连哄带劝，她就是铁了心地不拉。最后我只好带她到楼下小区里给丈母娘打电话，好让丈母娘劝劝她快点拉屎。

丈母娘一听是她的声音，说话都打颤了：“豆丁呀——想死姥姥了，你想我吗？咱还是回来吧，不住奶奶家了……”我一听她老人家说着说着都一把鼻涕一把泪了，马上教豆丁回话：“快跟姥姥说‘等姥姥的脚好了，我就回去，姥姥你安心养伤吧，我也安心拉屎，周末就回去看您！’”言多必失，我怕再多说两句，丈母娘念及儿女情长，临阵

崩溃，非要我带豆丁回家，那可就前功尽弃了，我赶紧安慰她两句，匆匆挂了电话，抱孩子上楼吃饭了。

说也奇怪，正当饭菜都端上桌，我们准备吃饭的当儿，女儿一声令下，说要拉屎，我一听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给她拿马桶，我妈也手忙脚乱地给她拿纸巾去了，我爸急得笨手笨脚地给她脱裤子。女儿坐在马桶上憋得小脸通红发出“嗯——嗯”的声音，我们三个象拉拉队员一样在一边儿干着急就是使不上劲：“宝宝，加油，豆丁，加油；再使点劲儿，巴巴就出来了……”终于听见“咚——”的一声，应该是一个粪蛋儿砸在了马桶上。我们赶紧做出一个“胜利”的手势鼓励她：“加油，加油，胜利了！”接着，就听见“咚咚——咚咚——”声依次砸下来，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呀。与此同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迅速地盖过了清蒸鲈鱼的香味，我爸忙不迭地打开窗户通风。冷风鱼灌而入，等她堂而皇之地拉完后，我妈捂着鼻子凑上前去给她擦屁股——丈母娘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一顿丰盛的晚餐，被女儿的一泡屎一熏，又被十二月的寒风一吹，还没动筷子，就成了一桌残羹了。我妈一向有洁癖，我爸总爱讲究小情小调，这么一折腾，他们俩胃口全无。我可没那么多讲究，我早已经习惯就着女儿的屎味儿吃饭了，她打小就有这毛病，一到全家吃饭的时候她不是撒尿就是拉屎，我们全家早见怪不怪了。要说现在好多了，小时候不能坐马桶，都是丈母娘用手把着，我们嫌臭可以躲远点，丈母娘可得一直闻着，还不停地鼓励她：“拉得好，拉得好，只有拉好了，才能吃得好……”现在女儿肚子空了，乖乖儿地坐在饭桌前，一口鱼，一口饭“吧唧，吧唧”地吃得起劲。

晚上，等把孩子哄着了，我起身回家去给老婆汇报工作。我刚一进门，丈母娘，岳父还有老婆开会一样正襟危坐巴巴儿地等着我呢，现在我是他们和豆丁联系的唯一纽带，他们比任何时候都盼望着我早点回家。我一边回答着他们七七八八的问题，一边向他们报喜：“今天豆丁终于拉屎了，是我妈擦的屁股……”他们一听，总算放心了。丈母

娘由衷地高兴，乐得嘴都快合不上了：“哈哈，真不容易呀，两年多了，终于擦了回屁股。哈哈……”女儿走了以后我还是第一次见丈母娘这么开怀大笑。

第四天，因为堵车，我晚到家半个钟头，豆丁并没有象往常那样扑面而来，我叫我妈也没人答应，原来，她老人家已经在我闺女的“吃垮敌人，玩垮敌人，累垮敌人”的三大方针下，终于人困马乏卧床倒下了。看来，我闺女是彻底地放下了矜持，露出真面目了。也是，淑女是个谱，天天摆谱是很累的，连我老婆那种经典淑女都免不了在家龇牙咧嘴，更别说我闺女了。

再看屋子里象刚被日本鬼子洗劫过一样乱七八糟？豆丁则象只野猴子一样蜷缩在沙发里一声不吭生闷气，看见我就象看见空气一样，冲我翻了个小白眼，看得出来她一定是生我的气了。她看起来没洗脸，也没梳头，头发都一根根直竖着，小脸脏得象花狗屁股，还呼哧呼哧地时不时地冒一两个鼻涕儿泡。当时把我心疼坏了，赶紧把她抱在怀里嘘寒问暖。

我爸人仰马翻地躺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哈欠连天：“你闺女今天着了魔一样，不睡午觉，不吃饭，不看电视，非要到楼下玩沙土……”我一听吓了一跳，外面可是四五级的西北风，北京的风沙全国闻名，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美誉”，单单去年春天的一场沙尘暴，就为首都人民带来了几十万吨沙子，据说人均可以分得30斤，难怪现在民间已经不说刮风了，大家都改称“下土”了。今天的风是开门风，早八点到晚六点，一直天昏地暗，比我上班还准时。而楼下小区正在施工，不是土坡就是深坑，脚手架林立，再遇上这么大风，如果这天儿出去玩，后果简直不可想象……可是孩子已经好几天没出去玩了，就是大人也得憋坏了，更不要说多动的豆丁了。

我一看家里冷锅冷灶，晚饭还没影，就翻箱倒柜地找出两包挂面，扔到开水里煮了煮，然后拌上酱油和香油，就成了香喷喷的“酱油面”。冰箱里还有点虾油卤鸡、蒿菜豆腐干、毛豆雪菜煨笋拿出来摆上

桌，再来瓶“小二”——齐活！二十分钟不到，我就整出了一桌有荤有素，营养齐全的晚餐，用我妈的话讲就是“小乐惠”——既快乐又实惠，不过今天她可快乐不起来，他们两人“两班倒”，我妈“上夜班”，负责冲奶，把尿。我爸“上白班”——陪吃陪玩兼做饭。可是今天因为孩子特别不听话，哭闹了一整天，两人已经濒临崩溃。

我们草草吃完饭。我妈因为上火牙疼，吃不了热饭，我就把下班时买来的反季节西瓜切开，就去厨房洗碗了。在我妈的调教下，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洗全家的碗了，那年头，还没有洗涤灵，只能用开水才能烫掉油花子，我如今这皮糙肉厚，“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儿，都是当年“烫”出来的。对于这点，我丈母娘和老婆最满意，在他们那里，大老爷们是从不洗碗的，男人洗碗几乎算是“奇耻大辱”。丈母娘经常拿我做“活广告”在亲戚朋友面前炫耀，她虽然极少当面表扬我，但是背地里还是说了我不少好话的，所以我在老婆娘家人儿那里很有人缘。其实，我在家洗碗的次数还是没有丈母娘多，她经常抢先一步，说是怕我洗不干净，其实是嫌我拿着一只碗对着水龙头不停地冲，洗一只碗的水都够她洗一摞碗了。

我在厨房里，碗还没洗完，就听客厅里传来我妈大惊小怪的叫声：“哎呦！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呀！”我闻声过来才发现桌上切好的每一块儿西瓜都被女儿咬了一小口，她还得意洋洋地站在一旁坏笑。我又惊又喜：听我妈说，唐山大地震那年，我们全家住在地震棚里，大家刚切好的西瓜，一转身工夫就被我在每一块儿西瓜上咬了一小口，那时候我也是两岁多，现在我女儿简直是无师自通，在相同的年龄做了和我当年相同的事情，什么叫遗传基因？什么叫女承父业？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呀。

吃完西瓜已经很晚了，在灯光下，我爸妈显得憔悴萎靡，满脸都是五线谱，他们确实是老了，我爸没有了跳舞时的矫捷身姿，我妈因为牙疼捂着半边脸长吁短叹，脸撮得就象一个漏了馅的包子皮。我丝

毫没有防备地发现，他们的衰老以触目惊心的方式赫然出现了，仿佛一夜间，就变成了步履蹒跚的老者。

我决定今晚带孩子回家，让他们能够好好地休息一夜。可我妈一向逞强好胜，她不想让丈母娘知道她这么“无用”，连个两岁多的孩子都带不了。执意要我一个人回去，还特意叮嘱我：“别跟她妈说我牙疼，就说孩子挺好的，很听话。”

(23)

等我回家，他们三个早已心急如焚，鸡一嘴鸭一嘴地问我孩子情况，我怕他们担心，就报喜不报忧地说一切都好。谁知道我越是说好，他们反而更加担心，我老婆惊恐地怀疑：“你妈不会不把孩子给我们了吧？这孩子可是我妈带大的，现在好容易能说会跳了，莫非她想要抢夺革命果实？”她这一说，丈母娘和岳父立马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等待我的反应。

三人呼拉一下“围攻”上来，气氛立刻变得凝重起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丈母娘的两只眼睛肿成了两只“水蜜桃”，我没记错的话，丈母娘是脚肿了，怎么今天眼睛也肿了？我可是头一回见她这副模样。谁能把“铁娘子”丈母娘整成那样，可真不是一般人呀。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这是——怎么了？”

岳父叹口气说：“你妈想豆丁呗，在身边时闹腾得嫌烦，她这一走，屋子都空了，我?俩人大眼瞪小眼，都没话可说。还是赶紧把她接回来吧，别因为大人斗气儿，让孩子遭罪……”说着说着丈母娘的眼泪又吧嗒吧嗒地掉下来了：“她这一走，我这心里空得呀，象是被人抽掉了主心骨。从小就跟着我们，还没有离开过这么长时间呢！她牙不好，消化也不好，这么一折腾肯定又瘦了，她还那么闹，估计你妈肯定烦，还不知道会怎么凶她，别把孩子吓着，赶紧把她接回来吧，好吗？……”

这三人软硬兼施，特别是丈母娘声泪俱下，几乎是低声下气的口气可是前所未有的，她生怕我妈就这样把孩子“带”下去了，抢了她的

“饭碗”。她原本把孩子塞给我妈几天，只是想让我妈尝尝带孩子的辛苦，可并没有真的想放手不管，她以为让我妈吃点苦头，就甘拜下风了，没想到我妈也是硬骨头，“打落门牙和血吞”也不肯承认带孩子有什么难的。结果，丈母娘自己倒先沉不住气了，对着我唠唠叨叨说个不停。看来这一局这俩妈是两败俱伤，打了个平手，我妈尝到了“带孩子”的辛苦，丈母娘也知道了“没孩子”的寂寞。

我看火候也差不多了，就将计就计，一拍胸脯向他们保证：“你们就别唠叨了，明天我就把孩子接回来，保证以后再也不在我家过夜了。”丈母娘一颗心总算放到了肚子里，马上就把姿态调高，声音都高了三分，不服气地说：“我唠叨了吗？我是那爱唠叨的人吗？”我赶紧嬉皮笑脸：“您当然不是爱唠叨的人了，您唠叨起来不是人呀！”说完我就赶紧抱头鼠蹿。

第二天终于熬到了下班，我第一时间到我家，和我爸妈打了个招呼，顾不上吃饭，抱起孩子就打车往家赶。车刚到小区门口，老婆和岳父就夹道欢迎了。在他们的簇拥下，象迎接贵宾一样把豆丁迎进了屋里，只见屋子里张灯结彩，比80年代的洞房还热闹，中间还摆着一棵流光异彩的圣诞树，脚伤还没完全好利落的丈母娘一把接过孩子，心疼地长吁短叹：“瘦了呀，怎么瘦成这样了！”说实在的，我压根儿就没见过我家闺女什么时候胖过。

这才几天不见，丈母娘看她就如隔三秋了，我闺女也拿他们当外人儿了，起初忸怩作态伪装淑女。不过一见那棵梦幻般的圣诞树立刻就现了原形，冲上去发问：“什么玩艺儿？这是什么玩艺儿？”丈母娘和老婆一听她的口气很是不屑，就争先为她解释：“这是姥姥送你的圣诞礼物，圣诞老人会在圣诞节那天把圣诞礼物挂在树上。”

“哦，是吗？那这可是个玩艺儿呀！”女儿象视察工作的干部一样以居高临下的口气给出了总结性发言。丈母娘皱起眉头问我：“这才几天呀，怎么学得这么一副‘官腔’！还满口‘玩艺儿，玩艺儿’的，流里流气，象什么样儿！”这的确是跟我妈学的，诸如这样的词儿还有：“瘪

三，小赤佬”等等，保证陆续会从她嘴里一一蹦出来，让丈母娘听得一愣一愣的。反正，我妈的言行举动，丈母娘一定是看不惯的；反之也一样。这就是亲家呀，亲家就是表面亲，下面打呀！还是人家朱德庸说的好：“恋爱是两个人散打，结婚是两家人群殴。”我们还来不及经历“散打”，就匆忙进入了“群殴”阶段，的确是缺乏实战经验，所以两家才“热战”加“冷战”，打得不亦乐乎。不过家实在不是讲理的地方，尤其是女人当家作主的家，对待女人，应该宽容一点，要拿出对待中国足球的忍耐性。

过了圣诞转眼就到元旦了，应酬也一天天多了起来。今几个同事聚餐，明几个同学聚会，哪回少说也得花个三五百。眼见着我那存了大半年的“小金库”说话就要见底儿了。之前我是不攒私房钱的。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八下里都等着用钱，再加上又被我妈洗劫了一空，我们整天都在借钱度日，没有闲钱可攒。今年年初陆续卖了房子，虽然还欠着丈母娘几万块钱，不过感觉手头已经松快多了，老婆管得也松了些，钱就放在抽屉里，今儿一张，明儿一张，多一张少一张的，她也没什么数字概念，我就趁机捞点儿是点儿，钱这东西买糖糖甜，买盐盐咸，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是万万不能的。

出门在外，比穷人更可怕的是，看起来象个穷人。金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维持一个人的尊严。特别在北京，大老爷们儿就图个脸面儿，就是身上只有十块钱也得装得象揣了一千一样大方，要想自己不尴尬，就要弄点私房钱；同学聚会去歌厅，朋友碰头下饭馆，男人外面应酬多，需要攒点私房钱。“没有私房钱，干啥都犯难；设个小金库，增加自由度。”私房钱，实乃大丈夫奔波在外，趾高气扬的力量之所在！

可最近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我正愁没钱呢，我一个哥们儿的老婆又神经兮兮地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偷偷给他老公过生日，给老公一个惊喜——就是事先不告诉他老公，等把他约出来后，发现都是老朋友，让他大吃一惊。这帮不养孩子的人可真是吃饱了撑的，都30的人

了还玩这种幼稚把戏，可谁让人家拿你当朋友了呢？人都请你了，焉有不去之理？那不是让人家的脸掉地上，不给人这个面儿吗？

我没敢奢望老婆能和我一起去，最近的活动已经很多了，而她又天生不喜欢抛头露面。果真，老婆一听马上火大：“你哥们儿的老婆要表演贤惠，给自己老公过生日，凭什么让我当群众演员！？拉一圈儿人给她做陪衬，就显得她温柔懂事，对老公好？都30多的老夫老妻了，还要在别人面前表演恩爱，肉麻不肉麻呀，要是真的幸福，关起门自己偷着乐就行了。何必做给别人看！要去你去，我可没工夫奉陪。”

我一听才明白，老婆的无名大火原来是冲这儿发的。我老婆生性稳重，感情内敛，从来不会撒娇扮嗲或做表面文章，但是她还是很在意维持“贤惠”的古老美德的，不管在家里把我当电饭煲还是当吸尘器，一旦在我哥们儿面前，她一定给足我面子，少说多听，从不反驳我，更不会揭我老底儿，拿我的自尊当瓷器，小心谨慎，轻拿轻放。我的众哥们儿无不交口称赞她深具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现在好了，居然有人和她叫板了，还拉她当观众，难怪她大光其火。

我赶紧顺着她：“就是呀，过个生日还要大张旗鼓，我也不喜欢这么张扬，做人要低调嘛！看我的生日从来都是悄悄过的。可有人就喜欢显摆热闹，有什么办法？该捧场的时候也得去凑个热闹呀。”

老婆拉着个脸，嘴撅得能栓头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冤呀？我没有给你一个惊喜？”

我发觉一不小心又被她误解了，赶紧解释：“大老爷们过什么生日呀？我是觉得没有好好给你过一个象样的生日，对不住你呀！”

老婆一听，这话还中听，就不情愿地说：“你到抽屉里拿点钱吧，好歹买个礼物，也是个意思。”我一听，简直是“皇恩浩荡”呀，就假意推辞：“不用，上回的钱还没用完呢！”我老婆一听，冷笑一声：“放好你的私房钱，别乱塞乱掖的。”

我一听心中陡然一惊，越发觉得我这个老婆不一般，一点儿也不象表面看起来那么糊涂，她更象个世外高人，冷眼旁观周遭的一切，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却看破不说破，偶尔点到为止，足以让人吓出一身冷汗。

她看我手足无措的样子，嘿嘿一笑：“你别那么紧张呀，我不过和你开个玩笑，现在，不会做饭的女人是越来越多，不会偷攒私房钱的男人可是越来越少。怎么，你也攒吗？”

我一看既然已经“东窗事发”，那索性就来个“君子坦荡荡”：“我又不是旧社会受气的小媳妇，还要靠省吃俭用来接济娘家，我只是喜欢这样藏来藏去的感觉，既刺激又开心，像打仗一样，斗智斗勇……”

《丈母娘》第十二章（1）

（24）

聚会的地点就在什刹海烟袋斜街的一个二层小酒吧里，临窗而坐，放眼望去，就是亭台掩映，灯红酒绿的后海，冷不丁我还以为时空转换到了古代的秦淮河边了。这两年只顾埋头带孩子了，很少有机会到城里来怀旧了，“惟富足，才有可能浪漫；惟太平，才有条件浪漫。”现如今，到哪儿不是抬抬腿都要钱？可不比二十年前，那时候，我家就住在地安门，沿堤垂柳，满塘枝荷；熏风拂水，藕香扑衣。夏天在荷花丛中游泳，顶着荷叶浮出水面的情境真有“误入藕花深处”的古雅情致。冬天在什刹海冰面上滑冰，那更是北京孩子必不可少的一大乐趣，用当年年长我几岁的哥们儿话讲：“没在什刹海滑过冰，那还能叫‘顽主’？”上学后，翻看过《燕京岁时记》，其间记述：“什刹海在地安门迤西，荷花最盛，六月间仕女云集。凡花开时，北岸一带风景最佳，绿柳丝垂，红衣腻粉，花光人面，掩映迷离。真不知人之为人，花之为花矣。”可见什刹海自古便是文人名士，王公大臣们悠游寻乐的去处。如今象我们这样的过期“愤青”，已经不适合三里屯的喧闹放纵了，纷纷趋之若鹜地赶到什刹海闹中取静，而飘洋过海的老外为了寻找纯正的京腔京韵还有大隐于市的中式情结就更非这里莫属了。因此，这两年什刹海周边酒吧林立，人声鼎沸，早已不似当年浑然天成，清新淡雅的工笔画，倒是更象中外混搭，土洋结合的POP风格的拼贴画。

我来早了，因为周末堵车，大部分人还没有到，我只好百无聊赖地溜达到门口，顺便看看身边过往的“美女”来养养眼，12月的北京冷得已经刺骨，可是在这里晃悠的妞儿们，大多不是露着大腿就是露着小腿，上面则是背心，坎肩层层叠叠，内长外短，还披挂着各色大小不一的披肩围巾和项链，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波希米亚风格”了吧，在我看来就是很多人披了条毯子在路上疯疯癫癫地走来走去。我特意数

了数，长短不一最多的有七八层，可就这么多层也没全包住前胸，露出一块白花花的“良田美景”。溜河风一吹，她们赶紧裹紧了衣服，加快了步伐，超高根的靴子把地踩得“咚咚”作响，整个身子也跟着抑扬顿挫，花枝摇颤。她们的脸我都不用看，几乎千人一面：精致的妆容，卷曲的长发，都象是刚从韩剧里走出来的女主角。不过，只要一开口，就能听出不是北京妞儿，在北京，不光水资源稀缺，美貌也是一种稀缺资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美女荟萃，但是点缀北京的美女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除了小章（子怡）和老徐（静蕾）外，那些在电影里、在舞台上蹦达得最欢的，多半是东北妞。

正当我浮想联翩的当儿，绢子喘着气，步履匆匆地赶来了：“不好意思，刚一下班就往这儿赶，长安街突然戒严了，绕了一大圈才过来，我已经订了房间，在楼上，干吗杵在这儿挨冻？怎么就你一人？媳妇呢？”她忙不迭地问了一大串，我都不知道该回答哪个了，就边寒暄边跟着她上楼了。

绢子的老公大宝，我们打小就一起玩大的。他们俩是大学同学，虽然比我小一岁，可是人家一毕业就结婚了，那时候我还正打着灯笼夜以继日地找媳妇。文科类的学校女生多，机会自然也多，不象我们理工科，凤毛麟角的几个女生，还长得不是水深火热就是苦大仇深，和菜花有一拼，一脸的青春美丽豆，远看勉强能分辨出来是个女的。绢子当年也并不出众，说不上有多漂亮，但是晚开的花也晚谢，结婚后，她倒是出落得越发耐人寻味了，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可以在婚后七八年和丈夫上街，仍被人看作是老公的“女朋友”。他们两口子参加聚会从来都是举案齐眉，夫唱妇随，活脱脱一对碧人，是我多年来羡慕的对象。

绢子穿着深咖啡色条绒长裤，上面是驼色的开身毛衣，除了无名指上的婚戒外，没有多余的装饰。简单大方，虽然有些保守，但却舒服自然，挑不出毛病，这才是典型的北京女孩装束。她神情有些疲惫，但仍旧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停地问我家孩子的情况：“你真

应该把宝宝带来，上次见她还那么小，象个瓷娃娃，眼睛大得惊人，我还是第一次见那么漂亮的宝宝……”她丝毫不吝惜地大加溢美之辞。

我赶紧受宠若惊地谦虚：“漂亮什么呀，一点不让人省心，真发愁她以后找不到婆家。看你也那么喜欢孩子，你们也抓点紧，要个孩子吧！”

我的话正说到她心坎里，她略微苦笑了一下：“大宝自己还是个孩子呢，一天到晚就想着玩儿，老说还不是要孩子的时候。再说现在我们俩都难得见上一面，他晚上11点前很少回家，他回来我已经睡了，早晨我上班的时候他还没醒。前几年他虽然经常出差，但我们是“天涯若比邻”；现在倒是就呆在北京了，却“比邻若天涯”了，呵呵，真应该象你们一样，一结婚就要孩子的……”

我看她神情有些恍惚，象是自说自话，又对大宝略有微词，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搭腔。人家夫妻俩的事，外人实在不好掺和，于是只好拣好听的说：大宝工作忙，受重用，大有前途，象我这种下班只能回家吃饭的男人，没什么事业。他这么辛苦打拼，还不是为了你和将来的孩子？你放心，我一会儿劝劝她，让他以后尽量早点回家陪陪你……”

我心里也暗自惊喜，自己一不留神竟然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细想想在外人眼里，我老婆年轻贤惠、孩子聪明漂亮、家庭和睦幸福……这几年我快马加鞭，后来居上，日子是过得辛苦了些，但是老婆，孩子，房子一个也没拉下，人生的大半任务已经完成。只要顺着这个轨迹走，虽然不是黄金大道，也是小康之家了。

说话间，各路人马已经陆续赶到，滨子依旧是人未到声先闻：“我今儿可是拒绝了美女的邀请，专门来给大宝过三十大寿的呀，像我这么重友轻色的人，这年头还真数不出几个了。”

“怕是美女请你去买单吧？”我一语道破他的谎言。

“嘿，你说你不把咱媳妇咱闺女带来，一进门就挤兑我，象话吗，你？。”他嬉皮笑脸地凑过来。

绢子听不去了，过来打抱不平：“都说‘朋友妻、不可欺’，你还专门占人便宜，真是欠揍！”

滨子赖赖唧唧地说：“那是多少年前的黄历了，现在的游戏规则早改啦，是‘朋友妻，不客气’。”大家一阵哄笑，气氛顿时热络起来。

大家唧唧喳喳地点着菜，磨拳搓胃准备饕餮一顿。滨子又先声夺人：“多来点儿‘鱼’‘翅’啊，上周末到‘齐天大翅’害我等了一个多小时，这帮孙子，太能吊人胃口了，还不让我到屋里等，楞是站在雪地里，都快站成‘雪人’了，不过是真好吃呀，我这一个星期做梦都梦见鸡翅在我头顶哗啦哗啦飞呀飞的。”他边说用舌头稀里哗拉地舔着嘴唇。

今年不知道从哪里刮过来一阵邪风，从东四到清华，从西单到二外，大街小巷都开始流行吃起了烤鸡翅，连雄踞簋街多年的“麻小”和羊蝎子都开始让路了，现在簋街一街两行除了“烤翅”就是“烤鱼”，简称“鱼翅”，这种说法和当年的“新马太”（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话间，滨子就招呼来了小姐点菜，连菜单都不看就脱口而出：“小姐，来100串烤翅儿，其中40串单面辣，40串双面辣，20串BT的，两大盘烤鱼，80串肾，50串肌腱……”小姐目瞪口呆，我看他说话又开始不靠谱了，就出来打圆场给人解释：“我们这位的意思是要80串腰子，50串板筋……”小姐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25)

不一会工夫，大拌菜和拍黄瓜都上来了，可是主角还没到。滨子不耐烦地冲绢子嚷嚷：“今儿这寿星怎么当的呀？这黄瓜菜都凉了，他怎么还不来呀？”

绢子焦急地边打手机边向我们解释：“我没告诉他是给他过生日，他说他在陪客户吃饭，一时半会还赶不来。”

滨子见状，就拨了他自己的手机：“你别催他了，还是让我来跟他说吧，保证不出半小时他准来。”我用手拦他：“你丫就别添乱了，人家正忙正事儿呢！媳妇都请不动，你不净给人找为难嘛！”

他一边拿一只手赶我走，一边一脸坏笑地缩到我背后，压低声音打电话：“大宝呀——忙什么呢？哥们儿我跟后海这儿请几个妞吃饭，结果点冒了，现金不够，卡也忘带了，你要不来，哥哥我这脸可就丢大发了，快来救场呀，顺便你也耷一眼这几个妞怎么样。有妞不泡，让人见笑，见妞就泡，客观需要，男人不泡妞，自己都害羞，你可别让人见笑呀……”

滨子挂了电话，拍着胸脯，得意地对我们说：“搞定，大家快准备准备，开蛋糕点蜡烛吧，他这就800里加急赶过来。”

果然，不到20分钟，大宝就赶到了，灯已经提前关掉。他在小姐的指引下刚一进屋，我就把唯一亮着的蜡烛吹灭了，屋内安静极了，有点象“鬼吹灯”里诡谲的气氛。听着他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只有衣服的窸嗦声，正当他疑惑之下不知进退时，滨子用深沉恐怖的声音说道：“天黑请闭眼，杀手请杀人——天亮了，请大家睁眼。”

话音刚落，里屋的门开了，绢子和她的一群男女同学簇拥着一个盛大的生日蛋糕走了出来，蜡烛熠熠生辉，在风的带动下火苗象受了惊吓一样不安地跳动着，我们都洋溢着笑容，目光紧盯着蛋糕唱着生日祝福歌……

说实在的，此时此刻，我真的很羡慕大宝，大宝也是家中独子，他妈对他百依百顺，他如果回家晚了，老太太就把饭菜热了又热，饿着肚子也要等着和他一起吃饭。后来早早地结了婚，妈妈疼儿子，老婆疼老公，婆媳俩的心都聚在他这里，从来没有闹出过“婆媳不合”的绯闻，小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结婚七八年了，媳妇还能这么浪漫体贴，提前半个月绞尽脑汁地给筹划生日会，准备着给他一个意外之喜——

只见捧着蛋糕的绢子小心翼翼地刚走出两三步，就停在那里了，她怔怔地看着前方大宝进来的方向，脸上原本挂着的微笑僵在了那里，因为走路捎带有小风，火苗又开始蹭蹭地上蹿下跳起来，光线从下往上，打在绢子轮廓分明的脸上，居然有种狰狞可怖的感觉，我心

中陡然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这种表情我刻骨铭心，两年前一我老婆在公证处当众受辱后的那晚，她超常发作的时候，就是这种百闻不如一见的表情。如今同样的表情又挂在了一向进退有礼，谈吐有度的绢子身上，我真替她捏把汗，不知道今晚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大家因为绢子的停顿也把目光纷纷转向大宝的方向，昏暗的灯光正好包裹住了莫名诧异又略显局促不安的大宝，他微张着嘴，在人群中搜寻着滨子和他所说的美女们，可看到的都是一张比一张熟悉的老脸，他贼溜溜的小眼睛掠过我，掠过滨子，掠过蛋糕，停在绢子脸上时，象被蜜蜂蛰了一下，慌乱地甩开了自己被人挽着的右手，他因为心虚而动作有些夸张，原本大家并不注意他身边的这个矮小的朋友，这时候，众人反而把目光都投向了她的——短发，小巧身材，硬朗的鬃红色短皮夹克配军统长靴，头戴帅气的机车帽，硕大的圆圈耳环，发出金属的冷光，嘴里还满不在乎地“噗——噗”地吹出泡泡糖，如果不是她把自己的眼圈画成了“熊猫眼”，假睫毛忽闪忽闪地象只猫头鹰，我还真以为他是大宝带来的一个哥们呢。起初我怕她一个小姑娘，会被我们一帮老爷们打量得不好意思，可她居然来者不惧地把我们那或诧异或猜测的目光照单全收，还反客为主地摇晃着身体打量起我们来。

滨子和我一看来者不善，我俩交换了眼色，他忙跨前一步打破僵局：“来来，寿星到，寿星到，蛋糕快送到。”我也赶紧从绢子手里接过蛋糕，换手的时候，我无意间碰到了绢子的手指，冰凉且颤抖，幸亏我接的及时，不然落地开花，戏还没开演就砸了。

大宝在我们的操控下潦草地吹灭了蜡烛，这时候有人开了灯，大宝也慌乱地切开了蛋糕。滨子挑了块最大的装到小碟里，递给大宝：“大宝，把这块最大的快端给你媳妇，人家为了给你这个惊喜，都准备了半个月了，特意叮嘱我们不要告诉你，还得我诳你才来，你小子心里就美吧你！”大宝接过来陪着笑脸凑到表情木然的绢子跟前说：“谢谢老婆，我自己都忘了今儿是我生日了，多亏你还惦记着，还请了这

么多老朋友过来，谢谢大家呀！”这话听起来不象是说给绢子的，倒象是说给我们听的。

于是我抓住机会，端起酒杯拿出我事先准备好的一套台词说：“来，咱们祝寿星家庭顺治、生活康熙、人品雍正、事业乾隆、万事嘉庆、前途道光、财富咸丰、内外同治、千秋光绪、万众宣统——干了。”一阵杯盘碗盏的碰撞声纷纷响起，气氛在我的调动下显得活跃了不少。

滨子也借机替在一旁发呆的绢子问：“你怎么也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小朋友’呀？”

大宝呵呵干笑了两声：“哦，这是我手下新来的实习生——当当，她家就住这附近，我说开完会顺道开车把她送回来就得了。没想到滨子你是诳我的，我还当真十万火急地取了钱过来救场呢。”

说完，他又转过身对那个当当说：“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哥们，那个是我太太，你先吃块蛋糕吧，一会就回家吧，别让你爸妈着急。”

我敢说在场的除了傻子，谁都能听出来这话是真的少，假的多。我不知道当年的乖大宝什么时候也开始玩起这“花活儿”了，而且水平还不咋地，一眼就能让人看穿，这小子胆儿也忒大了，在办公室里打打情骂骂俏，无伤大雅地斗斗贫也就够了，他竟敢带这么个扎眼的“叮当猫”来见哥们。她老婆处心积虑地给他约来了这么多日理万机的哥们姐们的，我们倒是重友轻色，抛妻别女地过来了，他还三催四请，重色轻友地拿开会说事儿，又不是温总理，哪来那么多国家大事专等周末开会呀，难怪绢子说他11点前都很少回家，可见那会平常就没少开。要不是滨子顺嘴胡说有几个“美女”才把他给忽悠过来，我们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来了就来了，还带这么个嚣张的丫头，别说绢子了，我这心里都洼凉洼凉的。

那个当当跟大家打了个招呼，嘴上说是先回去了，但是人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也许她还以为我们会客气地挽留她，不过这次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齐声和她说“再见”，谁都知道一山不能容二虎，她要不

走，那可就是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这场原本轻松愉快的生日会炸得灰飞烟灭。她等了片刻，见没人挽留，只好有些悻悻地离开了。看着她还算识趣地暂时谢了幕，我们总算松了口气。

鸡翅已经有些冷了，没有了刚出炉的外焦里嫩，也许是心理作用，我吃着吃着愣是吃出了鸡屎味，并不象传说中的那么“人间美味”。滨子最近认识了一个四川女孩，突然“近朱者赤”地狂练起吃辣椒了，北京人通常都不怎么能吃辣椒，他被辣得嘴唇直打哆嗦，他那张嘴，就跟《功夫》里周星驰刚和蛇亲完嘴的那‘香肠嘴’一个样。

《丈母娘》第十二章（2）

（26）

一阵手机铃响，大家寻声而去，是大宝的，他看看坐在身边的老婆，鬼鬼祟祟地起身要出门去接听，我见他又想开溜，就调侃他：“又放连续剧呀？”

滨子说：“哪里，人家是插播一段广告。”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等了一会儿，绢子见大宝还不回来，也就起身出门了。过了半天两人都是有去无回，天色不早了，有几个女孩已经起身要先撤了，我让滨子先在这里看场子，我披了外套去找他们。

外面夜色渐浓，雾气氤氲，已经没有了来时的繁荣盛景，倒是露出些强弩之末的疲态。前方不远隐约传来了低声的争吵和抽泣声，传不了多远就融在了冷湿的空气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烦闷和绝望。我心情沉重地顺着还有残雪的墙跟寻声而去，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何等惨不忍睹的一幕，我想不好该如何插手人家的家务事。

果真，转过胡同拐角的昏暗处，有两个木偶一样的身影正扭打成一团。我定睛细看，没错，就是大宝和绢子他俩。当时，一股热气直冲我脑门，我大声喝道：“大宝——快住手，咱北京爷们没有打女人的，有话好好说，打老婆算什么！”

他们在我的制止下停止了厮打，我才注意到两人都已面色狰狞，绢子满脸泪痕，气喘嘘嘘：“我本以为请来这么多朋友能拉你一把，让你收收心，别再野下去了，看来是没指望了。”说完，她疲惫不堪地转身就要走。

我示意大宝快去陪个不是，可他象只不肯服输的公鸡一样拧着脖子作垂死挣扎。看着绢子步履沉重地渐行渐远，我恨铁不成钢地跺脚道：“你就作吧，你！”然后，紧追两步对绢子说：“绢子，先回去消消

气儿，我看这小子是喝高了，我来帮他醒醒酒，保证今儿晚上让他连滚带爬地回去，对着你磕头作揖，下半辈子心甘情愿当牛做马。”

绢子勉强苦笑低声谢我：“不用费心了，还是让他给别人当牛做马去吧！今天的结果，我早料到了，就算大家陪我们吃了一顿散伙饭。他们俩的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女孩还约我出来谈过，我们三个，谈也谈了，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今天我本想通过你们做最后的争取，没想到却成了最后的晚餐。这种日子我过得够够的了——受得了悲剧，受不了闹剧；受得了伤心，受不了恶心。谢谢你了，原本最不该打扰你，这么晚了，家里还有孩子，你也快回去吧，别趟这混水了，不值当。”

我一听绢子出人意料的清醒和冷静，还真不知道拿什么迷魂药来安慰她了，我是眼见着他俩从“相敬如宾”到“相敬如冰”再到“相敬如兵”的。人家绢子一点错儿没有，现在的女孩能做到这种地步，已经实属不易堪称忍辱负重了，于是，我感同身受地顺着她说：“行呀，我不知道这小子这么混，今儿既然让我赶上了，我就得教训教训他，教教他爷们儿该怎样做，你就等着瞧好吧！”我目送着绢子朝吃饭的地儿走去，才放心地回去找大宝。

“说说吧，怎么回事？那妞儿一看就不是善茬儿，你招惹谁不行呀，你招她？就为了那么个妞儿，你连家都不要了？玩得有点过吧，值当吗你？”

“我就不是结婚的那块料，我就是受不了那份平庸。”他强词夺理。

“你不是结婚的料，那你早说呀！都结了七八年了，老婆把你养得你红光满面，事业发达了，你突然不是结婚的料了？怎么？基因突变了吗？人家绢子对你可是一心一意，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给了你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人过三十了，你要撇下人家，中途下车。你又不是不知道，再优秀的女人，离婚之后也至少要打五折甚至一折处理！”说着说着我自己都快被我的慷慨陈词感动了，话一出口我才发

现，这几年在三个女人的夹缝中苟且生存，练得我越来越能理解体谅女同志的艰难和不易了，瞧我这善解人意的水平，到妇联当个主任都不差。

谁知道大宝居然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大哥，这都什么年代了，你也该解放解放思想了，如今的男人，讲究一个有证的，两个固定的，三个N次性的。男人就好比是一辆汽车，女人就好像轮胎，没有女人男人就失去意义，没有轮胎汽车就是摆设。汽车光四个轮子还不够，还要有备胎才行。最少要有一个备胎，一个还不够，2-3个正好。当汽车有一个轮胎爆了，可以随时更换。”

我一听他那歪得不能再歪的歪理，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就是强盗逻辑，混蛋论调！”

大宝嘿嘿一笑：“我是无赖，混蛋已经OUT了。”我气得张了张嘴，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下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认识的二十多岁的男孩儿总被别人伤害，可到了三十多岁却总是伤害别人。

这时候，滨子也跑过来了，说人都散了，绢子回去结完帐就回娘家了。他上下一打量，知道我已经黔驴技穷了。就拍着大宝的肩膀，象慰问阶级兄弟一样：“‘人不风流枉中年’，兄弟，哥哥理解你。不过，地球人都知道，这真正会玩儿的都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你不能一有外遇就离婚呀，那你泡妞泡成了老公，不是换汤不换药嘛！一定要先保证大后方稳定，不能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抓住一个泡。只要用心找一找，肯定还有比她好。”

我一听，他又满嘴跑火车没个正经的，忙示意他快闭嘴。

他一把拉过我：“你快回去搂着孩子洗洗睡去吧，局面都已经失控了，他就交给我了，我能拉他一把就拉一把，不能拉，就让这小子自生自灭，自作自受吧！”

我临走时叮嘱他：“不要轻言放弃呀！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一定要尽力挽救失足同志！让他往我这新好男人的队伍里靠拢啊！”

“用词不当啊——男人的外遇叫失手，女人的外遇才叫失足！甭废话，快回去伺候你家老少三代姑奶奶吧！小心回去晚了，再交代不清，连键盘都没得跪，直接拆了主机让你跪主板！”

(27)

我到家的时候丈母娘早把孩子哄睡了，她和我老婆正在聚精会神地抱着电视看一个老和尚讲经，最近这母女俩不知道被谁忽悠得神神叨叨地总是看这种希奇古怪的光盘，上周刚看完一套《山西小院》，这周就升级到念经了。老婆先摁了暂停不满地问：“这么晚才回来，还扫眉搭耷眼的，你不是挺喜欢吃吃喝喝加唱歌的吗？”

我一脸苦笑：“谁唱歌了？跟河边站了半天，净看人家两口子表演‘行为艺术’了！你说的真是没错，‘要是过得好早跟家偷着乐去了’，还用得着到外面显摆？人家绢子原本一片苦心为了挽救婚姻，结果大宝是泥足深陷，拉都拉不出来了。”我原原本本把晚上的见闻说给她们听，我老婆惊得嘴越张越大，看样子吃惊不小。

“连他俩都要离婚了？看来这世上真没什么可以让人相信的了。绢子真可怜，那么喜欢孩子，结果就因为大宝不想承担责任，做了三次人流，到头来竟还是这种结果！看来见异思迁就是你们男人的特点，一个个打着热爱自由的旗号，其实‘贱’才是你们的DNA！”老婆怀着悲愤的心情把所有男人一竿子全打趴下了。

一向疾恶如仇的丈母娘更是急不可耐地站出来打抱不平：“这种男人太混蛋了，打都打轻了，我要是绢子她妈，一定上门教训他，好好揍他一顿都不解气。”

我心里倒抽一口凉气，这一定是丈母娘杀鸡给猴看，说给我听的，要是我犯到丈母娘手里一定死得很难看。我今儿可真够背的，因为大宝的那点破事连带得我还挨一顿莫名其妙的臭骂和恐吓。于是，我赶紧转移目标：“我能跟他一样吗？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结婚太早就是这点不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总觉得外面风光无限好，

泡妞可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是有什么妞都能泡，那世界岂不乱了套？大宝这回肯定要穿着裤衩净身出户了……”

我话音还没落，老婆就接上了：“结婚早外遇早，结婚晚外遇就推迟呗！你小心着点儿，男人一到35岁上下就到危险期了，你可快到了……”

我看老婆把矛头直指我而来，马上反戈一击：“你先别说我，你们女人三十岁上下正是红杏出墙的高发期，你已经到了危险期了！今儿当着妈的面，咱约法三章，谁要先有外遇，房子孩子都别想要！”

丈母娘大手一挥：“说别的都没用，我是过来人，成个家不容易，要想弄散那就太容易了。你们俩都是安分守己的好孩子，那不安分的人很容易分心就跟别人跑了，不过他们回来的机率也是很高的；可如果安分的人一旦跟人跑了，那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坚决度很高，回头的可能性也不大了，所以你们千万别把对方都逼到别人那里去……”

丈母娘到底当了30多年的班主任，最善于“一碗水端平”地解决学生内部的纠纷，怀柔加恐吓是惯用伎俩。表面上看是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更多的是绵里藏针地试探我。我立刻拍着胸脯让她老人家把心放回肚子里：“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在我们家发？！曹雪芹说的好——‘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男人和女人一结婚就变成了水泥，这要生了孩子，就是钢筋水泥混凝土了，地震都没事！”

我一提孩子，丈母娘也接着说：“你们知道就好，有了孩子就不能太自私了，一切打算都要以孩子为中心。明天你们休息，今晚你们和孩子睡吧！”丈母娘很疲惫地伸了个懒腰，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来。

一向心疼女儿，怕老婆睡不好觉的丈母娘很少主动让孩子和我们睡。不知道今天这是哪根筋搭错了，我一边奇怪一边连声答应去抱孩子。

丈母娘见我一脸诧异，还是忍不住说出口：“你们俩都注意点，特别是你，我可警告你，不能再让她怀孕了，做流产不仅严重损伤身

体，而且从佛教上说，对女人非常不好，这是杀人的罪过，子女都是找上门的冤亲债主，要是不让他们来讨债，是要下地狱的，男人可以拍屁股走人，最后遭罪的全是女人。”说完，丈母娘就起身回自己房间了。留下我和老婆两人面面相觑，我感觉后背阵阵发冷。

丈母娘最近说话总是三句不离因果报应，五句不离阿弥陀佛。书房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凭空多出了两幅金光闪闪的观音菩萨像和阿弥陀佛像，而且一早一晚丈母娘都鬼鬼祟祟地关起书房门不知道在偷偷摸摸地干什么。我小声问老婆：“妈不是走火入魔练起‘法轮功’了吧？你可得劝劝她，让她赶紧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呀！”老婆冲我翻了个白眼：“别胡说八道，快点睡觉！明天‘女超人’过来，你带孩子回你家吧！”

“女超人”是丈母娘以前的同事，天生工作狂人，40多岁还没结婚生子，据说工作起来就是拼命三郎——年年带‘高四’复读班，凌晨五点起来陪学生早自习，晚上又陪着秉烛夜读连上四节晚自习，12点能睡下就算不错了。丈母娘所在的省份，高考分数线比北京高100多分，竞争十分严酷，当地都说，上一年‘高四’就等于过一次‘鬼门关’，绝对是体力，智力，毅力外加心理素质的综合大比拼。‘女超人’年年勇闯‘鬼门关’，幸亏她没结婚，要不我得同情死她老公。她这么敬业，自然屡立战功，可是别的老师不可能年年象她这么抛家舍业地拼命，最后群起而攻之，把她给“驱逐”了。丈母娘就介绍她到北京的一所大学附中应聘教书，原本那个名额是别人推荐给丈母娘的，丈母娘为了给我们带孩子，就转手送给“女超人”了。“女超人”果然不负众望，两年不到，就平步青云升到了副校长的职位，看她走路都脚下生风，一副前途不可限量的模样。我生来最怕和这种强女人打交道，所以一向是她来我走。

那天晚上，因为经历的事情太多，还被丈母娘恐吓一番，刺激得我整夜都在做着长篇噩梦。再加上夜里起来给孩子把尿喂奶，几乎一宿都没怎么合眼。

《丈母娘》第十三章（1）

（28）

第二天一大早，我昏昏沉沉地起来上厕所，走过书房时，又见房门紧闭，侧耳一听，里面有喃喃细语声，强烈的好奇心和隐约的不安感驱使我推开了房门——只见屋内烟雾缭绕如蓬莱仙境，电脑桌上还依次摆放着水果和鲜花，丈母娘正吃力地跪坐在一个蒲团上，微闭着双眼，嘴里念念有词：“……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也许是听到了动静，她惊恐地睁开眼吃惊地望着我，我也被这庄严肃穆的情景吓了一跳，连忙抱歉地说：“对不起，您继续拜您的，我不小心走错了，打扰，打扰……”我边说边关上房门退出来。

这一惊不要紧，我立刻睡意全无，精神抖擞，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证明我不是在做梦：我的妈呀！——这还是我那天不怕，地不怕，走过南，闯过北，大雪天儿里喝凉水，黄土高坡压过腿的丈母娘吗？丈母娘膝下黄金万万两，什么时候见她下过跪呀！她又是什么时候居然成了阿弥陀佛的超级“粉丝”了，又是供花又是跪拜，还点灯上香的，不把家里弄成“大雄宝殿”不罢休呀！一想到上香，我突然反应过来：书房狭小，书架上又摆满了书，北京冬天天干物燥，丈母娘燃香，如果有一点火星儿溅到纸片上，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一想到这里，我不加思索地猛然又推开房门，正想和丈母娘说，却看见她正在“扑通扑通”地朝地上磕头如捣蒜，虽然俯身一次对她来说无比艰难，但她却做得无比虔诚。她好不容易抬起头，见我又站在旁边，这回终于忍不住火起：“你怎么回事？今儿大初一的，我好不容易五点起来做回早课，你不把我搅黄了你不甘心是吧？！”

我和她解释书房不能燃香，心诚则灵，摆几柱香表表心意就够了。丈母娘一把推开我：“好好好，我这是第一次，你让我把这次点完，我坐在这里看着，哪儿也不去，保证安全。下不为例，行了吧！”

丈母娘见我只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不是要扼杀她的宗教信仰，态度缓和了不少。我只好摇摇头退出来，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这个老太太真是生性不甘寂寞，每隔一段时间不说几句惊人之语就必有惊人之举。

草草吃完早饭后，我就带我闺女回我妈家了，每当我带孩子“回娘家”的一天，就是丈母娘的1949年，她总算可以解放一天了，为了合理利用这难得的一天，她总是提前好几天就眉飞色舞地呼朋引伴，浑身上下都喜气洋洋，好比小孩子过年。今天为迎接“女超人”，她更是一大早就把自己收拾得利利落落。

岳父则比我溜得还快，吃完早饭碗一丢，就急不可耐地出门找自己的乐子去了。岳父和我一样，也最怕见这个“女超人”，你想“女超人”年近五十都不结婚，为了实现完美梦想，非和上帝较劲。世上的男人没有她能看得上的，忠诚的她嫌平庸，英俊的她嫌浅薄，有钱的她嫌受冷落……她的宗旨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实在没鲜桃也不要紧，不结了行不？这种执著让我想起了得了幻想症的三毛，坚决不与残次品妥协，愣是给自己虚构了一个大胡子王子荷西，最后在绝望等待中玉碎，直接找上帝理论去了。面对这样的女人我实在缺乏底气，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到了我家，我妈一开门，又吓我一大跳：迎面一个满嘴没牙的小老太太，我刚想说：姥姥你回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去接你。却发现，原来不是我姥姥，是我妈呀！她满嘴跑风地说：“上次牙疼一直好不了，最后索性把满嘴牙全拔了，镶成假牙算了。”

我一看，这人一没牙支撑，还真显老，至少老了二十岁：“哎呦——妈呀——您这是要鸟枪换炮了呀！，要镶咱就镶满嘴大金牙，晃死人不偿命，还安全又保值，啊不，是升值，现在金价可正扶摇直上呢，就算是兵荒马乱咱也不怕——敲下你一颗牙，至少也能换二十斤白面抵挡一阵呢！”

我妈见我没个正型，就伸手打我：“你小子还拿我开心！就这么一口牙，花了我一万多，心疼死我了。”

“公道，这太公道了，我部门的一个实习生前几天下雪路滑，摔了一跟头，结果把两颗大门牙摔掉了，到北医三院一问，您猜补两颗牙要多少钱？一颗5000，两颗10000，快顶上他小半年的税后工资了！跟他一比，您这20多颗牙才一万多，简直是批发价嘛！都便宜到姥姥家了，您就知足吧！”

中午，除了一条特意给我闺女准备的清蒸鲈鱼，就是我爸给我姥姥曾经做过的“无牙饭”，比粥稠又比饭稀，入口即化，这只适合给老人孩子吃，我实在难以下咽，只好吃泡面。

晚上我带孩子回家的路上，她冷不丁问我：“老爸，奶奶家的房子比咱家的大，为什么咱们不住奶奶家，要和姥姥挤着住？”

我一听闺女是长大了，都会思考这些问题了，我不想让她知道大人间的恩恩怨怨，就给她解释：“是爸爸妈妈请姥姥住在咱家的，就是为了带你呀！姥姥带你很辛苦，所以你要听话，长大也要孝敬姥姥。”

豆丁仍穷追不舍：“那奶奶为什么不带我？是奶奶不喜欢我吗？”

我一听她问这么敏感的问题，吓了一跳：“别瞎说，奶奶喜欢你，大家都喜欢你，可是奶奶要上班，要赚钱，所以不能带你，知道了吗？”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时候车停了，我抱她下车上楼。

“女超人”已经走了，他们三个正在唏嘘：“心强命不强，真是气死人！四十多岁就得了这种病，校长做不了，罪还要自己受，身边连个端茶递水的人都没有。一辈子争强好胜图个啥呀？！”

原来，“女超人”刚检查出患有糖尿病，今天来我家，就是要到我家附近的糖尿病专科医院再复查的，这种病一旦得上就不能根治了，需要长年吃药控制，可是药的副作用又会引起心脏功能衰退，所以大多糖尿病患者十多年后都会出现并发症，最后，顾此失彼难以保全。

想想去年，“女超人”刚升成副校长那会儿，领导器重，同事仰慕，黄金大道刚刚铺开，没想到这么快就要鞠躬尽瘁了。人真是渺小

可怜，世界无限广阔，诱惑永无止境，“女超人”被领导的几句甜言蜜语就绕得找不着北，接下了那个新成立的艺术类附中的“烂摊子”，无怨无悔变本加厉地透支自己，到头来发觉红颜老去、蜡烛成灰，却看到昔日领导脸上的万种温情化作冷漠狰狞。这种经历就是“女超人”一生的写照，这个女人总是在同一条路上，重蹈覆辙，真是不懂为什么她能那么早就看透男人，却这么久还看不透世情，甚至还不如我。我年少时最受不了被人冷淡，现在，巴不得无人看我，好让我舒服太平过日子。

《丈母娘》第十三章（2）

第八部分

（29）

一个多事的周末终于过完了，转眼仍旧象是上了发条般紧张忙碌的一周。周一一早，因为起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高速公路全线封闭，四环上堵得令人绝望，所有的车都一步三点头地艰难行进。我亲眼见有个急性子，干脆把自己的QQ扔到路边儿的岔道上，从后备箱里掏出了一辆折叠自行车见缝插针地走了。瞧见人家的先见之明和齐全装备，羡慕得我们这些坐在车里却寸步难行的人直流口水。班车从7点发车，一直开到了10点半才晃悠地到单位，有人说，首都就是“首堵”，北京一堵车，能把人饿死在车里，其实这还不太确切，还没来得及饿死早被憋死了，我就差点被自己的一泡尿憋死。大周一的就这么不顺，看来这礼拜的日子一定轻松不了。

自从单位从城里搬到了这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外后，每天上下班往返近100多公里，象我这种级别的，油费和高速费只报一半，呼啦一下就走了好多同事，勉强留下来的，也大多坐了班车，不然辛苦一天赚的钱还不够养车的，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只有少数住在昌平，顺义的，只好五点半爬起来开车先到我家，把车停在我家楼下，然后再坐班车。我家是此地难得一见的平民小区，住户多是退休的大爷大妈，他们不会买车，省下钱来大多都买了国债，所以寸土寸金的车位居然还剩下几个，一个月才80块钱，我就推荐我们单位路远的同事都把车停在我家小区。我早晨7点睡眼惺忪下楼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路上奔波了至少1个小时了。晚上，我通常6点半到家吃饭的时候，他们还要以我家为起点，开车一两个小时，经过漫长的“堵”途，8点能到家已经可喜可贺。

我曾经不只一次庆幸丈母娘的英明果断，当时全家勒紧裤带，捉襟见肘，咬牙坚持也要挺进四环内，事实证明这样是对的。远处的房

子虽然便宜，但是每天上下班的时间成本大大超过了那几万块钱的房钱，时间就是金钱，这话是至理名言，每天节约两三个小时即使用来睡觉，日久天长也能换来好身体；更不要说还能和家人一起热热和和围坐一团吃晚饭了，这样的幸福感可是金钱都买不到的！不过，我也真的打心眼儿里佩服那几个长年奔波的同事，漂在北京，只觉得人人不易，个个都了不起。

到了单位，我如离弦之箭一般冲向厕所，好不容易放松了一下，手机就响了，是老婆发来的短消息：“快上来！”

老婆的单位是开放式办公，打个喷嚏全公司人都知道，所以她很少给我打电话，我们联系大多是通过MSN，她一定是等得不耐烦了，催促我快登陆上线，MSN就这点好，可以同时解决工作和生活。

我刚在MSN上一露头，她劈头就给了我一个怒不可遏的表情，然后就是连篇累牍的控诉和申斥，外加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大意就是，今天上午，我家闺女突然居高临下表情严肃地对丈母娘说：“姥姥，你都没有工作；看我奶奶都有工作，她还能赚好多钱，长大了，我也要象奶奶那样工作，到国贸上班……”

就这一句话，算是捅了马蜂窝了，直戳丈母娘的痛处，引起了丈母娘排山倒海的委屈，她当即就泪如雨下，就差号啕大哭了。这我能理解，这话任是从谁嘴里说出来，也不会有这么强的杀伤力，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从我闺女嘴里说出这种没心肝的话来——丈母娘当年就是为了带她才辞掉大好工作的，而我妈也正是为了她的工作，她的钱，才出尔反尔临阵脱逃不带孩子的，可如今丈母娘巴心巴肺地把孩子养大了，刚学会说几句囫圇话的她居然就这么出口伤人。

越是强大的人，最怕的往往是至亲的伤害，因为没有防备，往往伤在心里，而敌人的伤害，因为早有防备，只能伤及皮毛。难怪一生刚强的丈母娘也会被小孩子的一句无心之语伤得寸断肝肠。一向缺乏幽默感的岳父更是气得罢工不干了，直接给我老婆打电话告状。冤有

头，债有主，这一切的一切又都算在了我和我妈的头上了，老婆一口咬定是周末我妈教了我闺女这么说的。

可是这回真是天地良心，明月可鉴，就是老虎拔了牙，也不过就是只病猫，更别说是我妈拔了牙，她满嘴跑风，话都说不利落，怎么可能教我闺女说这些！我想了又想，突然想起来，周六我带孩子回来的路上，她问了我一些“奶奶为什么不带她”这种奇怪的问题，我当时随口说，因为“奶奶要上班，要赚钱，所以不能带你”，谁知道这个已经会学舌的小丫头竟然就自己断章取义，想当然地拿奶奶和姥姥相比了，而且居然会“狗眼看人低”，嫌姥姥没有奶奶能干。豆丁当然不知道整个“姥姥和奶奶”的来龙去脉，我也不想让她知道。果她一句多嘴激起千层浪，置我于“不仁不义”之境地。

就在我调动浑身细胞，群策群力积极想对策的时候，只见MSN上老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叫骂”：“不知好歹的白眼狼，你们爷儿俩都是！你们祖孙三代都是！！过河拆桥，落井下石，以怨报德……”别看她平时说话慢条斯理，还经常词不达意，可敲起键盘来，比我快多了，再加上仗着平时比我多看了几本书，名词成语一套一套的。我干着急就是敲不出几个字来，一着急，结结巴巴地骂她：“你有病，小孩子的话也当真，我妈没教她，我也没教她……”谁知道，我刚一还嘴，她就象疯狗一样噤里啪啦地朝我“叫”开了：“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你良心有病，你良心有病，你良心有病，你良心有病，你良心有病，你良心有病……”

我的妈呀——这个笨嘴女人总算找到了一个吵架的好工具，通过电脑的copy功能，再通过MSN的无声功能，她真是事半功倍，连气都不用倒，也不用浪费一点唾沫，只是动动键盘，就能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我都能想见她如果近在眼前会是什么样子，一定怒发冲冠，咬牙切齿，眼似铜铃，吼声震天！我刚说最近一段时间，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了，这三个女人好不容易都消停了，我也总算可以松口气儿了，

冷不丁地身边这个“小不点”又一夜之间长大了，我之前真是轻视她了，从来没拿她当是“女人“，可谁知这“第四个女人”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稍微的搬弄一下是非，就天下大乱了。

我看了一眼屏幕，还在抽风般地往下显示着：“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我决定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拷贝粘贴”的吵架方式，就敲了几个字给她：“有话回家说，网上说不清。”然后赶紧下线，摸了摸额头，居然出了一头冷汗。

因为有了这件节外生枝的烦心事儿，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好不容易捱到下班，雾气依旧阴霾浓重，丝毫没有散去的意思。下班路上也依旧是一路“堵”途，我一筹莫展地盯着不见天日的窗外发呆，第一次希望路最好再堵一点，这样我就能再推迟点时间去面对一团糟的现状。

我特意让老婆带丈母娘和岳父到我家附近的一个火锅店等我，一来，岳父罢工，在家也无饭可吃；二来，把地点设在外面，他们不会三面夹击我，至少会在人前给我留一点面子，就算不给我留面子，他们也会为他们自己留一点面子；三来，一家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碳火锅前，在一个锅里捞食儿吃，会给人一种“都是一家人”的心理暗示。我能想到的，都尽量做了，剩下的，只有听天由命了，好在我也算是经历过“狂风暴雨”洗礼过的人，最难的关头都咬牙挺过来了，这点风浪应该还扛得住。

(30)

等我气喘吁吁赶到的时候，已经比平时迟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也已恭候多时了，在靠着落地窗的位置上，老婆正在横眉冷对，声色俱厉地教训着我那惹是生非的小闺女，这要搁在平时，我早一个箭步冲过去制止她了，我一向反对过于严厉地教育孩子，我老婆就是大人强权意志的牺牲品，她从小就是众人眼中的乖女孩，是父母的好女儿，老师的好学生，老板的好下属，朋友间啧啧称道的好小姐。她永远都只有13岁，听大人的话，走最安全的路，作最安全的选择。但是

她并不快乐，只有我知道她有多压抑——表面上顺从我妈的蛮横强势，还有她妈“顾全大局”的安排，维持了“天下太平”的假象。可是夜半，她却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从噩梦中惊叫着醒来。她的问题就出在“乖”上，除了会对我和孩子又吼又叫外，她几乎对所有人都顺从而听话，凡事都为他人着想，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意志，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性格决定她的快乐永远来源于别人。她喜欢让别人满意，那样她自己才能快乐。于是本来想哭的时候她却不得不展颜微笑，本来想怒的时候却不得不和风细雨，本来想放松一下，结果却成了“假正经”！我发现这也是很多在北京打拼的外地人的共同个性——刻苦，勤奋，却拘谨，放不开，对自己也对别人心存戒备，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和生人打成一片，其实，他们只要再放松一点，懂得娱人娱己，试着把自己作践到泥土里，还能被谁伤害得了呢？真正的快乐也只有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才能源源不断地补充，建立在别人身上的快乐短暂而不可靠，也意味着软弱和焦虑的性格，比如我老婆，因为丈母娘和岳父的冲天怒气，现在就很焦虑，焦虑得已经不知所措，招猫逗狗地指桑骂槐了一整天。而最镇定，若无其事的要数我那没心没肺的闺女了，她应该早忘了她今天上午都说了些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了，此刻正在一刻不停地在饭桌上搞破坏。我偷眼瞧了瞧丈母娘，她果然眼圈微红神情萎靡，如霜打了一般，不复往日的雷厉风行，而岳父的表情则严肃得能杀人于无形。我知道他们正在拭目以待我的表现，如果我解释？清，还真有可能连跪键盘的资格都没有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决定还是先从我闺女下手，让她先磕头认个错儿，做姥姥的一定不会为难孩子，我也好就坡下驴了。

于是，我强迫自己摆出一副严父的嘴脸呵斥她：“宝宝，你知道你今天犯了什么错了吗？——你伤了姥姥的心了，知道吗？姥姥可不是没有工作的人！姥姥的工作神圣而伟大，每年都要送走几十个大哥哥大姐姐上大学，姥姥就为了带你一个人，放下几十个大哥哥大姐姐都

不帶了，姥姥的损失有多大？你懂吗？快去给姥姥低头认错，请求姥姥原谅你！”

其实，我对着一个两岁多的孩子，满口文邹邹地不是“神圣”就是“伟大”，纯粹是对牛弹琴，这是“醉瓮之意不在酒”——说给丈母娘他们听的，至少让他们知道我不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小人。

我家闺女见我百年难得一见的严肃表情，又看看平日里对她慈爱有加的外婆也一脸没精打采的样子，大概也多少知道点事情的严峻性了，她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怯生生地对丈母娘说：“姥姥，我错了，我明天再也不这样了。”

到底是我闺女，见风使舵的工夫一点也不比我差，我偷偷地给她竖了个大拇指。气氛已经比我刚来的时候缓和了不少，我夹了一筷子在滚头儿上的肥牛儿，带着十二分的恭敬和殷勤送到丈母娘碗里：“妈——您消消气儿，多吃点儿，您为我们牺牲了那么多！我心里最清楚，您是咱家的头号功臣，这家最离不开的就是您了。”我看着丈母娘开始动手夹菜了，我心里长出一口气——危险警报总算解除了一半。

然后，我又赶紧夹了一筷子羊肉送到岳父碗里：“爸，您最爱吃羊肉了，多吃点儿，这两年多来，您也辛苦了。”岳父看丈母娘态度缓和了，也顺风倒地接受了我的关怀。

最后，我夹了一张白菜叶给我老婆：“你爱吃青菜，多吃点儿。咱过咱们的好日子，别有个什么动静都往我妈身上扯，她也没别的，就是事业心强了点……”谁知道，我这一句掉以轻心脱口而出的话，就让之前搅尽脑汁的“巧舌如簧”全部功亏于溃了。我一句不该说的话，立刻招来了丈母娘的几十句来。

“什么事业心呀！？别装大瓣蒜了，她不过是舍不得每月那几千块钱罢了，要不干吗还非要你们给她买大房子呀！还动不动‘事业心’‘事业心’的，蒙谁呀！一不是国务院总理——吴仪，二不是大集团总裁——杨澜，不过就是一份混饭糊口的工作罢了，也配叫‘事业’，可真会给自己戴高帽子呀！她拿自个当根葱，谁拿她去沾大酱呀！要是这

也算‘事业’，那我也有，前天‘女超人’还游说我出山呢！她们学校急缺经验丰富的高中语文老师，原本我推掉了，现在既然你妈占便宜不够，还要和我比‘事业心’，那行呀——咱就比比！

“她不过是赶上了好时代，赶在文革前上了大学，我算点儿背的，上高中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接着又上山下乡，可是文革后我也考上大学了，还是边带孩子，边读完的大学，我容易嘛我？时代欠我的，我都咬着牙一点一点靠自己努力又挣回来了。就说她是大城市的，我们是小城市的，可我闺女也是正而八经分配到北京机关的国家干部，几千名毕业生，一共10个进京指标，我们要是比人差，能分到北京？她也不过就是比我们早三十多年分到北京的嘛！仗着投胎投的好，一出生嘴里就衔张上海户口，北京户口，我们那可是真刀真枪，一分一分考出来的！”

“再说我50多岁为了闺女闯荡北京，不到半年就买房安家了，我比她差到哪儿呀！她在北京混了三十多年，想住个大房子还非要讹着儿子媳妇掏钱！又不是自己没钱！手里攥那么多钱，生带不来，死带不走，我看她最后留给谁！”

丈母娘抑扬顿挫，气壮山河的“演讲”已经引起了餐厅里其他吃客的注目，我真是悔得肠子都青了，要是抽自己两耳光能把我刚才说“我妈事业心强”的那句话再咽回去，我都一百个愿意。我还是太不了解丈母娘了，她心里的疙瘩不是我，更不是我闺女，而是机关算尽的我妈，我妈精明要强，丈母娘也绝对不糊涂示弱，两个强女人聚头，要不一“掐”到底那才奇怪！

我审时度势总算是搞清楚了状况，这时候我要是再插嘴，那就纯粹是找“抽”了。我只好闭嘴，听任丈母娘的“天鹅绒大锤”对准我“咣——咣”猛砸。总结以往的经验，我发现，每隔一段时间，不是我老婆就是丈母娘总要找机会发作一顿，而矛头永远指向我妈，自打我妈“占了便宜”后，她算是倒了霉了，每隔一段时间总会被老婆和丈母娘从一堆陈芝麻烂谷子的陈年破事儿里提拉出来，把她的那点“恶行”象“鞭

尸”一样，不厌其烦地数落过来，数落过去，看来，谁的便宜也不是好占的，上帝是公平的，你在得到的时候同时也在失去。丈母娘数落完我妈后，通常还会把她们家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含辛茹苦，苦大仇深的经历象老牛反刍一样咀嚼一遍又一遍，让我把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又重新复习了N遍，之前我从来不懂什么叫“人间疾苦”，还以为全国人民都象我们北京人一样欢歌笑语，又吃又唱呢！通过丈母娘我才知道了一点中国人的屈辱史，贫穷史，落后史，挨打史；才知道丈母娘他们这代人是文革里死里逃生，大悲大苦过来的，要不是她给我补了这一课，我还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很前卫，很先锋的全国范围的集体行为艺术呢！

好容易，丈母娘直抒胸臆的“演讲”渐渐接近了尾声，起先，我的脸还红一阵白一阵，在众目睽睽的大厅里就象被剥光了衣服，我发誓下次再也不自作聪明地在外面解决家庭矛盾了，这样一边是丈母娘刀子般的数落，一边是别人雨点般猜测的目光，真是比死都难受。随着火锅的热气蒸腾开来，丈母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展宏图”，开始拿50岁当30岁，规划人生的下一个十年了，看来，她今天是彻底地和我妈较上劲了，要不比出个胜负输赢是决不罢休：“我也帮你们把孩子带到两岁半了，最难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马上就可以上幼儿园了，我该尽的义务已经尽了，也要去忙自己的‘事业’去了！我比你妈还年轻，理应比她的‘事业心’更强，你们看要么是让你妈也尽义务，要么是找个保姆，你们单过吧！”岳父也赶紧过来“溜缝”：“我们也不伺候你们了，我们也该象你妈一样，‘享受享受’生活，为自己活几年了。你们先商量吧，商量好了，我们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

我一听，他们铁了心要和我们闹“分家”，才知道此次事态比我想象的严重多了，连“找保姆”的念头都说出来了，看来是打定主意要“罢工”了。以前，一提“找保姆”，丈母娘就摇头摆手，她根本不相信保姆能把孩子带好；而岳父也是一百个不乐意，他反对把家和孩子都交给一个陌生人，破家值万贯，那样太不安全。现在两人众口一辞要向我

妈看齐，那倒霉的还不是我！如果人人都按照我妈的逻辑那样“为自己”而活，我就不该要这“倒霉孩子”，我可真够傻逼的我，没事净给自己下套儿。此时此刻，我再说什么都是废话，人家都会给我顶回来：“谁都不是傻子，你妈知道享受，我们也知道享受！你妈知道挣钱，我们也知道挣钱。”

锅里的汤已经被煮得惨白无味，盘子里的残羹也冷却凝固，显出颓唐之色。丈母娘最后说：“你们看吧，要不过完春节就送孩子去幼儿园，我们就搬走了，然后你们想办法接送。辛苦点吧，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说完，他们象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起身拍屁股走人了，我们两个却象接过了千斤重担一样压得垂头丧气，张口无话可说。我闺女莫名其妙地问：“姥姥，姥爷上哪儿了？怎么不等我们呀？”

我看着她那傻乎乎的样子，气都不打一处来，这个小女人给我带来的头疼，比我丈母娘和我妈加到一起还多：“你可真是个惹祸精呀！你把他俩气走了，看谁来管你！没人要你了，你个笨——蛋！”这句话她是听懂了，马上惊恐万状地咧开嘴大哭起来。我赶紧哄她，老婆又恨铁不成钢地过来锤打她：“你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呀——，自打生了你这个‘讨债鬼’，我们就没过过一天消停日子，都是因为你个作祸精……”

《丈母娘》第十四章（1）

（31）

接下来的几天，我很自觉地让孩子和我们睡，好让丈母娘睡几个难得的囫圇觉。既然人家已经决定要“享受生活”了，就没有义务再为你的孩子张罗了。孩子已经两岁半了，自从卖了房后，我们的经济条件好转了很多，就给她喝纯进口奶粉了，外加各种口感美妙的奶粉伴侣，她见了奶粉，比见亲娘还亲。“夜里喝奶”更是她雷打不动的习惯，总是在午夜我困得七荤八素的时候她嚷嚷着要奶喝：“我要喝奶，快给我冲奶粉！”有时候，我困极了，她刺耳的哭闹声也叫不醒我，她就使出“九阴白骨掌”“啪——啪”地给我几记响亮的耳光；或者用那粗壮的小猪腿狠狠地踹我几脚，有几次，我险些被她踢到床下。这还算客气的，有一次，因为我一时犯懒，偷梁换柱只给她喝了清水，她尝了一口后，居然睚眦必报，还使出泼妇般的招数，迅雷不及掩耳地抓花了我的脸。

第二天，我匆忙洗漱完就上班了，没想到，那天我意外地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礼遇，一会张姐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小两口吵架是常有的事，舌头和牙还有打架的时候呢！想开点，没事……”一会年轻的小李在MSN上刨根问底：“后院起火了？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呀？你们可是我心中的模范夫妻呀，你要是都过成这样了，我可没勇气结婚了……”他们说得我一头雾水。我赶紧跑到洗手间一看，从眉心到额头明显的四条指头印，我才想起来是豆丁昨晚的“杰作”，可是，无论我怎样解释，都是越描越黑，同事们都将信将疑，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索性随他们八卦去吧，谣言止于沉默。

就因为这喝奶的事儿，我没少和她生气，原来的约法三章是只能夜里喝一到两次奶，可是有天晚上吃饭时，她却嚷嚷着要喝奶。我说：“你要吃饭，不吃饭长不大。”她居然一本正经地用电视上的广告词来反驳我：“奶粉让中国宝宝更优秀！”因为是晚上，我有的是时间

和她“死磕”，于是决定这次要把“原则”坚持到底：“不吃饭就是不能喝奶。”于是，她照例上演了一番“一哭，二闹，三打滚”的把戏，我决定用“冷处理”的办法，视她为空气，对她的无理取闹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一会儿她偷偷地翻眼看看无动于衷的我，乖乖地来吃饭了，我暗自得意：今天我终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上风了。等她吃完一碗，我去厨房给她盛汤，也就一转身的工夫，等我回来，发现我喝水的杯子头朝下直直地就杵在她的鸭鸭马桶里了，而她居然还用一种挑衅的眼光看着我。我顿时火冒三丈，抱起她找准她的屁屁就开打，她马上又开始狡辩：“我不是故意的呀，我哪敢呀？我好冤枉好冤枉啊，我的青天大爸爸呀！”最近，我天天晚上被她折磨得睡不成觉，没有耐心再和她废话，一顿“噼里啪啦”之后，她终于顾不上狡辩，开始哇哇大哭。哭了十分钟后，她还不收场，依旧一把鼻涕一把泪。我又不好马上给她好脸色，就对她说：“哭吧，哭吧，哭泣有三妙，一省毛巾二省水，还能省香皂，早晚哭一场，省得用‘大宝’！”她见我态度有所好转，就破涕为笑，还吹了个大鼻涕泡，向我道歉：“爸爸，我错了，我下次不把你的杯子放我马桶里了。”我一笑泯恩仇，她还不忘趁机向我勒索：“给我冲点奶吧，我流了那么多泪，都渴了。”原来，绕来绕去，绕了一百圈，还是为了从我这儿骗口奶喝。

晚上，丈母娘遛弯回来，她象找到了靠山一样蜷缩在姥姥怀里，一五一十地痛陈我暴揍她的“恶行”，丈母娘心疼地揉着她的屁屁安慰她，她为了巴结姥姥，就极尽谄媚：“姥姥呀，你真漂亮，你看我只有两个双眼皮，你看你，满脸都是双眼皮，比我还漂亮呀！”

丈母娘一听，乐得东倒西歪，都喘不上气了，家里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么由衷爽朗的笑声了，我心中暗喜，不由心生一计：如果我闺女再多来点儿“甜言蜜语”给丈母娘多灌点“糖水”的话，每准儿事情还有转机。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一下班回来，就见缝插针地教我闺女。

“世界上谁对你最好呀？”我问。

“爸爸。”她不加思索地答道。我心里美滋滋的。

我老婆也急忙凑过来发问：“世界上谁对你最好呀？”

她看看我，又看看老婆，稍加思索地回答：“妈妈。”

我俩对视了一下，傻眼了：原来谁问她，她就说谁最好。自从上次说错话后挨了顿揍，她小心多了，懂得看大人脸色说话了，经常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同时见人见鬼的话，她就满嘴说胡话。倒是谁都不得罪了，不过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就这么油滑玲珑，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赶紧纠正她：“不对，不对，一定要回答‘姥姥’。不管谁问这个问题都要回答‘姥姥’，记住了吗？”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一会儿又不放心地跑过来问我：“那如果是奶奶问我，我也这么回答？”

她的这个问题倒是提醒了我：她已经不是一年前那个只会猛吃傻睡的小婴儿了，她懂得观察，也听得懂人话，而且还开始有自己的思维了，我们平时说话太不小心了，丈母娘上次的“发作”就丝毫没有避讳她，其实，她通过半懂不懂的只言片语和大人怒不可遏的神态表情已经隐约知道了一点“奶奶”和“姥姥”之间水火不容的现状。如果她在我妈面前再说些什么不该说的话，那动静就更大了，我就彻底众叛亲离了。那样的话，还活什么劲呀——干脆买块豆腐撞死得了。我们太大意了，外表看来，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屁孩’，实际上，她的内心有着超越年龄的思考能力和判断力，她的成长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想。

我一把抱过她，郑重其事地说：“对，就算是奶奶问你，你也要说‘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是姥姥’，因为姥姥为你做出的牺牲最大，当然，还有妈妈。小孩子要讲真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果遇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就说‘我不知道’。如果奶奶问起咱家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要说‘不知道’，千万不要再当‘传话筒’胡说八道，惹是生非了，懂吗？”

她似懂非懂地瞪着一双乌亮的“煤核”眼，冲我坚定地点点头，我才放心地放她下去玩了。

晚上，丈母娘和岳父都“放风”回来了。白天，他们俩一个带孩子，一个买菜做饭，难得四处走走，所以，晚上一吃完饭，两人就争先恐后，一个比一个快地溜出去，就象监狱里的犯人“放风”一样，即使天寒地冻也乐此不疲。

我一边把事先削好的水果给他们吃，一边拿演练了一晚上的问题问我闺女：“世界上谁对你最好呀？”

这回她还懂得见机行事，临场添油加醋地发挥了一把：“姥姥和——姥爷。”

丈母娘和岳父虽然明知道是我教唆的，但还是乐得满面红光，合不上嘴，抱着我闺女亲了又亲。

我闺女又趁热打铁，擅自发问：“姥姥姥爷，奶奶家的房子比咱家的大。”

我一听，倒抽一口凉气。这倒霉孩子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好端端地又提什么奶奶和房子，这么敏感的话题也是随便说的吗？这不是又往枪口上撞吗？

这时候，岳父果然有点不高兴了，就问她：“那怎么办？要是你嫌咱家小，你去你奶奶家住？”

当时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里了，岳父这不是成心给她下套吗？我真替她捏把汗呀！谁知道她不慌不忙把话锋一转：“不——等我长大了，到美国工作，赚好多好多钱，给姥姥姥爷买更大更大的大房子。”

这无师自通的回答实在很精彩，丈母娘和岳父当时都愣住了，半秒钟后才反应过来，丈母娘更是感动得眼泪都直在眼眶里打转儿：“这丫头比她爸妈都出息，人小志大，还要到美国淘金呢！”

(32)

度日如年的一周总算熬过去了，周末一大早，丈母娘和岳父就神秘秘地分头出门了，丈母娘出门前还不忘提醒我：“今天你们休息，

还出去找找保姆？遇上一个合适的可不容易！”

我一听这话音儿，合着她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走了。可是根据老婆刺探出来的情报，丈母娘重返讲台的希望不大呀——“女超人”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她才不会舍了老命去接那个烂摊子！那她葫芦里又是卖的什么药呢？通过近两年我对这几个女人的战略战术的了解，如果哭闹是她们的常规武器，那沉默就是她们的化学武器，而“声言自杀”是她们在宣布使用核武器，但通常只是核威胁。可是这次丈母娘早已停止了发作，也明显不是赌气，因为她并没有刻意保持沉默，自杀就更是无稽之谈，可是她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呢？现在还看不出来，只能静观其变。“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竭力挽留，另一方面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至于到时候措手不及。

想到这里，我只好亲自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去咨询。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现在正逢年关，很多外地保姆都准备回老家过年，北京保姆全线告急，价格也水涨船高，带孩子的保姆月薪已直逼2000，经验丰富的甚至已经突破3000元大关，还要帮保姆做健康体检，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即便如此，要等到空缺的保姆也至少要两个月后了。早听人家过来人说：省钱的保姆不省心，不省钱的保姆也不见得省心。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曾咬着牙找过一个高级保姆，因为人家高级保姆服务过的人家也是高级家庭，所以第一次面试，她就提出：“孩子的衣服和用品都要固定一个牌子的？(当然那个牌子价格不菲)；要有独立的房间；一周至少要出去吃一顿大餐；最好能周末开车带孩子去郊游……”这哪里是面试保姆？纯粹就是保姆面试雇主呀！

我一筹莫展地回到家，准备和老婆商量对策。谁知丈母娘已经风风火火地先到了，手里还拿着一堆花花绿绿的广告宣传单页和我老婆指指点点。我凑上去一看，原来是小区里最近一直在发送的外地房产广告，大多是威海，烟台这些海滨城市，宣传单页上的风光照片美仑美奂，承诺得更是天花乱坠，最诱人的当然还是价格，每平米3000多元，在北京可能连地下室都买不到，可是在外地却能买到海景洋房，

真正实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中美景，好象还能免费看房，悠悠得很多老头儿老太太都跃跃欲试，打算辗转他乡，异地养老。丈母娘也被别人煽惑得蠢蠢欲动，规划起她的老年生活图景了。

岳父当年为了老婆在北京有立锥之地而被迫卖了家传的房子，此事一直是他的心头隐痛。我们卖了房子后，虽然还了他们多半的钱，但是房价也早已扶摇直上，让人不敢奢望了。丈母娘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人，手里有点闲钱，就想买房子置地。可现在他们手里的那点钱，放在五年前还够买个一居的，又攒了一年，反倒只够买个阳台了。

丈母娘一向“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话间急急忙忙就想去取钱交定金，我心中焦急，上前阻拦：“您可得想好了，这画儿上画的可都是效果图，实际那儿可能连一块砖头瓦片都没有，又是两年的期房，周期那么长，虽说是已经规划好了，可现在的‘规划’，就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顶领导一句话！到时候一个政策下来，能不能盖起来都是两码事，就算是政策不变，因为资金断链的烂尾房也多了去了。退一万步说，房子没问题交到您手上了，可它离市中心还有几十公里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的，您又舍不得打车，出门一趟多不方便啊！万一你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们要去看您，那也耽误工夫呀！您说您买这么个海市蜃楼的房子摆那儿当画儿看呀！？”

我这么三言五语，正过来反过去的三说两说的，就把丈母娘的“美梦”给搅黄了，我也心满意足地去和老婆汇报“保姆紧俏，此路不通”的事情去了。老婆听了，倒是不急不慌——一副“羽扇动风云，四两拨千斤”的成竹在胸的模样。我一想，她是打丈母娘肚子里出来的，了解丈母娘的程度一定不比蛔虫差，既然她“皇上”都不着急，我这“太监”不是瞎着急吗？索性，爱谁谁！我也不急了。

晚上，我难得做好了一顿饭，岳父扛着大包小裹地就进门了，我们都很奇怪他最近经常整半天儿整半天儿地“蒸发”，不知道是到哪去了，萨达姆都找到了，还迟迟看不见他的影子。丈母娘更是直截了当：“你是闻着味儿进门儿的吧！一出门就是整半天儿，逃避做饭呀？

我们前脚刚把饭菜端上桌，你跟着后脚就进门儿了。”丈母娘刚刚开始规划的“养老”图景一下子就被现实摧毁了，不免有些懊恼，正愁没地方发泄呢，正好岳父这个“替罪羊”及时地出现了。

岳父整天不是绕着菜场转，就是围着灶台转，他天性孤僻，爱好不多。不象我爸还喜欢围着“裙子”转转。“君子远庖厨”——谁也不喜欢整天被“烟熏火燎”着，所以一到周末，他就“溜之大吉”，直到家家饭菜飘香，他才姗姗来迟。

面对丈母娘的质问，他难得兴奋地指着那大大小小的药箱子：“今天被楼下的老年人活动站拉去参加免费体检了，我基本正常，就是血压，血糖稍稍偏高，人家还推荐了几种药，现在优惠——买两盒送一盒，好多人都买了五六箱，我钱没带够，先借了楼下老李1000多块钱，才抢了三箱，咱俩都能吃。都说效果特别好——降血压，降血糖……”

岳父自从出了一次车祸，死里逃生地捡回了一条命后，就变得格外惜命。他从来不用微波炉，因为害怕辐射，我用的时候，他就象躲避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就连看电视，他都要眯起眼睛远远地“遥望”，我就差给他准备一个望远镜和防毒面具了。还有，他吃药比吃饭都准时，什么“五福心脑血管康”，“复方丹参片”，每天大把大把地送到嘴里当饭吃。上周他亲眼目睹了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超人”都得了糖尿病以后，更是疑神疑鬼，一会儿觉得自己血流不畅，一会儿又觉得心脏好象停跳了两秒。口渴了，他怀疑自己是糖尿病，水喝多了，他又觉得自己肾不好。总之，整天如坐针毡坐卧不宁，我们倒不觉得他身体有什么病，更担心他得了神经性强迫症。

《丈母娘》第十四章 (2)

(33)

第二天，我去看望我干妈。我别的不多，“妈”还是挺多的，这个“干妈”就是我一个哥儿们的妈妈，早年守寡，身边又只有一个儿子。前几年，我哥们儿执意要赶出国留学的热潮，还非“不列颠”不去。自从9`11后，最热点的留学之地就是英，法，德这些老牌的欧洲国家了。据说大款喜欢让孩子去美国留学，那些号称“学养深厚”的“书香门第”为了和普通“暴发户”划清界限，都迫不及待地把孩子早早地送到欧洲去，好培养他们的“贵族感”，毕竟要成为“贵族”需要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既然哥们儿立志要从他这一代“改换门庭”，干妈也鼎力支持，拿出一多半的拆迁费，供他远渡重洋。临行前，他把寡母托付给了我，既然哥们儿这么信任我——没说的，我当即就认下了这个“干妈”。其实，说是“干儿子”，我也不过就是隔两个月去看看她而已。

“干妈”照例给我做了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面码有黄瓜丝，绿豆芽，豌豆苗一应俱全，这么丰盛的北京名吃，我只能在她这里才能享受到。我就着大蒜敞开怀吃了一碗又一碗。“干妈”见我吃得香，不由自主地就念叨起亲儿子来：“也不知道他每天都吃点什么？那英国菜吃得习惯不习惯！”我赶紧宽她的心：“您放心！这小子才不会亏待自己！一定是早上起来牙也不刷，就有男仆端一杯black tea给他漱口；午饭是配着鹅肝和熏鲑鱼的大餐，还得装在镶有金边儿的骨瓷餐具里，连刀叉都是纯银的；三点钟要喝个下午茶，非英国式的黄瓜三明治或者法国式的起士蛋糕不吃。晚上八点钟，咱们喝小米粥的时候，人家的正餐时间到了……和名门淑女约会，跟首相的小女儿讨论她身上的玫瑰香味到底是源自保加利亚还是埃及，琢磨桌子上的郁金香杯是法国造的还是比利时造的；并且以上这些话还都得是用地道的伦敦腔说的！”

用我闺女的话说，我“干妈”乐得已经满脸都是“双眼皮”了。临走时，她还送了我一条刚出生不久的“雪纳瑞”：“送给你爸妈吧，没事儿也好有个说话的伴儿，解个闷儿吧！”我哥儿们临走前特意给她买了一条拥有高贵出身的英德混血的“雪纳瑞”牧羊犬，将近6000块钱，还有“血统证明”，祖籍是爱尔兰，为的就是让“干妈”能够“睹狗思儿”。前段时间它刚下了幼崽，“干妈”荣升为姥姥，那欢喜的劲头不亚于当年我刚做爸爸的时候。

我欢天喜地地抱着小狗送到我爸妈家，没想到他们还不领情，嫌又脏又麻烦。我就劝他们：“你们懒得养孙女，还不养条小狗？我告诉你们，它的来头可大了——有英国皇家血统，3000卖给你是讲人情，4000卖你是讲交情，5000卖你是讲行情！我都白送你们了！天底下上哪找这便宜去！你们就养着吧，全当又养了回我，保证这笔无本万利的投资只赚不赔。我爸也不用天天跳舞了，成天遛狗顺带把自己也遛遛，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服我爸妈收养了这个“狗儿子”。

这天，在干妈家蹭了顿午饭，在亲妈家混了顿晚饭，丈母娘乐得少管我两顿饭。晚上回家的时候，桌上就一盘白菜豆腐，他们正在就着咸菜喝“糰糊”，我说“糰糊”，一点不带夸张变形的——就是面粉加水和成糊状再熬成粥，这分明就是过去穷人家糊窗户纸用的糰糊呀！我第一次见这个东西时，是丈母娘熬给我闺女喝的，里面还有鸡蛋，再放点冰糖，我闺女喝得巴咂巴咂的。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吃点啥不好，居然吃“糰糊搅鸡蛋”。丈母娘却说：“喝这个去火，给小孩子吃还好消化。”任凭她怎样游说，我从来不吃，所以他们就趁我不在全家喝“糰糊”。

我说：“你们干吗呢？我一不在家，你们就吃这个？忆苦思甜呀？怀念61，62年呀？这让我这心里多不落忍呀？”

丈母娘说：“今天初八，我们不能吃肉，正好吃点清淡的清清肠胃。”

岳父说：“白菜豆腐保平安，还能降血压。”

老婆说：“这个月开始，我们要吃斋，一个月有十天不吃肉，就是平时我们也只吃‘三净肉’，以后你也不要买什么活鱼了，罪过太大，咱家吃鱼只吃死鱼。”

我一听立时就傻眼了：“那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大丈夫不可一日无肉呀！”

“你可以出去吃。”丈母娘和老婆几乎一口同声地说。“你家不是爱做鱼虾吗？豆丁可以回你家吃。”

我赶紧摸摸我老婆的额头：“不烧呀，怎么满嘴胡话呢！你们俩不是让孩子气得受刺激了吧？你们可不能出家啊——就是出家也得等豆丁考上大学！”

丈母娘嘿嘿一笑：“你还当我们是陈晓旭呢！千万家产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舍不下的东西太多了，就我们还能出家？差远了。连入门都不算，佛法精深，这辈子都搭上也难知其中一二。所以要抓紧修行，争取这辈子就能跳脱轮回，往生西方净土。”丈母娘说完就转头去看电视了，她已经很长时间都不看韩剧了，而是不知道从哪里源源不断地拿来那么多高僧讲经的光盘，一有时间就必恭必敬地沐浴更衣端坐在电视前看得如痴如醉。

电视里，一个象我这么大的年轻和尚正在慷慨激昂地讲“持戒”的重要性：“……戒中最重要的，不用说是杀、盗、淫、妄，此外还有饮酒、食肉，做人最低的限度，也要能持五戒……”我一听，我的妈呀，要按照他这么说，是个人都得做和尚，象我这样的只有下地狱的份了。

我看他们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只好到书房里看报纸。这时候才发现书柜最上面一格已经被众佛菩萨占据了，从阿弥陀佛到普贤菩萨，从观世音到大势至菩萨，无不慈眉善目，神色庄严。我坐在“西方三圣”的眼皮子底下，怎么都觉得如坐针毡，脑后直冒凉风，“头顶三

尺有神明”，这种感觉让你起心动念都必须心无杂念。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则新闻标题：“保姆疏忽致幼女摔死 家政中心判赔53万”。

我大呼小叫地呼唤他们快过来看，丈母娘听后更是紧张得长吁短叹：“我就说保姆不行吧，带孩子那就得时刻都紧张得绷紧了弦，责任多大呀！这孩子的爸妈不知道要多少年过不来！”我一听，心中灵机一动，原来丈母娘还是不放心的呀！那就索性多找些这种新闻刺激刺激她，让她彻底“放不下”心。说话间我就在百度上敲入“保姆疏忽”这个关键词，瞬间就有了上百条此类新闻——“保姆疏忽，软骨童被饭粒噎死”，“保姆疏忽致10个月大婴儿误食药膏”，“儿童落水保姆失责酿惨祸”……

丈母娘看得满头冒冷汗，满口念“阿弥陀佛”，皱着眉头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看还是不能让保姆带，孩子现在正是登高爬低的时候，一转身的工夫就没人影儿了。这要一个看不住，后果不堪设想。”我看火候差不多了，再看下去，老太太非紧张得睡不着觉。就剥了个柚子让她出来清清火，压压惊，顺便探探她的话音儿：“那您不去海边儿住着？”

丈母娘大手一挥：“孩子比房子重要。我也想明白了，我生来的劳碌命，享不了那份福，人的福分都是自己修来的，福分就那么多，你提前享完了，就该受苦了；所以人要‘惜福’，这样才能‘幸福绵长’，平安终老。”

我一听，老太太真是“老”了，已经不似当年那个身怀绝技胆量过人，与天斗，与地斗，和命运抗争其乐无穷的穆桂英了，她开始认命，服老，顺其自然，不和现实拧着干了，连说起话来，都象“心灵鸡汤”一样一派祥和安宁，唯一不变的只有她那“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责任心。

为了讨得她的欢心，我赶紧找准马屁使劲乱拍：“您真是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藏王转世，观音菩萨下凡……

丈母娘一边满脸乐开了花，一边不忘“教训”我：“别用你那抹了蜜的甜嘴儿糊弄我，我可不是你妈，我才不吃这套！”

我连忙纠正：“您还是那么宠辱不惊！真是境界高远——不过，我这套我妈也早就不吃了，我妈一直喜欢真金白银，图个实惠！”

这句话丈母娘爱听，撇着嘴边乐边点头。

我赶紧补充道：“您‘宠辱不惊’，那是您的事儿，不过，我们可不能让您再继续‘赔了闺女再折银子’了，年底我发了奖金，就能把欠你们的钱全部还清了，既然你们想买套大点的房子养老，与其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不如干脆你们带上钱带上孩子回老家买套房子吧，什么时候买到了，什么时候再回来。”

丈母娘一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话可谓正中她的下怀。在厨房忙活的岳父也一直旁听着我们的谈话，听到这里他满面红光地冲出来：“这是你说的？你舍得让我们带孩子回去？”我一拍胸脯，坚定地说：“那当然，老丈杆子办事，女婿我放心，你们为了我们把自己房子都卖了，还背井离乡替我们忙活这么多年，我爸妈那边住着大房子逍遥快活着，咱不可能一碗水端平了，那也得差不多呀！”

丈母娘也兴奋得欢天喜地：“你放心，我这就联系那边的幼儿园，大学里的子弟幼儿园学《三字经》《弟子规》，还离咱家近，院门都不用出，抬腿就到。你给我们俩月时间，我保证买一套象模象样的大房子，再过二十年，等把孩子拉扯大了，我们俩也老了，就回去养老，你们退休了随时回去住着也方便。”

这么三言两语的，丈母娘就把我们二十年以后的老年生活都规划好了。我发觉，女婿如果没有和丈母娘交过手，儿媳妇如果没有和婆婆过过招儿，就如同拳击选手没有下过场子，应变能力、抗击打能力、反应能力都是纸上谈兵，心态也绝对苍白无力。而你交手的对象越怪异，越不靠谱，就越能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老当益壮的战士。通过这几年的历练，我就象一个不急不缓胸有成竹的老中医，只要号准了丈母娘的脉，然后对症下药，保管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其实，婚姻

就是妥协的过程，将心比心，才能同心。牙齿和舌头那么亲密，也会不小心咬到猛然一痛。对于一家人来说，所有事情都应该摊开来商量，有时候主动让步替对方考虑是最好的选择，让步并不代表胆怯，而是以退为进，保证大后方和谐的大智慧。说到底，婚姻是相处的艺术，而如果没有妥协，难免变成一场难看的行为艺术。

《丈母娘》第十五章 (1)

第九部分

(34)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当年选这个专业，一读五年，本想让我妈多养我一年，没想到坐得起茧，读得发呆，毕业已经老大，看着同届的同学早早地参加了工作，自己还是一个连顿涮羊肉都吃不起的穷学生，悔得肠子都青了，足足比别人晚工作了一年，机会也不知错失了多少。哪知道刚毕业没两年，就赶上了中国大兴土木的年代，我的专业又突然派上了用场，不用象丈母娘那样整天感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

有人戏称：“中国——China，拆了”。近几年，我和我的同行们在规划部和开发商的指挥下，齐心协力地把北京城折腾成了一个“癞痢头”，超级摩登的建筑和勉强站立的平房相应成趣，红墙绿瓦和超现实的蛋形建筑比肩而立，那座饱受争议而又举世闻名的“大笨蛋”就是法国建筑师安德鲁的杰作。不断有忧国忧民的文物保护主义者站出来声讨说“外国设计师在中国做建筑就象在种杂草，什么劳民伤财的主意都想得出来，北京就是全球建筑师的实验基地。库哈斯一个人在两年内盖出了4座摩天大楼，设计了几百万平方米的城市规划，如果在纽约的话，他一辈子也难做到这个数目。”当然，中国建筑师也不示弱，严格来讲，中国能称为建筑师的微乎其微，大部分只能叫结构工程师，就算把我们这些滥竽充数的都算在内，建筑师的数量也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然而我们却在五分之一的时间内设计了5倍数量的“建筑”，当然，严格来讲，我们设计的只是“房子”而已。但是，我们的效率却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样的速度会让我们在短暂的红火之后，走向漫长的萧条期，然而，没人能拦得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

此刻，临近年关，公司里人心惶惶，一片忙乱。大家都各怀鬼胎地猜测今年年终奖的数目。越是这种紧要关头越是要抓紧时机表现，不仅要干得好，还要说得好！我一向兢兢业业地维护和老板的关系——在他面前，永远保持爽朗坦荡的微笑，称赞他留学英国的独生女儿的学业优秀；午饭后的乒乓球赛故意输给他；面对客户的质问，不顶嘴而是替他顶罪，（关键时刻，顶罪绝对胜过顶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刻苦加班，做出成绩。尤其是在老板在场的时候，因为老板才是唯一掌握红包内容的人。“爱哭的孩子有奶喝”，在公司的一切都要靠自己争取——地球虽然是平的，可公司却不是平的，要求老板对你忠实，这比要求老婆要困难多了。如果年底红包和我的预期相差实在太多，我一定会为自己争取，毕竟，经济基础决定家庭地位——年终奖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丈母娘和老婆对我的脸色是不是好看，还有对我偶尔的偷懒犯逸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忍耐。当然，和老板提条件要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和业绩，因此在发红包的前几天突击加班则是事半功倍的一大法宝。

临近下班时，正好老板交我一份紧急任务，我正愁没机会表现呢，“上天就降大任”于我了。在别人都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时候，我故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电话里对老婆说：“这两天活太多了，我就不回家了，住在公司宿舍里，你一个人给宝宝洗澡还行吧？”这个电话原本可以不打，在MSN上能说得更加透彻清楚。但我要的就是“众人皆知”的效果——不仅对工作敬业，而且对家庭负责，虽然，我实际上是个“甩手掌柜”，并不多管家里的事情。

老婆当然心领神会：“没问题，你放心加班吧，吃早点，注意身体。”可惜我没把电话按“免提”，不然，还能把老婆当成“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的楷模来“秀”一把。其实，她也经常在家里对着我们爷儿俩大呼小叫，只是外人不知而已。可见，更多的时候“幸福家庭”就是这样被人为塑造出来的。“修身，齐家，平天下”——对于一个已婚有子

的男人来说，能把自己家事料理停当，别人才敢委以重任，如果经常“后院”起火，必定给人留以把柄口舌，难托重担。

平时我很少在单位加班，大多都是带电脑回去工作。虽然也算做加班，但是老板看不见，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根据多年纵横职场的经验，我80%的辛勤工作都在老板的视线以外，而展现在老板面前的20%，才是决定我命运的关键。而我在单位加班更多的是“形象工程”，也是宝贵的20%，这才是为我的形象和荷包“加分”的关键。

晚饭是和那些常年住在宿舍的未婚小青年儿一起吃的，他们都好奇地团团围住我这个难得住一回宿舍的已婚男人。这个问：“你买房了吗？”那个问：“你买房贷款了吗？”还有一个问：“你的房贷还剩多少？”这三个问题，是和他们相过亲的女孩最经常问起的。

在他们看来，如果你没有三房一厅，即使有一张文凭，二国语言，五官端正，六六（落落）大方，九（酒）烟不沾，十分老实，可找到一个心仪对象的几率比被恐怖分子杀害的概率还小。

小李说，有一次他认识了一个身材窈窕的漂亮女孩，刚想和人家套瓷。就被那女孩含沙射影地挡了回去：“我想送给那些没房没车还腆着脸追我的男人一句话：滚！没事别来和我逗闷子。”

这话真是太伤自尊了。难怪小李说：“你说我妈怎么那么不开眼，干吗把我生成个男的？要是能再投一次胎，我说什么也要把自己回回炉，变成个女的。真是羡慕你呀——啧啧，生个闺女，至少能省100万，不用准备房子了。将来我也得算好了，要生就生个女孩，不能生个男孩，让他也象我这样快三十了，还打光棍。现在都说，‘生个男孩，就是生个仇人，娶个媳妇就是娶个敌人；生个女孩，就是生个亲人，嫁个女婿就是嫁个仆人……’”

他说到这里，意识到说中了我的要害，这等于是秃子面前提头发，于是连忙不自然地解释：“别多心，我不是在说你呀，再说，我就是给人家当仆人都没份呀！”

一连加了四天班，周末是小年，正好回家吃团圆饭。回家前，揽镜一照：满脸胡子拉茬，头发更见稀疏。于是，一边赶紧把仅存不多的头发抓得蓬松些，一边自我安慰：男人的头发总是和智商成反比的，再说，辛苦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掉几根头发也值了，人家李连杰说的好，“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

这几天和小李谈得颇为投机。回去的时候，他盛情邀请我蹭他的车回家，他家住郊区，为了节省时间和油费，他平时住宿舍，一周回家一次。周末的道路照例是水泄不通，再加上天黑得早，快到我家时，他从后面的胡同抄了近道，天黑路窄，前面还有一个提了两根葱的胖大妈，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象个鸭子，小李只好狂摁喇叭催促她快点走。没想到胖老太太反而转过身来不走了，过来敲敲我们的车前盖，开口就骂，还不带一个脏字儿：“住个大塔楼，开个小奥拓——还真拿自个儿当根葱了！牛什么呀你牛！”她一边说还一边掐着水桶腰，摇晃着手里的那两根葱朝我们示威。

小李一听就急了：“操他大爷的，老子整天被小姑娘挤兑，还轮不着你个老娘们儿瞧不起，我没拿自个儿当根葱，她倒鼻子里插葱——装上‘象’了，嗨……”我一看，这欧巴桑来者不善，连忙制止小李，自己开门下车，她那一张一合的嘴朝我喷着夹杂了韭菜味儿的哈气，我断定她中午一定吃的是韭菜馅儿包子，可能葱放少了，正好出来买两棵葱的时候，碰着了我们俩，借着路灯，我看见她的牙缝里还塞着不止一片韭菜末，这恰恰证实了我的猜测。不过，我已经顾不上猜测这些了。为了能够早点回家，我拼命移动五官，挤出一脸媚笑，大姐大妈的一通乱叫，才礼让三先地把她请走了。

上了车我苦口婆心地教导小李：“这个岁数的女人最难缠，仗着大半辈子打下了江山，手里又有俩闲钱，一天到晚，不是排队买国债就是买基金，从年初到年底，翻一番儿的大有人在，人家财大气粗，腰杆子就是硬。再加上更年期后遗症，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滴水成冰，在家每天都能把自己老公的祖宗八代都排着队骂一遍，那口才

——句句都不带重样的，怎么可能把咱们放在眼里？你可别得罪她们，你得试着和她们相处，将来你丈母娘可就这岁数，为什么你屡战屡败？肯定是不把丈母娘伺候好……”

说到这儿，小李打断我：“我没你那么幸运，我压根就没到‘见丈母娘’这一关，咱俩的级别不一样，和‘丈母娘相处’那是后话，你还是先教教我怎么才能找到丈母娘吧。要是将来我丈母娘就那样儿——算了吧，我还真没勇气结婚了，我就‘横眉冷对秋波，俯首甘为光棍’了。”

(35)

说话间，我已到家。下车和小李道别后，就风驰电掣般地奔回了家，我闺女已经贴着门边儿恭候我多时了，刚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就“唰——”的一下打开门，叫着“爸爸”扑面而来，那一刻的感觉才真叫幸福，再多的疲累顿时一扫而光。

我一进屋就被丈母娘和老婆簇拥着嘘寒问暖，而岳父则象猴子献宝一样，从厨房里一盘又一盘地端出他的拿手好菜，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你一筷子我一勺地往我碗里夹菜。岳父说：“这是特意给你做的加班菜，这几天辛苦了，要多吃点儿好的补补。”丈母娘也连声说：“多吃点，多吃点，女人加班要睡好，男人加班要吃好，脑力劳动最耗费营养。”连一向寡言少语，感情很少外露的老婆也向我表示了格外的关心：“今天特意为你做了条鱼，吃吧。你放心，不是买的死了半天的鱼，我让爸特意等了十多分钟，专等它咽气儿才买的，虽然死了，不过跟活的一样。”说着她就夹了一块鱼肉给我。

我感慨，真是“小别胜新婚”呀，以前拍马的总是我，现在猛然变成了被“拍”者，这样紧急的角色换位，还真让我不适应，简直有点受宠若惊。看来，“远香近臭”说得还真有道理，天天见面不遭他们待见，几天不见倒成了香饽饽了。加几天班不仅能换来加班费，还有老板的赏识，同事关系的融洽；到家还有丈母娘的关心，老婆的体贴……瞧这班加得真是超值！

刚一吃完饭，老婆冷不丁地对我说：“我和你说点儿事儿。”

我一听，放松的心马上又紧缩成了一团，我最怕她正经八百地和我“说事儿。”根据以往经验，这事儿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八成和我妈有关。

果真，她说：“今天你爸突然给我发了个短消息，提前祝我春节愉快，还给我拜年。你说这刚到小年儿，他又是长辈，干吗着急着给我拜年呀？而且姿态还很低，称呼我还是‘您’，最后的署名不是‘爸爸’，而是他的全名。我怎么想都觉得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呀，你说，是不是你妈又急中生智想什么馊主意诚心要整我呀？”

我一听也吃惊不小，当时都说好了“井水不犯河水”的，我爸这吃饱了撑的，不给儿子发短信，给儿媳妇发什么呀，弄得还怪吓人的。我连忙安慰老婆：“你放心，她正忙着吃香的喝辣的呢！没工夫搭理咱们，明天我正好带孩子回我家，去探探虚实。”

没想到，在一旁看动画片的女儿听见了，连忙凑过来义正辞严地纠正我：“不对，老爸你说错了，那不是你家，那是爷爷奶奶家，你的家在这儿呢，这才是你的家。”她还边说边比划。

我不想让小孩子“你家”“我家”的分得那么清楚，就和他解释：“这里是咱们的家，奶奶家也是咱们的家，咱们都是一家人。现在是爷爷奶奶住，将来是爸爸住，只要是爸爸的也就是宝宝你的。”

我老婆听完，连连摇头，对我嗤之以鼻，作出呕吐状。我闺女也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然后开始抑扬顿挫地背起了郑板桥的名句：“吃自己的饭（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都不算是好汉！”她的门牙前几天断了，所以吐字不很清楚，不过神态激昂，音调铿锵，特别是从一个孩子嘴里蹦出这么“硬骨头”的话来，着实让我为之一震。旁边的丈母娘和老婆也纷纷拍手称快。

我没想到在一个小孩子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连忙识趣地自我检讨：“宝宝说的真好！还是宝宝有骨气，爸爸应该向你学习，‘靠天靠人靠祖宗，都不算是好汉！’可是这话是谁教

的？什么时候学的？真是三天不见，当刮目相看呀，宝宝越来越长进了，还有什么绝活儿？给爸爸展示展示。”

我闺女见得到了我的额外夸奖，更加兴奋了，尖叫着在沙发上跳来跳去：“姥姥教的，我还和妈妈学会了瑜珈。”话音刚落她就把身体向前倾弯成了一个“大虾仁”，做了一个标准的瑜珈动作——“拜日式”。

《丈母娘》第十五章（2）

（36）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花枝招展的豆丁回我妈家了。我一进门，发现我妈不在，就问我爸：“这大冷天儿的，我妈不呆在屋里，上哪去了？”

我爸一向对我爱搭不理，只顾逗我闺女了，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下楼去遛她那狗儿子去了。”我这才想起来上周给他们抱来了一只“雪纳瑞”。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好好的问他句话，他还把我给捎带上骂了一回，儿子是儿子，狗是狗，非把狗和儿子扯一块，纯粹是变着法的气我。

为了探他的话音儿，我耐着性子问他：“你昨天给豆丁她妈发短消息了？您是长辈，理应晚辈给您拜年，瞧您客气的，你没事给她拜什么年呀？”

我爸一听，正好借题发挥：“你还知道我们是长辈呀！那去年你媳妇怎么不来我家拜年？就为这事儿，你妈失眠一个多月，天天晚上吃安眠药。”

我一听，原来是冲这个来的，马上回敬他：“那不是我妈不想见她吗？您都忘了？生豆丁那年，我妈哭着喊着不带孩子，还要和她公证房子，您应该还记得吧，那年我妈过生日，一天给我和我媳妇打了6个电话，说如果不带孩子去给她拜寿，以后就不要来你家了。那时候宝宝刚满月，晚上不能带出门，所以就我一个人来了。那可是我妈亲口说的不让她来咱家的，她是个实心眼子，说不来就不来，来了净惹您生气。你说我妈也是的，都说了不想见这个儿媳妇了，人家也听她的不来就不来了，干吗还为这生气呀！犯不着呀！”

我话里有话，软中带硬地提醒我爸，不要光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而忽略自己的不当。着实把老爷子气得够戗，要不是他胡子剃的干净，这会儿一定在吹胡子瞪眼。其实，我也就敢在我爸面前这么说

说，他和我一样无力改变现状，在我妈面前我是万万不敢这么造次的，除非我吃饱撑的还想再来一场轩然大波。要搁以前，我爸早就不再理我了。这次，他居然拿出十二分的耐心问我：“今年过年你媳妇还不打算来我家？人家隔壁邻居都问，怎么老见你儿子孙女回来，不见儿媳妇呀？”

我一听原来是我爸想见儿媳妇了，想见就直说吧，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见她呢？还要兜着圈子搬出邻居来说事，再说，你们想见她，她可不想见你们。你知道我让她来见你们一次得动用浑身的脑细胞，还得顶着丈母娘“护犊子”的压力，不亚于闯一回鬼门关，你们说见就见，说不见就不见，到底有没有谱呀，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一想到这儿，我赶紧跟他推辞：“今年你们不是见过她一次了吗？我姥姥来的那次。再说，我妈还没说想见她呢，她皇上不急，你太监瞎着什么急！”

我爸伸了伸脖子，勉强咽了口唾沫，难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回掏心窝的话：“你妈你还不知道？她这辈子万事不求人，对谁服过软儿？就是心里想见她，嘴上也不会说出来！她一辈子心比天高，从不服输，不服老，要不也不会这么大岁数还每天奔波几十公里去上班。可我是真的老了呀，别人家一到过年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可咱家冷冷清清，要不是你偶尔回来一次，邻居还以为我们俩是孤寡老人，无儿无女。就算你一礼拜回来一次，也不过就是吃顿饭的功夫，就拍屁股走人了，按老理儿说，娶了儿媳妇，家里就多了一口人，咱家倒好，娶了儿媳妇后，反倒又少了个儿子。这平时睁开眼是你妈，闭上眼睛还是你妈，我俩一天也难得说上两句话，谁都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以前一心只想住大房子，现在房子大人少，你妈白天一上班，家里就我一个人，心里空得都发慌。”

这是有生以来我爸第一次这么慢条斯理，推心置腹地和我说这么长一段话。我真有点不太适应。我爸不象我妈那么性情孤僻，独来独往。他早年混迹官场，习惯了车水马龙，人人逢迎的“腐败”生活，但

是因为后来“站错了队”，导致官场失意，不仅错过了升官发财的时机，也丢掉了换大房子的机会，而且还失去了我妈对他的期望。“男人的骄傲来自于女人的仰慕”，我爸郁郁寡欢地混到了退休，就更加“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幸好他还可以通过唱歌跳舞排遣郁闷，以前他们住的老房子离公园近，他每天雷打不动上午跳舞，下午睡觉，晚上伺候我妈吃饭，日子过得有条不紊。可是自从搬到这个新建小区后，因为离公园远，天又冷，他不再象过去那样冬跳三九，夏唱三伏了。因为缺乏锻炼和交流，这半年来他明显苍老了不少，尤其是他那一天大似一天的肚子，他已经对自己的腰围自暴自弃，放任自流了，那前挺后撅的程度蔚为壮观，豆丁几乎可以站在他肚子上跳舞了。以前他还能和老邻居老同事一起下棋聊天，但是现在这个小区里80%的住户都是年轻人，寥寥无几的几个老人也是和自己孩子住在一起帮忙带孙子孙女的，偶尔在楼下聚头，他们谈论的也全是婆婆妈妈的家长里短和孩子的奶粉尿布之类的话题。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我爸根本搭不上话茬。而我妈则一向以独立清高的“职业妇女”自居，从来不稀得和一帮“家庭妇女”八卦闲聊。看来上帝是公平的，有得必有失，可以想见，他们在住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房子后，反而要忍受“无人喝彩”的寂寞失落了。可是，这又能怪谁呢？当初是他们不愿意和我一起住的，为了达到目的，还折腾出那么多花样儿来。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又生出新的烦恼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忍不住问我爸：“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当初我妈为什么态度那么强硬？非把便宜都占尽，要住着大房子还不带孩子？我可是诚心诚意想和你们住在一起，是你们硬把我往外推，让我差点儿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想起来我都寒心！还和我分那么清——母子公证，有儿子和他妈公证的吗？说出去我都臊得慌。现在一切都依着你们了，也给你们写好协议了，这房子与我无关，我敢说，这是你们这辈子赚得最大的一笔了吧？这两年将近翻了一番。怎么样，我这个儿子养得还

值吧？给你们凑完首付款后，我连20块钱的背心都穿不起了，你孙女的奶粉几次都要断顿儿了，我几乎每个月月底都得问同事借钱，同事都叫我‘月光公子’。你知道这两年多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为了省中午10块钱的工作餐，我自己从家带饭，公司里没有冰箱，到中午那饭都能吃出来馊味！我就是这么过了两年，现在我看见饭盒都恶心，死也不吃隔夜饭，因为那两年我把这辈子该吃的剩饭都吃完了。这些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起过，因为我是男人，我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养大我了，我孝敬你们理所当然；可我也是孩子她爹，我生了她，就得负责把她养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对不起所有人，可我又确实已经尽力了。最后，我们只好卖了房子。现在孩子也大了，我们的经济也宽裕了，你们也住上大房子了，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踏踏实实安度晚年吧！这房子你们想住就住，不想住了你们明天把它卖了，拿着钱去周游世界都行，我也根本管不着。”

我一口气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虽然表面上三言五语波澜不惊，但我的心里却不亚于重现了一回惊涛骇浪的历历往事，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样熬过来的。我爸听完，拿着烟的手忍不住略微抖动了一下，一段长长的烟灰抖落在地，立时粉碎。

(37)

这是我们父子俩第一次真正敞开心扉交流，印象中自从我十五岁以来，我们爷儿俩之间的关系就剑拔弩张，不是他对我横眉冷对，就是我对他冷嘲热讽。今天的一番肺腑交谈，仿佛跨越了十几年的万水千山，到头来才发觉我俩虽然站在不同的阵营里，然而身处的位置何其相似，我们都默契地体会到了对方的难处，我们的初衷都只想花好月圆，风平浪静，然而却身不由己地被身边女人旋风般的力量裹挟着，卷入一轮又一轮不断深陷的旋涡。这也不能怪他，很多家庭和睦的秘诀都是只有一个人说了算，而另一个人心甘情愿地服从。我爸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无条件服从我妈，早已自动放弃了主动思考的权利和自我分辨的能力。

这会儿他轻轻叹了口气，目光游离躲闪，避免和我触碰：“这次，你姥姥你舅舅来也没少劝她——”刚说完这句就又是短暂的停顿，他缓缓地抽了一口烟，眨了眨松弛懈怠的眼皮，慢慢地思索着。我爸官儿做的不大，官腔还是有的，说话慢，以便于边说边想，这样可以避免说错话，不象我，说话象蹦豆子一样，经常一语不慎，全盘皆输。也许是我妈交代过他，不想让我知道我姥姥舅舅都说了些什么，所以他有意岔开了这一段。听得出来，他对和自己生活了多年的我妈也无可奈何，对那些长在我妈身上的刺眼的老枝只能忍受。

“我也没料到事情到了后来的地步，你妈当时执意要摆婆婆的架子，为了能打响第一炮，就是怕第一次都不能压服你们，日后就更没有我们的顺畅好日子了。我让她见好就收，她非要乘胜追击，你也知道，你妈这辈子都想把周围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主动权在她手里，她才心里踏实。没想到，事情一步步恶化，直到最后你媳妇给她打电话……从那以后，她总是做噩梦惊醒，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我一听直想乐，我老婆总在我耳朵边叨唠：“我可不是刘兰芝，我也不是唐婉，我更不是珍妃……”她嘴上说不是，其实心里天天自比

《孔雀东南飞》里的贤妻刘兰芝，陆游的结发之妻唐婉，还有光绪的珍妃，这三个女人之所以名垂青史，就是因为红颜薄命，那八字实在是生得太不好了，虽然和丈夫恩爱笃深却无一例外地惨遭婆婆羞辱暗害，最后不仅劳燕纷飞，而且死于非命。其实比起这三个倒霉女人，我老婆算幸运到天上了，不仅没有被婆婆休掉，而且还顺手拐走了自己的老公——婆婆的儿子，看来如今的婆婆已经今非昔比，权势被大大的削弱，只有残存的余威，勉强吓唬吓唬人了。我一直以为只有我老婆怕我妈的道理，其实真正“捅破了天花板”后，我老婆已经所向披靡，无所畏惧了，用她的话说，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让我想不到的是，没想到我妈原来也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她居然也怕我老婆呀！这婆媳俩别看表面上水火不容，可性格还挺象，都是心思很重，寡言少语，自尊心强又死要面子的人，这么相似的两人居然还都

被对方刺激得半夜不断被噩梦惊醒——何其相似！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呀！

我爸看我在没心没肺地傻笑，忍不住皱起眉头：“她怎么说也是你妈呀，她嘴上虽然没说想让你媳妇回来，可是一直给你们留着房间的！把你姥姥请过来，也是为了这个意思。再说，这房子也有你们的一点钱呀，你们回来住住也是理所应当的，你妈这点还是分得清楚的。”

我一听又喜又忧，喜的是，我爸原来还没得老年痴呆症，他盼望我们回来，就象盼望台湾回归祖国一样热切真诚；而且，我妈心口不一，虽然嘴上强硬，不过居然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席之地，只是她宁愿高傲地发霉，也不愿说一句软话。忧的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那撞了南墙不回头老婆肯定是一百个不答应。

正在这时候，门外传来狗叫声，我爸立刻起身：“你妈回来了，咱们别提这事了。”我立刻意会，连忙钻进卫生间，假装一直和女儿在玩钓鱼的游戏。

“儿子回来了。”我妈亲切地叫着。

我以为她在和我说话，就从卫生间里跳出来回答：“嗯，回来了。”

谁知道她被我吓了一跳：“是你回来了呀，我正跟你爸说我们的狗儿子回来了。”

我一听，冷不防又碰了一鼻子灰，就对他们说：“你们快给狗起个名字吧，别天天‘儿子儿子’的叫，我还以为是叫我呢！”

我妈指桑骂槐地对她那“狗儿子”说：“我们不起名儿，我们就叫‘儿子’！养儿不如养条狗，这‘狗儿子’比那‘人儿子’还跟娘一条心呢，是不是，儿子？”

她这是说狗给我听，我真后悔给自己找了这么个“兄弟”，不仅被它霸占了地位，而且还被骂得连狗都不如，瞧我这作茧自缚的本事，总是能搬起石头照准自己的脚砸！

我爸一言不发，很自觉地钻进厨房做饭去了，就象刚才和我什么话也没说过。我妈带上花镜给女儿缝刚刚掉了的扣子，她的手哆哆嗦嗦试了四五回也没能把线穿到针鼻儿里，我帮她认上了针，不管她自己愿不愿承认，她的确是老了，就是这双衰老得止不住发抖的手，在我幼小的时候曾经牵着我走过一个个沟沟坎坎，虽然如今她表面上依然顽强独立，其实内心还是对我有所依靠的。

我妈神秘秘地打开了一个大信封：“儿子呀，上个礼拜我给你上了一个投资型保险。你看，不仅保这么多意外伤害，而且还有分红。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这分红可是我的，跟你没关系，但是保险是给你上的，妈就你一个儿子，得防着你万一有个什么意外。你可别跟你媳妇说去，别让她们知道有这回事。”

我一听，我妈还是太不了解我老婆了，我老婆宁愿在我们穷得一文不名的时候，舍弃我们的那部分首付不要，把大房子拱手让出。她还会在乎那点保险金吗？况且还是从我妈手里“虎口夺食”，那难度有多大呀！我老婆哪里是她的对手！都交过那么多次手了，我妈她还不懂我老婆的执拗脾气——要么“全部”，要么“全不”。如果你对她好，她情愿鞍前马后，肝脑涂地；反之，她则连表面敷衍都不会，直接各奔东西，见都不要再见，尤其是不要伤她自尊，那句“士可杀不可辱”是她最想和我妈说的话。如果我老婆知道我妈给我买了保险，她一定会先来一顿冷嘲热讽，然后逼我去退掉保险，她是再也不想和我妈有任何经济上的瓜葛了：“你妈看来是吃定你了，连你的身后事都考虑到了，把你可能发生的意外灾害都想周全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她还能问保险公司要补偿金，瞧瞧，这妈当的，真是为你“操碎”了心呀！你就是化成灰儿，变成烟儿，他都能从你这里榨出油水儿。”

我赶紧受宠若惊地和我妈谦让：“您给我买什么保险呀，有那点闲钱还不如给你和我爸买呢！”

这回我妈倒是说得情真意切：“你懂什么，这保险就是给年轻人上了才划算，我和你爸都有个好单位，医药费能报90%以上，你可不一

样，朝不保夕的，这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就你那点社保顶个什么用？”

我一听，只好随她去了，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既然都上了，我说了也白说。

吃饭的时候，一碗红烧肉被我爸干掉了大半碗，我不由得为他担心：“爸，你少吃点肉吧，看你那肚子都那么幅员辽阔了，还不注意，等得了“三高”住院就晚了。”我突然想起岳父上周买的药，于是推荐给我爸。以前，我从来没关注过我爸吃多少肉喝多少汤，我们俩已经彼此习惯了视对方为空气，可是今天我们爷儿俩交了心后，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关注起他来了。

我妈接过话：“别提那个药了，都是假的，药监局都披露了，就是拿淀粉加VC做的，连药品批号都没有，专门忽悠这帮糊涂老头儿上当的。现在的人呀，都开始瞄准老年人兜里的这点钱了，以为老年人有钱容易上当。前两天还有人撺掇你爸买什么原始股，说是一块钱一股，将来在海外一上市就能翻几十倍，我一听就知道是假的，这年头哪有这好事儿砸自己头上？连自己儿子的钱都不是好拿的，别说是别人的了。就你爸还傻呼呼地当真了，我一个看不住他就又差点受骗上当。还有承包森林，植树造林什么的，全是假的……”

看来我妈到底是我妈，甭管远的近的，想在她这里占到便宜，门儿都没有。不过也多亏了她，不然我爸还不知道得买回来多少一钱不值的“原始股”。只是可惜了我岳父平时省吃俭用，好容易兴冲冲地以为买来了灵丹妙药，结果谁知道还是“天价淀粉”。

《丈母娘》第十六章 (1)

(38)

临走时，我悄悄地跟我爸说：“我尽力去游说，不过结果如何就不敢保证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爸把头点得象鸡啄米一样，表示完全理解。

晚上我刚一进家门，我老婆就紧张地凑过来：“问了吗？她们到底想要干吗？”

一牵涉到说我家的事情，我就得格外小心谨慎，注意措辞，不然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踩到雷区，会炸得我“粉身碎骨”，元气大伤，好几天都缓不过来。我当然趋利避害，主动把我爸妈的抱怨消弭在自己的耳朵里，不然抱怨每传播一层，破坏性就会增强十倍。

当我婉转动听地把我爸想请她回我家过年的意思转达出来后，果不其然，她把头摇得象拨榔鼓一样：“不去不去，你妈也没请我去，我去了，岂不是让她觉得我要‘鸠占鹊巢’？觊觎她的房子不成？哼哼，她可真够强硬的，到现在连半句软话都不肯说，那咱就死扛到底，反正我比她年轻30多岁，我有的是时间。”

我连忙连哄带骗：“还不是她让我爸转达的这意思吗？你想我爸整天凡人不理，百事不问。如果不是我妈给他‘布置任务’，他怎么会和我说这些？他们毕竟是老人嘛，你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老婆嘿嘿一笑：“‘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我无欲则刚，不用退一步，我本来就觉得天挺高海挺阔了。”

我看直接公关有困难，就开始向一直在一旁保持沉默的岳父求援，岳父在家虽然没有决定权，但说话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况且他比较好说话；再加上因为同为男人，我想他应该更能理解我爸和我的处境，因此，以他为突破口，应该不会错。

果真，他立刻会意，和我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得饶人处且饶人’，人家即使再不对，也是长辈，你一个做晚辈的让人家求来求去

的，可是要祈福的。”岳父脑子里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什么三从四德，愚忠愚孝的言论经常挂在嘴边，虽然我们平时没少讥讽他“愚昧”，不过，这会儿他的只言片语还真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我刚想借着岳父的“东风”说下去，没想到被“大内总管”丈母娘打断了。她见岳父这么快就妥协了，就拿眼睛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对我甩下一句：“这事我们得商量商量。”然后一把拉上岳父，两人就钻进了厨房。

我一听丈母娘这句话似曾相识，这是我妈惯用的口头禅，什么“商量商量”，“考虑考虑”都是她经常用到的缓兵之计。没想到一向干脆利落的丈母娘也学会了这一招，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为了能探一个虚实，我悄悄尾随他们，贴着门边儿听里面的动静。

“你怎么那么会在你女婿跟前儿卖好呀？他妈连句话儿都没有，就他说一句想让咱闺女去他家就去了？你真是记吃不记打，她把你闺女欺负成啥样了？经济上榨得干干净净，月子里还生那么大的气，这才几天呀？你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胳膊肘净往外拧？你到底和谁亲，和谁近呀！”丈母娘一口气象训斥小孩一样呵斥岳父，为了掩人耳目，她的声音有意压得低沉但仍不失其严厉，其间还夹杂着锅碗瓢盆的叮铛撞击声。

这种吵架方式明显带有80年代的烙印，那时候大家都住小平房，隔音效果差，隔壁放个屁，邻居都能听见，所以我父母吵架的时候总爱开着半导体，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和鸡毛蒜皮的叮咛吵架声此起彼伏，其实都是欲盖弥彰，那时候，谁家的收音机或者电视声音开得异乎寻常的大，那么十有八九他们家大人就正在吵架。

岳父真不愧是长着一副倒霉相，他通常极少插话，好容易今天搭了一句，还被丈母娘一把揪到了“小辫子”，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训斥了一顿。这会儿他倍感委屈地为自己申辩：“他爸不是又发短信又捎话地想让悠悠去吗？他妈做的那些事和他爸也没多大关系，

他爸也做不了他妈的主呀！”我一听，心中大悦：看来岳父果然不负我望，都骂声临头了，还不忘为我争取。

只是丈母娘马上就打断了他：“呦呦呦——，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呀，你是不是觉得你跟他爸一样，你们仨同病相怜呀？你也做不了我的主，是不是？你那么理解他们，他们理解你吗？他们理解你闺女吗？一而再，再而三地欺人太甚，要求起别人来一套又一套，自己做起来又是一套。便宜占尽了，到头来还想要“家和万兴”，我早说了，既然她要钱了，就别要人了，就别要什么亲情了。为什么好事就都得被她占尽？我们就活该给她当垫背的？”

果然不出所料，丈母娘又习惯性地把矛头对准了我妈，开始猛烈开火了。如果岳父一旦被她的方向指引，那就又是一条死胡同了，我心中焦急，可又不能推门而入，一说到我妈，最最不能辩解的就是我，谁说谁劝都比我强，我如果稍加劝说，只会烈火烹油，把自己炖成一锅猪肉烂粉条。

没想到，一向迟钝木讷的岳父这次还挺机灵，一下就直戳丈母娘的软肋：“你还信佛呢，那佛菩萨教导我们要戒掉‘贪，嗔，痴’，要慈悲为怀，与人方便。你天天背，都忘了？‘临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他妈怎么做，那是他妈的事，头顶三尺有神明，自有天理公道来衡量。咱们得按正理儿做事，不能随着他妈的思路干，‘不近人情，举足尽是危机；不体物情，一生都成梦境！年轻时候，你不是常劝我，‘人偏急我受之以宽容，人险仄我待之以坦荡’吗？”

如果不是在门外偷听岳父的这番话，我一定要起立，热烈鼓掌三分钟，叫场让他再来一段。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原来我家最能说会道的不是丈母娘，不是我，更不是我闺女，而是隐藏得颇深的岳父呀！真没想到整天被丈母娘耻笑是“白丁”的他肚子里还挺有货，劝起人来还挺能拽，特别是对付一向铁嘴钢牙的丈母娘，直戳人心，一语中的。

果真，一提到佛菩萨的教诲，丈母娘立刻就尿（SUI）了。她的口气马上就软了下来：“我就是被他妈气糊涂了，换做别的人，我都能原谅，不计较，就是他妈——精明得过了头，实在太会算计了，老拿别人当傻瓜，好象就她有智商。”

岳父初战告捷，还说上瘾了：“这回让悠悠回去也不是看他妈的面子，那是看女婿的面子，说实在话，这女婿没有一味向着他妈说话，就已经很难得了，对咱闺女也不赖，是一心一意过日子的人，就这一点比啥都强，要是遇上那种不明事理，只向着自己妈说话的，有咱闺女受的窝囊气……”

听到岳父居然在丈母娘面前顶风夸奖起我来，我感动得一蹋糊涂，直在心中大呼：岳父长命百岁。没想到，岳父这句话居然引火烧身，让丈母娘熊熊燃烧的火苗转头烧向了他自己：“你还知道什么叫‘不明事理’呀？你这会儿知道你闺女受的是窝囊气了，那我当年呢？我受了你妈多少窝囊气？你才是不分青红皂白只向着自己妈说话，让人连开口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你不知道天底下的婆婆都难伺候吗？我刚生完孩子才五天，就要每天早晨起来给你妈做饭，还要自己给孩子洗尿布，现在我这一身的病都是月子里落下的……咳——我们娘俩怎么那么象，都没碰上个好婆婆，也不知道那天底下的好婆婆都是给谁准备的。我算是看透了，一头撞上个好婆婆，比一头撞到电线杆子上都难！”

岳父等丈母娘牢骚发尽，才叹了口气说：“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儿，现在轮到自己闺女头上了，才知道将心比心，理解你当年的不易。咱妈去世时候，不是也向你表示过歉意了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就在心里原谅她吧！现在，我不是样样都依着你了吗？”

没想到，原来丈母娘也是曾经受婆婆欺压过的小媳妇儿呀，难怪她一心一意想给我老婆挑个好婆婆，结果最后还是“瞎了眼”——碰上了我妈，也难怪她一提到我妈就象白毛女提到黄世仁一样，一副怒发冲冠，勇斗阶级敌人的样子。

这会儿，也许是见岳父说得言之切切，情之恳恳，丈母娘也恢复了往日的大度：“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还提它干嘛？悠悠这回即使去，也得和他们打折扣，不能让他们觉得咱们太好欺负了，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随便怎么捏都行！”

我一听，丈母娘终于说出了活话儿，心中暗喜，这回总算能给我爸一个圆满的交代，至少不会让他太过失望。

《丈母娘》第十六章 (2)

(39)

丈母娘的工作一旦被做通，就等于成功了大半。我老婆是丈母娘的乖乖女，她们俩整天总是有说不完的贴心话，每当这娘俩凑在一起说个没完时，我就仿佛成了个无关紧要的局外人。记得有个曾经受过刺激的女人说过：“这世上作为女人，一辈子只能信赖三个“M”：Mother、Men和Money，这就是每个女人应该牢记的“3M定律”——老妈管你到18岁，以后你就只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当那个鸡狗般的人实在也靠不住了，精神和金钱是你以后数十年孤独旅程的惟一立命之舟！”说得多精辟！虽然在他们看来，我这个鸡狗般的人还算靠得住，可惜Mother总是排在Men前面的，所以我的千言万语总是抵不上丈母娘三言五语。

丈母娘对我说：“你别太心急，急事须缓办，别指望一夜之间她就能和你妈和好如初。我来慢慢做她的工作。”我在一边连声“喏，喏。”

丈母娘一向还算光明磊落，但是这回还是把老婆叫到她屋里去做工作去了，想来一定有不想让我听到的话，虽然开始她尽量压低嗓音说话，但是，因为几十年的职业习惯，她习惯于讲课时的铿锵有力，所以渐渐的，我还是能够隐约听到丈母娘高亢的声音：“.....不要任性了，你也把他们晾了两年多了，他们也知道你的脾气秉性，知道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了，应该不会再为难你。既然他爸主动请你过去，你还是应该就坡下驴，给人家这个面子。‘一念决裂错到底’，况且是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怎么可能说断就断？说到底，‘打断骨头连着筋’，关系实在是太近了，一家人分是分不开的，我看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你都应该敷衍一下.....

“你也是当妈的人了，也应该学着点人情练达，圆滑做人了，不能只一味由着自己的喜好做事。‘处难处之人愈宜厚，处难处之事愈宜宽’，你觉得自己委屈得厉害，那是因为你一直生活得太平顺了，猛然

遇到点挫折就受不了了，其实，这世上比你委屈得多的儿媳妇多了去了，人家也还不是捏着鼻子咬着牙都挺过来了？你生在当代已经算是幸运至极，如果在古代，那婆婆的势力可大了去了，变着花样地整人，整死你都活该，你还不能有半句怨言，不然那就是大逆不道，死路一条。女人呀，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任是在娘家是金枝玉叶，一旦嫁了人，那就成了人家的媳妇，就得任人挑剔摆布了；你比我幸运得多，至少老公还算向着你，不比我当年，哑巴吃黄连，里外不讨好，你爸不要说理解体谅，都不容我分辩。人这辈子，不可能事事足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常有事不足才好——‘好花看到半开时’。他们可以不按道理做事，但是咱们得按理数做人，咱们行得端，坐得正，自然理直气壮。听我劝，吃饱饭，不就是去吃顿饭吗？前后也就几个钟头，该去就去，不能让他们家亲戚朋友挑出咱的理儿来，说咱们不懂事儿。”

丈母娘一气呵成，说得我老婆无言以对。难怪她们不愿让我听到，这种话，如果当着我的面，丈母娘是万万不会说出来的，那岂不是长了我的志气，灭了自家威风？不过，丈母娘能说出这番“不责人短，先论己非”的话来，已经实属难能可贵。

过了一会儿，老婆走出来和我谈判：“如果我去的话，也得是初二了，也就是去吃顿午饭，不会在她家过夜的，而且，你除夕那晚得在咱们家住，因为我初一大早要和妈去寺里烧头炷香，还要参加新年法会，回来也是下午了，你得帮我们在家带孩子……”

我刚认识老婆的时候，她根本没多少心眼儿，是就说是，不就不。从来不会讲条件，经过了这两年的锤炼，她也长了不少见识，学着使手段了，居然也学着我妈开始和我讲条件了，看来再单纯的人也会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直到磨练成智勇双全的“圣斗士”。

不过，她说的还真是实际情况，这娘俩一个月前就开始神神叨叨地准备参加大年初一的法会了，还特意邮购了几十本劝人向善，专讲因果的《玉历宝钞》，准备到那天去寺里结缘赠送。自从她们俩信佛

以后，不光是饭菜越来越没油水了，就连蟑螂虫子都禁止随意踩杀了。我们这座楼里，因为养狗的人家特别多，所以蟑螂成灾，每年岳父都会买来大量的杀蟑药，可是仍旧屡杀不净，让人颇为烦恼。后来丈母娘突然一声令下不准再捕杀蟑螂了，因为“蟑螂也是生灵，惟恐结下冤亲债主，造下杀业。”丈母娘每天在蟑螂频繁出入的厨房里念念有词：“蟑螂蟑螂快走吧，再过三天我就要下药了……”就这样每次连说三遍，过了一段时间后，蟑螂居然不知不觉地不见了踪影，已经极少再能见到一只两只了。岳父见状，把丈母娘惊为天人，原本对佛教将信将疑的他也开始加入吃斋茹素的队伍了。所以，在这个家里，谁大，也大不过佛菩萨，万事都可以往后靠，唯独牵涉到诵经拜佛是万万不能延迟耽搁的。因此既然老婆开出了要参加一年一度的大法会这个条件，那是万万不能再打折扣了，否则一定前功尽弃。

我只好一边满口答应着她，一边积极想对策，怎样和我爸妈那边交差。因为每年的惯例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除夕夜我陪我爸妈一起守岁，初一早晨再回自己家，我一年也就在家陪他们这一个晚上，可是如果按照老婆的安排，那么我就只能初二再带老婆孩子回家了，而在北方很多地方，初二是小媳妇回娘家的日子，这样一来，那天无异于我就成了“上门女婿”带着老婆孩子“回娘家”了，我倒是无所谓，只是不知道我妈会作何感想。

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底气直接和我妈说，只好由我爸想办法去和她通融。于是我就到卧室悄悄给我爸打电话：“……我做了很大工作，但是她们两个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只能安排到初二见你们了，除夕夜我得在家陪孩子了，你们俩自己过吧！这样安排，没意见吧？我妈那里就交给你游说了，如果她不愿意这样，那咱们就还按照老规矩，我一人回家过年，陪你们守岁。不过，我能争取到这个地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所以，咱们要尽力促进双方和谈，你的——明白？”

我爸在电话那边不绝口地说：“明白，明白。你妈那边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做好她的工作。给你添麻烦了，啊……”我一听我爸是不

是老糊涂了，对我还用得着那么客气：“您把您那客气劲儿给你儿媳妇留着吧，咱爷儿俩谁跟谁呀？你还客气啥呀？”我挂了电话，一颗石头总算落地，我心情难得一阵轻松。